彼岸花

MANJUSAKA

沧月◎著 ENO◎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一、白骨之舞

沿着石壁，从这边走到那边，一共是三十七步。

如果不贴边走，从这个角落到对面的斜角，则是四十五步。

她无声地笑了起来，发现自己一定又是长高了——

一年前，她要三十九步才能走完石室的一条边，四十七步才能走完一条对角。

而五年前刚来到这里时，她则需要更多的步子才能丈量完这间密室。

八岁时刚被幽闭到这间密室内的时候，她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扶着墙壁踉踉跄跄地小心摸索，不时被地上的杂物绊倒。她用脚步丈量着新居所——

无论沿着哪一边前进，都是五十一步。

走到了底，面前就横亘着一堵冰冷的石墙，墙上隐隐约约有一点亮光。

在黑暗中摸上去，每一面墙壁都是一模一样：墙面是湿冷的，镌刻着繁复的花纹，隐约有水珠沁出、凝结。而那一点亮光来源的地方摸上去是光滑的，和顶上的材料一样，似是琉璃或者水晶砌成，透出一点外头的幽蓝光芒来。

她呆了半晌，小心翼翼地敲了敲，期待墙上会忽然打开一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

然而那面墙却一动不动。

她又侧过头去，将脸颊贴在墙上的那面镜子上，却听到了外面传来的水声，仿佛无数大鱼在外面游来游去，搅起了波浪。她想听得更仔细一些，不知不觉就结了一个手印，缓缓压在石壁上——忽然间她被烫得叫了起来，跌落地面。

有结界！这个密室的四面，早已密布了强大的结界！

强大到连外面游荡的水中恶灵都无法进入，那么，她更不可能出去。

头顶是深不见底的幽蓝，能透下微弱的波光，让她明白此刻置身于什么样的地方。许久许久，八岁的她终于缓缓坐倒在地，把头埋在膝盖上，肩膀一耸一耸，无声无息地哭了出来。

是红莲幽狱！这里真的是圣湖底下的红莲幽狱！

她……她真的被送到这个地方关起来了！

祭司大人已然是不要她了，长老们也不曾为她求情半句，而父亲在她三岁时就把她扔在了开满曼珠沙华的坟地里——她就像是一个破旧的玩偶一样地，被一个接一个的人漠然的遗弃。到最后，被她最敬慕的人毫不在意地丢开。

——虽然那之前，她头上还顶着“拜月教主”这样显赫的头衔。

祭司大人抚养了她五年，可自从他在罗浮试剑山庄里掳回那个女孩后，就把心思全部放在了那个脾气古怪的同龄孩子身上。他叫那个女孩“小叶子”，宠溺地给她一切她想要的东西——甚至是拜月教主的位置。

但是那个孩子却始终桀骜怪僻，时时刻刻和祭司大人作对。奇怪的是，祭司大人反而越发宠爱这个坏脾气的孩子，却对从小温顺听话的自己不屑一顾。

被褫夺了教主头衔，贬到朱雀宫居住时，神澈在一边远远看着那个红衣娃娃，满心难过——仿佛一个从小受宠的孩子忽然间被冷落。

然而，还是一个孩子的她，却没有料到厄运来的如此之快。

被废了教主之位后，她甚至连朱雀宫都没有呆多久，就直接被送到了这个位于圣湖水下的幽闭密室——那个被废黜的教主们的流放地。

那时候她还小，以为自己只是无意中惹恼了祭司大人，要被罚面壁。却还不大明白，那，从来是有入无出的地方。

——一直到她习惯了黑暗后，借着头顶隐约的水光，看到了密室地面上一堆堆惨白的骸骨，那是不知死去了多少年的女子们。每一具骷髅的身上，都披着灿烂华丽的孔雀金长袍，戴着宝贵的饰品：那，显然都是废黜后被幽禁在这里的历代教主。

脱口的惊呼声中，她才明白自己可能再也出不去了。

那时候，她十三岁。

那之后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呢?

她已浑然忘记。

她只记得被关进来的第七天，她奄奄一息，饥饿折磨得她几乎发狂。但是强烈的求生意志让她坚持了下来，不停对着虚空呼喊，祈求月神的保佑。

果然，神祇回应了她的愿望，派了婴来到她身边。婴从墙壁里走出，递给她一支灵芝。

她并没有死去，也没有发疯。她安静地在水下长大，犹如一朵莲花在幽静的水下缓缓盛开。每日里，她都仰望着密室上空幽蓝色的水光发呆，看着那光线由弱变强，再由强变弱——便知道又是一天过去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如今，已经是五年过去了。

在这个水底密室中，时光是停止的，唯一无声无息成长着的、只有她的身体。

她在石壁上刻录着自己成长的痕迹。

完成了每日必备的脚步丈量工作后，她贴墙站着，手指按过头顶，用指甲在脑后的石壁上刻下浅浅一道痕迹——比了一下，居然比去年刻下的那条高了两寸。

她在黑暗中笑了起来，摇了摇脑袋，脸上有旁人看不到的得意表情。

“婴，你看，我又长高了！”她欢喜地对那个唯一的同伴说，完全忘了其实无论她长得多高都没有任何意义，“即便是只吃蘑菇，我还是能长那么高！我想就算缥碧她在外面，也没我长得快呢。”

毫不例外的，那个沉默的同伴没有回答，只是抬起眼睛，安静地望着她笑。

“婴，你对我说句话呀！”她有些气恼地说。

然而，那个白衣同伴还是照旧坐在角落里，长发垂下来遮了半边脸，安静地对她笑笑。

“我想，你一定是个哑巴。”她沮丧地下了一个得出过千百遍的结论。短暂的沮丧后，她又雀跃起来，看着地上摆好的方格子，提议，“婴，今天，我们一起来玩跳房子吧！”

幽蓝的水光从头顶透下来，隐隐约约照亮了室内。

那纵横摆在石室地面上布置成一格格的，居然是一根根惨白的人骨！

把历任拜月教主的尸骨拆开，摆成格子，她却是丝毫不惧怕，快乐地在白骨中蹦跳起来，伶俐地用单足跃过一根又一根森森白骨——那，是她被关入水底后学会的不多几个游戏之一，如今却成了贫乏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她越跳越快，笑得很开心。

随着她加快的身形，密室内起了小小的旋风，一阵轻微的声音后，那些地上散落的白骨居然一根根立了起来！

“咯咯……好，大家一起来跳吧！”她拍手笑，脚下越发跳的灵活。一根根白骨竖立着，一端着地，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喀喇喀喇地跟随在她身后，跳了起来！

幽蓝色的水光透入密室，在这昏暗的光里，只有满室森然竖立的白骨，跟随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轻盈跳跃。

那个白衣的同伴依然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她，用一只独眼微笑着，不说话。

“婴，你怎么不跳？”她跳的累了，转头问，擦着额上冒出的细密汗珠，看着阴暗密室角落里坐着的同伴，“接下去的我不会啦，你不教我么？”

在她停下的刹那，跟在她身后的无数白骨陡然停滞，然后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

那个女童依然只是静坐着，微笑，不说话。

“好了，我饿了。”她终于不再跳跃，向着女童坐的地方走过去，伸出手来，“婴，我要吃蘑菇。”

白衣的同伴粲然一笑，无言地抬起了手，捧出一支晶莹洁白的东西。

那并不是什么蘑菇，而是一支九叶的灵芝，在黯淡的室内发出莹白的光，灵气逼人。

“真是奇怪，这是哪里来的？是你坐的地方会长蘑菇，还是你身上会长蘑菇？”如平日一般，那只白色的“蘑菇”一入口就化成了甘美的汁液。肚子立刻不饿了，她却是忍不住满怀的好奇，问那个自从出现以来就总是喜欢坐在那个角落里的同伴。

这几年来每隔一两天，当她觉得饥饿的时候，婴总能变出一只蘑菇来。

也正是因为婴，她被关了五年，却不至于饿死。

婴对着她微微一笑，独眼里闪出一种神秘的表情，忽然站了起来，往前跳了一步。

她只有一条腿。

宽大的白色法衣垂落下来，罩住了她单薄的身子。婴单足跳了一步，回过头看着她，微笑，用目光邀请她，她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跳了起来。

吃过了蘑菇，她陡然觉得身体又轻了几分，跳动的时候分外灵活。跟随着婴的步伐，她不停的跳着，记着繁复的步法。

“十七楼！”在婴停下脚步的刹那，她高兴地大叫一声，“我学会了！”

随着她的欢呼，那些白骨纷纷委地，重新沉默地支离破碎。

婴对她笑了笑，单脚跳回了那个角落，重新坐下。

“婴，你总是坐在那里。”她有些好奇地凑过去，把手贴在那一面石壁上，“那天我饿得要昏过去了，在那里胡言乱语，结果隐隐约约中，就看到你从这面墙上浮了出来。”

顿了顿，她有些迟疑地按着那面墙：“那一边，是什么呢？你从哪里来？”

每一面墙壁上都镶嵌着一面镜子，她把头凑过去，努力的看着。

然而，外面只是一片模糊的深蓝，隐约看到有巨大的白石散落水底。

但就在这一刹那，整个密室忽然剧烈地震了一下！

那个震动是从上至下而来的，伴随着低沉的轰隆声，仿佛圣湖水域中落下了一个霹雳，惊得湖水中的恶灵纷纷游走，惊得室内散落的白骨齐齐跳了一跳。

她诧然抬头，忽然间眼睛被光刺痛，一瞬间近乎全盲。

密室开了！密室竟然再度开了！

她惊喜万分，向着头顶的白光伸出手去——终于、终于有人来放她出去了？祭司大人不生她的气了，觉得可以放她出来了么？那么，她可以出去重新和扶南、缥碧他们在一起了？

她对着白光狂喜地伸出手，嘶哑地招呼着，然而，没有人拉她出去。

那道白光只是闪了一下，随即消失。

有什么东西被扔了下来，发出金属刺耳的摩擦声，轰隆隆的低响中，头顶的密室之门随即再度阖起，隔断了一切。

她还停留在短暂见光导致的失明中，手无措地伸着，脸上狂喜的表情渐渐凝滞。

难道……关了五年不够，还要再把她关下去么？

她开始抽泣起来，泪水尚未流下，却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一滴一滴的落到她脸上，温热而湿润——那是不是泪……是血！是谁？是谁的血滴落在她脸上？

她诧然抬头。

幽暗的蓝色水波中，垂落一条巨大的金索，金索上贯穿了一个人。

不，应该说是贯穿着一个人的残骸。

那个人应该就是在刚才被扔下圣湖水牢的，扔下来的时候已然死去。似乎是在落入水中时就被湖中的恶灵们群起噬咬，全身血肉模糊，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架，被贯穿胸膛的金索系着，扔入了水底的红莲幽狱。

真可怜啊……她轻轻叹了口气，仰头看着金索上的那具尸体，想把这个人解下来。

然而，在她刚触及那条金索的时候，忽然凭空就起了一串蓝色的火！

“啊！”一种猛烈的力量猝及不防地把她推开，她的后背重重靠到了墙上，几乎喘不过气来。婴在刻不容缓的时候猛力推开了她，望着金索上那具残骸，眼神竟有些惊慌，示意她不要再上前。

“恶……恶魔。”第一次，她听到了婴的嘴里吐出模糊的声音，不由悚然。

这是什么意思？她想问，然而婴的身形一顿，瞬间消失在墙角。

怎么回事？难道，这条金索上存在着封印？

她诧异地上下打量，忍不住再度伸出手去。

“别……别动！”忽然间，她听到一个声音模糊地说，“有血……血咒！”

那个声音近在耳边，随着滴落的血一起到达她的听觉。她吓得往后跳了一步，满地的白骨也随着她齐齐往后一跃。她抬头望着金索上贯穿的那具骸骨，惊诧得说不出话来——怎么可能？血肉都已经被恶灵啖尽，唯独留下一具骨架，这个人怎么还可能说出话来？

“我……正在活过来。”那具残骸发出了模糊的声音，“你……别碰我。”

她听话地住手，退到一边。

那具骸骨不再说话，似在积累着力量。如雨般滴落的血果然慢慢止住了，在幽蓝的水光里，她看到金索上吊着的那具尸骸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白骨上重新生出了血肉，一寸寸的延展出完好的肌肤，碎裂的胸腔和腹腔都开始弥合，手足重新成形——短短的时间内，这具骷髅居然复生了！

那该是什么样的力量啊……即便是教中至高无上的祭司昀息，也很难做到吧？

她感叹地仰望着，看着逆转生死的一幕。

“呀！”在骷髅的面容完全恢复时，她呆呆看了片刻，看到了对方额上的宝石额环，忽然尖声大叫起来，吓得满地的白骨跟着一颤——

“昀息大人！是你？怎么会是你！”

二、骷髅花

昀息的神智随着血肉的复生逐渐清晰。然而眼前晃动的，依然是坠落圣湖的那一瞬间，那个红衣孩子眼里的狂喜和恶毒，宛如魔的附身。

真是爱极了那种眼神啊……

在血咒击穿他胸膛的那一瞬间吐了一口气，他模糊地喃喃低语了一声，露出一个奇异的微笑。附了血咒的金索如蛇一样缠绕上他的躯体，钉住他的四肢。圣湖水底的幽狱轰然洞开，那个红衣孩子尖叫着，猛然将他向着地狱推下去——

“去死吧！昀息，去死吧！”

那个妖物附身般的孩子冷冷的笑着，孩童的脸上有着成人的疯狂。

真是可爱呢——在坠落的那一刹那，他伸出手来，想抱住这个孩子，拉她同归地底。记得百年前，也曾有一位祭司被幽闭在地底——那么深的地方，没有风，没有光，如果能抱着这个小小的红衣妖精沉睡在那里，也是一种永恒的安眠吧。

然而，在触及她大红裙角的瞬间，他还是松开了手。

“昀息，去死吧！”尖利的叫声在耳边回荡，他坠入了充溢着恶灵的湖中，一路被追逐着，向着水底沉去。在到达红莲幽狱时，出乎意料的是那里居然还有一个人，正仰头惊呼着看着他掉落。

他的手足都被金索钉在密室透明的顶上，衬着幽蓝变幻的水光，满是血污的白袍垂下来，羽翼般展开。宛如一只受伤被困的巨大白鸟，有一种优雅的残酷。

幽蓝色的水狱密室中，刚刚恢复人形的祭司被钉在金索上，俯首看着失声惊呼的女孩。

那个女孩看样子不过十三四岁，但从苍白得异常的肌肤和暗夜里敏锐的视觉来看，她似乎已经被关在这里很久、很久了。

让他诧异的是、她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

这个被幽禁在红莲幽狱里的人，居然认得自己么?

“你是谁。”在喉头血肉完全恢复后，他吐出一口气，虚弱地问，“怎么会在这里？”

——能被关在这里的，定然也不是一般的犯禁教众。不知为何，他却完全想不起自己认识这个人。

“昀息大人，你不认识我了么？我是阿澈呀！”她回答，满脸的单纯和热切，想伸出手触碰他，却又惧怕那条布满了血咒的金索，她仰头看着他如今的样子，惊骇莫名，“祭司大人，你……你怎么会被关到这里来？谁敢把大人弄成这个样子！”

“阿澈……”金索上的祭司闭了一下眼睛。

自从风涯师傅去世后，已经过去了多少年？五十年？一百年？在这个世上，他已经活了太久。如果不定期靠着冥想来驱除脑海里那些影象，那些重重叠叠的记忆积累在一起，到最后一定会压溃他的头颅吧？

但，看到这个密室中的女孩颊上尚自残留的金色弯月标记，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被关在水底多年的人是谁——那，的确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孩子。

是神澈……他册立的第七位拜月教主！

自从被中原鼎剑候封为大理王之后，政教合一，整个南疆便是他的天下了。作为获得了空前权势的祭司，他差不多也是拜月教数百年历史上最离经叛道的一位——他完全废止了一年一度的圣湖血祭，撕破了百年来一直保持着的教主祭司平权的假象，恣意废立，生死予夺。而且他派出教中子弟参与南疆政务，从苗疆各大村寨中抽取赋税。

在他的主持下，拜月教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逐渐转变为俗世掌权的统治者。结果，在中原局势再度发生改变、大靖王朝改朝换代的时候，拜月教遭到了中原诸侯的南下征伐，最后不得不交出了政权，重新归于草野。

那是自数百年前听雪楼南渡澜沧后，拜月教遇到的最大劫难。

他知道教中的长老们对他早已不满，然而他不在乎——他知道那些老朽们尚无直接和他挑战的力量和勇气。于是，他越发的我行我素起来。

和先代祭司不同，他不愿在苗疆的寨老女儿里选择侍月神女，而经常收留民间流浪的孩子，不管她们出身多卑贱。如果那些孩子中有特别聪颖的，能很好地领会和掌握那些术法，他就将其送上玉座，笑吟吟地看着那些漂亮的娃娃在万众跪拜中的一举一动。

然而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在觉得无趣的时候，便会毫无预兆地废黜那些日渐长大的漂亮娃娃，然后找一个更新的傀儡来取代。

将近百年的时光里，他废立过很多位教主。

而眼前的这个女孩只是其中一位——在三岁的时候被他收留，不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教中术法。然后在神澈和缥碧两名神女中，他选择了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将她送上教主的玉座。

她没有姓，却有着一双清明宁静的眼睛，于是他给她取名为“澈”。

她成了拜月教主，于是，那些教众们就恭谨地称这个小女孩为“神澈”。

他废黜她的时候，这个孩子才八岁——那时候他遇到了小叶子，那个罗浮叶家的小妖精，于是毫不犹豫地转立那个孩子为教主。离他随口下令将那个八岁的拜月教主废黜，已经过去了五年——而这个被关入水底密室的小女孩，居然还活着?

他只手翻覆了这个孩子的命运。

把她从泥潭里捧上王座，又如拂去一颗尘埃一样将她甩落在尘土里。

然而可笑的是，他早已不记得。

“在那之前，你恨不恨我？”忽然间有一种奇特的冲动，他问了这样一句奇特的话。

“不恨……只是有点难过。我想，一定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惹得祭司大人生气……”神澈怔了一下，眼里依然有难掩的伤心，“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没有为什么，很简单的，就是祭司大人不要我了——就如我爹当年一样。”

昀息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嘴角忽然浮现出一丝苦笑。

为什么呢？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吧。

原本，他就有一个支离破碎的灵魂。

“那么，现在，开始恨我了么？”低声地，他追问了一句。

站在这间禁闭了她五年的密室内，神澈抬起头，仰望着顶上金索困住的那个人——波光从头顶透下来，幽蓝如鬼魅，头顶的水中有无数死灵在游弋。而那个人如同一只受伤的白鸟一样被钉在金索上，白袍上溅满了殷红的血，如残破的羽翼垂落下来。

童年的记忆中，尤自可以浮现出这个人睥睨众生、俯仰天地的身姿。

而如今被这样的关入水底，又是多大的屈辱呢?

她看着那个遗弃了自己的人，眼神澄澈，沉默许久，缓缓摇了摇头。

那之后，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年，或是三年?

红莲幽狱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每日默然相对。昀息祭司原本就是话不多的人，被关入这个密室后更加寡言了，即便是在每日恶灵汹涌而来噬咬他血肉的时候，都保持着静默。

她缩在底下，却每一次都惊怖得发抖，闭上眼睛不忍观看。

——那是什么样恶毒的血咒？居然让人每日死去一次，又活过来一次！

不知附了什么样的血咒，那些圣湖里游弋的恶灵每日里居然能通过金索来到密室，直扑向昀息大人。然而祭司身上拥有的力量是强大的，几乎能肉白骨、逆生死———早上那些恶灵吃掉他的血肉，可到了晚上他就能复生过来。

每日都要死去活来一次，永无止境。

她不得已地充任了唯一的旁观者。那场面，她觉得连看都是一种酷刑。然而，他却居然沉默着忍受，从头到尾不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直至身上血肉被一分分噬咬殆尽，那双深碧色的眼睛，尤能直视着自己空洞洞的躯体。

真是个奇怪的人……他的眼里，似乎看不见生和死，而只有虚无。

然而那种虚无，并不是术法到了化境后的太上忘情，而是一种沉郁的虚无，仿佛一片看不见底的沼泽，里面浮浮沉沉着诸多死去的东

西。

然而这样的一日日下来，先崩溃的却是她。

“滚开，都给我滚开！不许吃人，不许再吃人了！”那一瞬间，她再也忍不住地跳了起来，挥舞着双手扑向那群恶灵，尖声叫着，想把那些正在食人血肉的魔物赶开。她用力摇动着那根金索，不管上面燃起了幽蓝色的火，灼烧着她的手。

那些恶灵虽然每日出入密室，然而似乎受了什么约束，一直和她井水不犯河水。但此刻看到她主动挑衅，立刻凶狠地张开了口，向着她狠狠咬下来！迎头而来的那张惨白的脸，居然有几分奇异的熟稔。

然而她来不及多想，就和恶灵赤手搏杀起来。

很快的，她就感觉到不支。眼前全是灰白色的烟雾，充斥着厉叫和惨呼。一只又一只恶灵飘飞过来，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一口咬住了她的肩膀。

她想挣扎，手足却不听使唤。

“快跳！”忽然间，耳边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催促，“跳起来就不怕了！”

婴？是婴在对她说话？跳什么？……她唯一会的，只有跳房子而已啊。

“跳吧。”那个声音轻微地叹了口气，对她说，“骷髅之花开放的时候，整个冥界都会跟随你一起舞蹈！”

那一场混战不知是怎么结束的。

她只记得身后喀嚓喀嚓声音响得分外密集，满地的白骨都跟着她跳跃，全部化成了一柄柄尖利的剑，刺向那群死灵。那一片灰白烟雾越来越薄，越来越淡，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

一切都寂静了。她站在密室的中心点上，用一根细长尖锐的白骨支撑着身体，摇摇欲坠。血从她身上十几处伤口里流下来，染红了地面，也染红了手中的白骨之剑。

满地的白骨都竖着，根根尖端染血，以她为中心微微倾斜，仿佛在无声的致意。

幽蓝的水光映上去，那些簇拥着她的白骨，宛如一朵巨大的盛开的菊花。

“白骨之舞？！”在恶灵被全部驱逐的刹那，金索上钉着的祭司看到了下方密室中惊人的一幕，一贯无喜无怒的眼里，骤然闪过了波光，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女孩子，喃喃，“骷髅花……你居然可以支配骷髅花！”

那是和噬魂术、分血大法并称的教中三大邪术之一，自沉婴教主死后便久已失传。三大邪术之中，噬魂术为掠夺力量之术，分血大法为召唤恶灵之法，唯独骷髅花是三大邪术中的攻击系的术法，所带有破坏力足以惊骇人世。

“我不知道什么是骷髅花……”她筋疲力尽地坐倒在地上，扔掉了手中的白骨，感觉眼前一阵一阵的发白，“我只会跳房子而已。婴让我跳，我就跳了……”

随着她身上聚气的消散，那些如花盛放的白骨哗然散落，在地上铺成了一个同心圆。

“婴？”昀息的目光却是骤然一凝，有雪亮的锋芒，“你说‘婴’？她在哪里？”

“咦，你也知道婴？”神澈也有些兴奋起来，四顾却不见那个坐在角落里的同伴，诧异，“她刚才就在这里啊，她每天都会过来给我送蘑菇的——你难道一直没看见她？”

“……”眼神只是一扫，金索上的那个人却沉默了下去。

既然就在这里，而这么长时间来他却一直“没有看见”，那么，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对方在术法上的造诣比他更加高强！

而且，她并不愿意出来见自己。

这个拜月教中，居然还有这般厉害的神秘高手在？沉默了片刻，一种异样的表情浮上了眼眸，昀息放缓了声调，对着神澈耳语般地微笑：“阿澈，下一次她出来的时候，你偷偷地指给我看，好么？”

“嗯！”筋疲力尽的少女随意地点点头，还有些高兴，“祭司大人也想认识她么？”

昀息无声地笑了一下，深碧色的眼睛里有难以捉摸的光。

微微喘息着，神澈不由笑了起来，学着婴的样子，快乐地单脚跳了一下：“原来我可以打得过那些恶灵！昀息大人，以后我每天都可以替你驱赶那群恶灵了！”

“你不想看着我被它们咬么？”昀息微微笑着，问。

“是啊。”神澈点点头，认真，“我不想这样。”

昀息凝视着那双清澈的眼睛，忽地叹息了一声：“为什么呢？其实我对你并不好——就算你死了，我也不会觉得和死了一只蝼蚁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显然被那样的话刺伤了，神澈流露出难过的神色，蹙起眉头想了想，眼里有执拗的表情，“我就是不想看到这样。”

“……”昀息沉默下去，用深碧色的眼睛俯视着那个黑暗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许久许久，忽然道，“你很像那个人啊……一样纯白的灵魂。有温暖的光。”

“像谁呢？”因为被第一次夸奖而有点羞涩，但她依然忍不住好奇地问。

“我的第一个教主，叫做沙曼华。”祭司的眼睛是深不见底的，看着眼前的人，却又恍恍忽忽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时空，“而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失去了她。”

这句话之后，密室里便重新陷入了沉默的泥潭。

神澈在这种气氛中有点忐忑，不知道如何回应祭司大人忽然而来的柔软态度。

“师傅当年和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内心什么都没有，是难以为继的……直到他死后五十年，我才知道他是对的。”幽蓝的密室中，传来祭司茫然的话，带着某种虚无的气息，“我师傅最终死于内心的荒芜。我很怕自己变得像他那样……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寻找她那样的……抑或是、小叶子那样的。”

而神澈显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只是有点莫名地看着他，眼睛明亮而清浅。

三、婴

神澈一直没有留意到、自从祭司大人来到这个幽狱后，婴就很少出现了。

不但不再教她跳房子，甚至连出来给她蘑菇的间隔也越来越长——既便是偶尔出现了，也只是坐在那个墙角里，低着头，把蘑菇放到了地上，便立刻后退，消失在阴暗的角落里。

“奇怪，你还是没看到她么？”神澈问祭司，对方依旧只是摇了摇头。

“啊？怎么会呢？刚才她出来了，就坐在这里呀！”神澈指着那处角落，满怀诧异——虽然这个水底幽狱光线黯淡，可祭司不是常人，应该可以在黑暗中视物。

“婴是一个单眼，单脚的姑娘，穿着宽大的白色法衣。她很害羞，总喜欢低着头坐在角落里，都不大敢看别人。”神澈手捧着那枚白色的“蘑菇”，绘声绘色地对着昀息描述，扁扁嘴，“她一定是怕羞了——每次我一和她说祭司大人想见你，她总是摇摇头，立刻用那一只小脚别别扭扭地逃走了，我拉都拉不住。”

“单眼，单脚……白色的法衣。”昀息低声重复了一句，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忽地问，“你来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这里了么？”

“啊？好像、好像是……”神澈怔了怔，看了看那个角落，“那时候我饿晕了，模糊中看到她从墙壁里走了出来——应该来得比我早吧。”

昀息蹙眉，再度突兀地问：“她的脸上，是不是有拜月教主的标记？”

“你说这个月芽儿？”神澈诧然摸着自己颊上的金粉符号，“不知道……看不见的。她老是低着头，头发挡住了左边脸。”

“哦……我明白了。”昀息长长叹息了一声，不再言语。

然而神澈的好奇心已然被挑了起来：“怎么了，祭司大人觉得她也是拜月教主？”

“她教了你白骨之舞……那是如今早已失传的绝顶秘术。”昀息的眼睛望向那个阴暗的角落，却什么也看不到，他知道那个人是故意不

见他了，“而最后一个会用白骨之舞操纵骷髅花的，是一百多年前的教主沉婴。自从她自沉于湖底后，就永远失传了。”

“一百多年前？”神澈吃惊地叫了一声，“可婴分明还是个小孩子呀！”

“她应该比我更苍老了……”昀息仰起被金索洞穿的颈，望着密室上方幽蓝色的水影，嘴角浮出一丝莫测的笑意，“还活着么？真是有意思啊……”

祭司的眼睛瞟了一下那个发呆的女孩，微微一笑：“你每日吃的，便是这种九叶明芝？难怪你这些年没有饿死，反而术法进境一日千里。”

“九叶明芝？”神澈捧着那朵“蘑菇”发了呆，细细数了一下，果然是九片叶子，不由口吃，“那、那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婴老是能拿出这个来，我都怀疑她身上长蘑菇。”

“极阴之处凝聚月华成长出来的灵芝，”昀息漠然道，眉梢挑了一下，“和万年龙血赤寒珠一样，是术法之人梦寐以求的至宝。而你居然以此为食，过了五年。”昀息饶有兴趣地笑了笑：“真有意思啊……她这般钟爱你。看来，她是数百年来太寂寞了罢？”

然而他的自语被打断了，一只手把灵芝捧到了他嘴边。

“祭司大人，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吃了这个，就会好了。”神澈欢喜地笑。

这个在黑暗中长大的孩子虽然已经十五岁了，可却依然像是个八岁的孩子——这七年的漫长幽禁，居然没有在她的心上留下任何残酷的痕迹。

沉婴……那是你的功绩么？

然而看着近在咫尺的九叶明芝，他却摇了摇头：“没用。”

顿了顿，补了一句：“这只是提升灵力的药，解不了血咒。”

“阿澈，”昀息蓦然说了一句，唤她过去，“伸出手来。”

她茫然的凑过去，把另一只没有握剑的手抬起，伸到他面前。

昀息咬破了自己的中指，冰冷修长的手在她手心缓缓移动着，画下一朵曼珠沙华纹样的符咒来。他画的很慢，血几次凝结住流不出来，却被他再三的硬生生撕裂出来。

她看着那一朵血红的曼珠沙华绽放在自己的手心，忽然间全身微微一颤。

仿佛画那一朵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昀息的脸色变得分外苍白。闭上眼睛休息着，他低声说："下一次，在你见到沉婴的时候，偷偷把它印到她身上去。"

"嗯？"她一惊，看着手心那个逐渐干枯的血色符咒，隐约有种恐惧的感觉，抬眼看着昀息，颤声，"大人，这、这是……"

"不过是一个破除隐身术的符，"昀息笑了，安慰这个女孩，"她总是躲着不肯见我。"

"噢……"她恍然地点头。

那一日，在她饿得发慌的时候，婴终于出来了。

照样只是坐在那个角落里，低头坐着，也不说话，只是拿出一只白色的灵芝递给她。她寻到了机会，在接过灵芝的刹那，趁机迅速地把手按在了婴的手上。

那朵血红的曼珠沙华符咒，在一瞬间变得如烙铁般炽热！

就在那一瞬间，她清楚地看到婴全身剧烈地一震，然后忽然抬起了头。

那还是她第一次完整地看到婴的脸——只有半边：一只眼睛，一道眉毛，半边口唇歪斜，遍布无数伤痕。那么可怕的一张脸，仿佛被扭曲撕毁的布娃娃，只存在于人的噩梦之中。在她空洞的左眼下方，果然有一弯金色的小小月亮。婴在那一瞬间全身颤抖，抬头，以极其可怕的目光看着她。

在那一瞬间，尖叫的反而是她。

她下意识地甩手，想离开这个可怖的脸，然而那个奇特的符咒竟然紧紧地把两人的手粘在了一起，任凭她怎么挣扎都没用。

"昀息大人！昀息大人！"慌乱之下，她脱口惊呼，求助。

然而，身后金索上的祭司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微笑着看着这一幕。

符咒仿佛是在两人之间燃起了一团火，神澈忽然觉得心神激荡，仿佛有什么涌进了她的四肢百骸，带来说不出来的舒服感觉。不知不

觉地，她放弃了反抗，不想急着挣脱了，手心不停的涌来一种奇异的力量，充盈了她的整个身心。

婴小小的手紧贴着她的手心，脸色苍白，全身剧烈地颤抖着，似乎在挣扎，但力量却微弱得可怜。她睁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张大了嘴想说什么。

然而，终究没有说出来。

——那一瞬间，神澈清楚地看到了：她没有舌头。

“婴，婴！别怕！”她安慰着同伴，指点她朝着顶上看去，“没事的，祭司大人只是想看看你……没事的，你别怕。”

婴已经不再挣扎了，也不再用那只瘦弱的小脚跳走，任凭她拉扯着。

用那只独眼静静地盯着她，眼角流下一行泪来。

“婴？婴？”她终于被那滴泪水吓住了，不再拉着她，“你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啊。”

但是就在她松开手的刹那，婴陡然委顿了。宽大的法衣飘落在地上，里面那个独眼独脚的女子骤然萎缩，身体蜷缩成一团。

“你怎么了？”神澈惊慌地问，却看到婴的目光穿过了她的肩头，直射向背后那个被金索钉住的人——满眼的悲哀，隐隐愤怒。不知为何神澈一眼看到那种目光，心里便是一跳，仿佛看到地底有什么火焰在升腾，就要脱出控制。

“昀息大人，婴她、她怎么了？”她顺着婴的眼光看过去，连忙求援。

拜月教的大祭司嘴角浮出一丝冷酷的笑，一字一句：“她要死了。”

神澈吓了一大跳，震惊的脱口：“什么？怎么会！”

“你吸干了她所有的灵气，她自然要死了。”昀息望着法衣下逐渐萎缩的女子，忽然再也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哈哈哈……沉婴，你当年自沉湖中，不是发誓要渡尽湖中恶灵么？这多么无趣的事啊！——还不如把多年的修为一并给阿澈得了。”

神澈惊得脸色惨白，手一软，瘫坐在地上，一时间说不出话。

身体里果然有奇异的气流在浮动，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轻快愉悦。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心那个曼珠沙华的符咒鲜红得像要滴出血来。一瓣一瓣舒展开来，覆满了整个手掌，原本晶莹雪白的手此刻宛如一只刚从血池中抬起的魔爪。

“不……不！”看着自己身上那只邪异的血手，她终于叫出声音来，拼命甩着手，“我不要，我不要！祭司大人，我不要这样！我要婴活过来……我要婴活过来！”

“孩子话。”被钉在金索上的人微笑起来，眼神隐隐有一种睥睨天地的冷傲，“你知道你现在获得了什么吗？这是多少人梦想的至高无上力量，足可让你凌驾于苍生之上。而现在，我把它送给了你，还不谢我？”

“我不要！”神澈抱着蜷成一团的婴，感觉她的身体迅速地萎缩下去，一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只顾一个劲地摇头，“我不要什么力量！我宁可一辈子被关在这里！求求你让婴活过来……求求你别让她死。”

然而，被她左手一触，婴的身体便起了一阵颤栗，那只独眼里露出了愤怒憎恨的表情——“滚！”用尽全力，她推开了她，说出一个字来。

多年来水底孤寂的相伴，婴一直平静如止水，从未看过她有丝毫喜怒——可现在这一刹那，那个只有半张脸的孩童眼里流露出可怖的表情！那种恶毒和憎恨，似乎是在地下埋藏了很多年，随着某一个契机的到来汹涌而出。

婴、婴她……恨极了自己吧？

神澈放开同伴，踉踉跄跄地跑到了金索旁，抬起头看着祭司，急切而慌张，把那只血红的左手抬起：“祭司大人……快，快！把力量还给婴，让她活过来，求你了！”

“我就是想让她死。我憎恶一切比我强的人。”昀息望着那个急得脸色苍白的女孩，嘴角浮出冷笑，用一种恶毒的语气，缓缓开口，“而且，阿澈，我就是要借你的手杀她——她一开始就防着我，因为她看出我心底有‘恶’。但只有对你，她才无所防备。”

那样的话，在幽闭的深蓝色水底听来，一句一句有如飞掷的利剑。剑剑穿心。

她一辈子也没有听过这样残酷的话。

神澈呆住了，仰头望着昀息，眼神瞬息万变。从震惊、不信，悲哀，渐渐变成极端的愤怒，那只血红色的手缓缓垂落，握住了那支白骨的长剑。

“你骗我。”她哽咽道，想哭却不知为何反而哭不出来。

昀息漠然地撇嘴：“是啊，你真是太笨了……不骗你骗谁呢？小叶子比你强太多了，当年把你废掉是正确的啊。”

他慢慢说着，细心地看着孩子的眼睛。

在短短的几句话之间，那双清澈的眸子逐渐的枯萎，死去，空洞。

“所以说，你实在是个——”他还想说什么，忽然被爆发的哭声打断了。

“你骗我！你骗我！”仿佛压抑到了极处，神澈终于大哭了起来，她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下意识地挥出了手中的白骨之剑，想让面前吐出恶言的嘴永远的闭上，“坏！不许再说了……我、我恨你！”

神澈永远不知道，这一刻她的力量有多骇人。

在拔剑而起的刹那，她已然不是片刻前的她。

那一剑如雷霆般自下而上，在瞬间刺穿了昀息的胸膛，把拜月教的祭司牢牢地钉在了红莲幽狱的顶上。琉璃般的牢顶有无数裂痕延展开来，如一朵曼珠沙华的绽放——那一剑的力量，甚至刺穿了幽狱的结界！

神澈的愤怒表情，也凝结在那一剑之后。

杀人了？她、她杀了昀息大人了！神澈踉跄着后退，恐惧地抬起眼睛看着顶上的那个白衣男子。她眼里的那种澄澈表情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惊惶和不知所措。

那一剑的力量是可怕的。无穷无尽的血从那个不死的祭司心口里流出来，昀息的脸色迅速变成了死灰。然而，他却看着她，微笑起来。

他那样寂寞地活了百年，祭司的生命没有人可以终结——在水底见到沉婴的那一刻，他是多么欣喜遇到这样一种比他更强的力量！就

如风涯师傅最终死于大光明宫霍恩手下一样，他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终结自己生命的人。

“做的好。我等这样的一剑，已经等了很久了……不必为此介怀。阿澈，我是故意激怒你的。”他对着那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伸出手来，指尖滴着血，一贯阴枭的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温暖笑意，“阿澈，你已经长大了。记住，永远不要在相信别人的基础上去做事……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他的语气里有一种令人入迷的力量，神澈不再后退，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忽然间感到无穷无尽的害怕和后悔，哇的一声哭出来。

“不要哭，不要哭。”昀息滴血的手终于触及了她的脸，微笑。

然而神澈的眼里只有混乱，脑海一片空白——婴要死了……而她杀了祭司大人！所有人都要离她而去了，以后她一个人该怎么办呢？还不如死了吧。

“胡说！再也不用怕什么了，你会成为最强者！”在她的那个念头刚泛起的时候，仿佛了然于胸，昀息随即厉叱了一声。缓缓抚摩孩子的脸颊，垂死之人的眼神恍惚而怜爱，望着那双已然不再澄澈的眼睛，叹息般地低语，“你知道么？你和沙曼华都是小小的白仙女，而小叶子……是个红色的小妖精。”

“可是在这个世上……妖精可以活下去，白仙女却很难……

“沙曼华有舒夜。可是我的小阿澈啊……我死了后，你该怎么办呢？”

“你迟早要长大……而我很高兴，是我教给你这一课。”

昀息的手指在她颊边轻轻抚动，声音却渐渐衰弱。他是多么的爱这双澄澈纯粹的眼睛，但如今却是再也回不去了……是他亲手把小小的白仙女，变成了红色的小妖精。

——一如当年的小叶子。

竭尽了最后一点将要涣散的力量，昀息用带着血的手，一寸寸将她颊边那个记号抹去，顺便一并抹去了她的这一段记忆——自此后，她身上再也没有属于任何人的烙印，她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生活。

她赐与了他死亡和平静，那么他就还给她力量和自由。

血渐渐流满了这个密室，神澈感觉仿佛地上有炽热的火灼烤着她的心肺，恍惚剧痛。

然而，委顿在地的婴却忽然动了起来。她脸上浮出一种可怕的表情，不再痛苦地抽搐，而是挣扎着俯下身、将脸浸在血中，大口大口地开始啜饮着地上的血液！

看到了那一幕，昀息开始涣散的神智微微一惊，想抬手，却已经没有了力气。

怎么……怎么还活着？失去了所有修为，这个怪物，怎么还活着！

难道是……魇魔复苏了？

他利用了神澈，借了她的手、来结束了自己那一场无涯的生。然而，他却没有考虑过，用了这样的手段，又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放出了一个水底压抑百年的邪魔，自己却撒手而去。

血从身体里无穷无尽地流出，流满了玄室的地面。

然而，低头看到血泊中不停吸着血来恢复生机的女童，昀息眼里陡然掠过一阵阴影。沉婴在水下自闭了那么多年，辛辛苦苦克制着内心魔性的蔓延，而现在陡然被撤去了所有的修为，她体内蛰伏的魇魔又将会如何？

魇魔要复苏了！沉婴的意志一旦崩溃，她体内的魔就要复苏了！

连他那样的人，心里都掠过了一道寒流。昀息在生魂彻底消散前，用尽了剩下的力气，猛然拔出了贯穿在胸前的白骨之剑，用尽最后的力气劈向那个正在饮血的女童。干脆，就让这个活了上百年的怪物，和自己一起永远长眠在不见天日的水底吧！

然而，“喀喇喇”一声响，剑一拔出，囚室的顶，立刻碎裂成了千片！

无数的恶灵随着水流汹涌而入，充斥了整个空间。

“快走……快走。”他扔掉剑，一把将神澈推了出去，自己却委顿在血海中。

抬头望着顶上射落的天光，他感觉自己在这样模糊的光中逐渐的融化，变成一只苍白的水泡，向着日光缓缓上升……又在做梦了么？

百年的生命漫长而黯淡，他一直在暗夜里长歌疾行，与背叛、死亡、黑色为伍。只有在梦里，他才一次次反复地梦见自己不由自主地朝着光亮漂过去。

那是他从来不曾承认的、天性中对于光的向往。

他如泡沫般恍惚地上升，感觉周围的黑色越来越淡，越来越清浅，明亮，渐渐从墨蓝变成深蓝，从深蓝变成浅蓝。光笼罩了下来，照到了泡沫上——

终于，在浮出黑暗的那一瞬间，在水面上碎裂。

就在他失去知觉的刹那，血泊里却掠起了一道白光——沉婴不知哪里来的力气、霍然抬起了头，只在地面上一撑，就迎着落下的碎片掠起，想趁机离开。

然而红莲幽狱的坍塌只出现了一瞬，依靠着密密麻麻的符文，这个密闭的水下幽狱有着可怕的灵力，可以在受到损伤时迅速自我修复。

沉婴刚刚从密室顶上的裂口里探出头，红莲幽狱已然复原。

恶灵汹涌扑来，而沉婴小小的身子被凝结在中间，只有拼命对着逃离的神澈挥手，脸扭曲着，眼里神色交织着愤怒和绝望，分外的诡异可怖。

“救、救救我……阿澈！”忽然，一个声音响起在水底，嘶哑破碎，几不似人声。

逃离幽狱后正随着潜流往水底缝隙里去的神澈猛然一震，回头望去——那，是婴的声音！是十年来婴第一次对她开口呼救！

她如何能丢下她不管?

为了补救片刻前对婴的伤害，神澈在生死关头上毫不犹豫地回过身，奋力去拉那只拼命挥舞的苍白小手。用尽所有力气奋力一拉，终于将婴从幽狱里拉出！因为那个不顾一切的动作，神澈吐尽了胸中最后一口气，神智开始模糊起来。

“呵……你真好心啊。”顺着惯性，沉婴身体在水中漂出，回头看着她，咧嘴一笑。

神智模糊的神澈悚然一惊，仿佛有闪电掠过空白的脑海，让她浑身发冷。

那种笑容，根本不像是婴的！

如此的恶毒诡异，带着森冷的邪气和杀戮欲望，仿佛是地狱里逃离的恶魔。

“可惜，你的婴，在方才被你暗算的刹那，已然死去了。”那个有着恶魔般笑容的女童手指一动，反过来扣住了她的手，手指冰冷，“要谢谢你啊……我被沉婴关在她身体里已经上百年了。如果不是你，我怎能逃脱？”

“你、你是……谁？”恍然想起了教中一个遥远的传说，神澈心里一阵恍惚，想惊呼，却因为身体和神智的双重衰竭而无法出声，渐渐在水中昏迷。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冰冷的手摸上了她的后颈，轻轻地笑：“你，听说过魇魔么？”

在她陷入昏迷前，耳边忽然听到了一句问话。

然后，喀嚓一声响，那只冰冷的手就这样插入了她颈后的脊椎。

四、墓

七月半的时候，灵鹫山下的墓地里，开出了大片火红色的花。

看坟的岩生坐在茅屋里喝完了每日那点小酒，正抱着竹筒呼噜地吸着水烟。忽然感觉外头一阵风过，无意侧头觑了一眼窗外，便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颤——那一片密密麻麻的黄土坟堆里，忽然冒出了那样红色烈焰般的花朵！

虽然在这里的义庄看了多年的墓，但每次看到这种妖异的花大片开放时，他依然还会感到彻骨的凉意——那，活生生就是地狱里透出的烈火！

看来，是那些死去的人在地底下也愤怒无比吧?

岩生又喝了一口酒，浑浊的眼里透出一点热力。他在这山下墓地里呆了几十年，隐隐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教中之所以把灵鹫山脚下的这片地捐出来当了义庄，并不是为了让贫苦人死后得一个葬身之所——而只是为了聚集更多的魂魄。

当年拜月教祖师选择此处为开山立教之处，就因为灵鹫山是一座极阴的山。

传说中山顶有那个红莲盛开的圣湖，聚集了天下至阴的恶毒魂魄。而湖水的水脉却来自万丈深的地底，一路染了黄泉幽冥的阴气，最后倒流汇聚到山顶——为了保持圣湖的至鄞特性，山底下的“基座”里，就需要无数的普通魂魄来垫底。

于是上百年来，拜月教在山脚下开辟出了一望无际的义庄，专门收敛无主的尸体。

苗疆瘴疠之地，百姓多病，多贫苦，人的寿命往往很短。那些没有钱安葬的贫苦人死后，也往往被亲友送到此处，由拜月教负责一切后事。

岩生看过那些尸体是被怎么处理掉的，所以他深信那些可怜的灵魂永远抵达不了彼岸，只能挣扎着在地底愤怒呼啸——唯一的发泄时机，便是一年一度的七月半鬼节。

那些一夜之间从墓的间隙里怒放出来的火红花朵，就是地狱里蔓延来的烈焰啊……

岩生喝得醉醺醺地出来，提了一盏风灯，照例往墓地里巡视了一圈——灵鹫山下的这片墓地有着几百年的历史，规模庞大得惊人，简直可以说是一望无际，绕着山脚走一圈，足足要花上两三日的时间。

所以墓地被分成了七片，每一片地上都有一个守墓人。

他看守着这东北方，而隔壁那一片墓地上的看守者，则是缥碧姑娘。

趁着天还没黑，岩生开始了当天的例行巡视，不过不一样的是今日他手里多了一包东西——那纸包被撕开了一个角，洒下了细细的一条线，那是金黄色的粉末，不知什么成分，闻上去气味浓烈异常。

那是山上月宫里给配好的药。据说是用雄黄混了鹿血，放在丹炉里用纯阳之火炼了七七四十九天而成——那是至刚至阳的药，专门用来压制地底下灵鹫山脚下那些不安分的阴灵。而至于圣湖中的恶灵，则这些远远不够，需要每年献上血祭来安抚。

作孽啊……岩生摇着头往前走去，却一点也不敢大意地一路洒着药，不敢漏了一处。

他在苍黄潮湿的土堆中穿行，衣袂不时地扫着那一簇簇跳跃的红花。

“嘎！”浓烈的雄黄粉中，蓦然腾起一个黑影，发出一声尖叫。那个黑影从红花中窜出，落到了坟头上，抖了抖羽毛，继续扯着脖子嘎嘎地叫，声音尖利——却是一只乌鸦。

“……”岩生定睛看了，长长吐出一口气，“牙牙，你吓死我了。”

“嘎！嘎！”那只莽撞的乌鸦被腾起的雄黄粉罩住了，站在坟头连连打喷嚏，不停地扇动翅膀扑着空气，乌溜溜的眼睛左右顾盼，忽地扑啦飞上了岩生的肩头，亲热地凑过喙子去，在他脸上碰了一下，表示问候。

“牙牙，干吗？扶南呢？”岩生惊魂方定，捡起了那包被仓惶扔出去的雄黄粉，继续一座座坟头洒过去。一边洒，一边和肩头这只乌鸦说话。

那只乌鸦扑扇了一下翅膀，转头朝着红花深处嘎了一声。

那里，墓地的尽头，漠漠的平林中，一座竹舍在暮色中透出淡淡的光芒，周围簇拥着无数红色的曼珠沙华——奇怪的是那种花蔓延到

了竹舍周围三丈，便停止了生长，留出屋前的一块空地来，种着孤零零两棵桫椤树。

“在房子里么？难得见他不出来和缥碧练剑啊……”岩生看到那点灯光，心里安定了许多，摸了摸头，“噢，对了，今日是七月半，大约他要避忌吧——怎么说也毕竟是教里出来的人，以前还是昀息祭司的徒弟呢！”

那只叫做牙牙的乌鸦嘎嘎地应着，一副精力旺盛的样子，不时地在岩生肩头蹦达，左顾右盼，飞出去又飞回。忽然间，它发出了一声反常的尖利叫声，爪子一下子收紧。

岩生肩膀吃痛，不由抬起头来，顺着乌鸦盯着的方向看出去，忽然也惊呼出来——

那座坟！那座新葬下去的坟，居然不知何时被挖开了！

坟丘上黄土翻起，宛如一个从顶部裂开的开花馒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刚刚破土而出。

岩生那一惊非同小可——拜月教教规森严，如果他负责的坟地里出现了被盗，抑或是死灵逃逸的现象，追究下来那可是要命的罪名！

他拨亮了风灯，战战兢兢走过去，照了照，却发现除了那个破洞、坟上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挖刨的痕迹，地上只留下了几个凌乱的脚印。他又提灯绕着那座新坟走了一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那一行脚印、是从墓中直直走出去的！

没有远处来到这座墓的脚印，只有从墓中走出的脚印。

“怎么、怎么会呢……才葬了两天，就尸变了？”脚印证明了这不是一起盗墓，岩生脸色却更加苍白了，结结巴巴地看着那座在暮色里张开大口的坟墓，忍不住走上一步，探头往那个破洞里看了看，然后再度惊叫了一声。

——尸体还在……那具被草席卷着粗粗安葬的尸体，还好端端地躺在黄土下！

那个简陋的黄土坟，仿佛是地狱张开的口，在暮色中狰狞地笑。他站在破洞旁，灯光照到了坟下死人已然开始腐烂的青白色脚踝——一阵让人遍体生寒的阴风从地底吹来，灯火剧烈地跳了一下，几乎熄灭。

死人还在。那么，那么……从墓中走出的，不是死灵？

岩生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暮色已经很深了，夕阳挂在漠漠林梢，只留了一线光。

守墓人必须靠着风灯的光才能看清周围，忽然怔了一下——坟旁茂密的曼珠沙华被踩倒了几棵，七歪八倒，青色的梗和红色的花都流出了浆，狼藉满地。花叶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脚印，纤细而凌乱，似乎是一个女子。

——能踩倒花草的，那便绝对不会是死灵了。

那行脚印在坟旁似乎犹豫了一下，踩倒了一小片曼珠沙华，然后就径自走了开去。直直地，走向墓地尽头那座竹舍。

“嘎！”那只乌鸦在坟上盘旋了几圈，此刻尖叫了一声，噗拉拉地沿着那一行脚印直飞出去，扑向主人的居所，穿过窗户直飞进去。

“嘎！”然后，立即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

岩生吓得一震，却听得竹舍内传出了熟悉的声音，低叱：“找死么，扁毛畜生？滚出去滚出去，莫惊了贵客。”

然后，只见那只乌鸦被握着喙子扔了出来，一个倒栽葱跌在地上，发出嘎嘎的乱叫。

是扶南的声音……岩生松了口气，连忙提灯向着竹舍走去。

穿过那两棵桫椤树的树荫，便踏上了台阶，正待敲门，忽然眼神一凝—脚印！台阶上，赫然有两个清晰的脚印！沾染了曼珠沙华的花汁，色做殷红。正是那个从坟里一路过来的脚印！

忽然想起，方才扶南那句话里说“莫惊了贵客”——今夜是七月半，这个荒僻的地方怎么会有客？莫非就是那个……

岩生吓得一踉跄，一步踩空，从台阶上直跌了下去。

“谁？”屋里的人惊动了，门吱呀一声开了。

月光淡淡洒落，投在门后白衣男子的身上。他佩着银白色的剑，眉目是清朗而平和的——那一瞬间，不知是不是错觉，月光仿佛在这个人的衣襟上流动了起来，宁静而辉煌。

“岩叔，你怎么了？”看着阶下跌倒的看墓人，开门出来的男子诧然问。

岩生在地上挣了几下才起来，捡起灭掉的风灯，战战兢兢地指了指台阶上清晰可见的那两个殷红脚印："你、你没事？谁……谁来了？是缥碧姑娘么？"

"不是缥碧。"扶南微笑起来，"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而已。"

室内温暖的灯火下，只坐着一个白衣的少女——和缥碧一样大小，大约只有二八年华，容色清丽。神态平静地坐在厅中的桌旁，微微低着头，仿佛刚才在和扶南一起用餐，却被他的到来打断。

扶南笑着做了个手势："天也黑了，要不进来坐坐？顺便可以一起吃点晚饭。"

"不用不用，"岩生吐了口气，连忙摇手，"告辞了。"

走的时候他特意往门里看了一眼，那个白衣少女此刻正抬起了头，双眼澄澈，竟是比缥碧姑娘还秀丽几分。岩生想着，却不由得叹了口气——可惜那样漂亮的女子，却是天生的畸形。她的背高高地驼起，身子跑偻得厉害，弄得脸总是低着，望着地面。

看得守墓人离去，扶南轻轻掩上了门，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他回过身，手已按上了腰侧那柄银白色的剑，对着这位不速之客低叱，"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的阴气实在太重，只怕是从湖底逃出来的罢？"

"扶南哥哥，你真聪明。"那个白衣少女从灯下抬起头来，微笑，"我是神澈啊。"

那个笑容，却是纯澈而空洞的，看得人心里一冷。

"神澈？"扶南慢慢地念着这个名字，眼里忽然闪出异样的光来，"啊！是你？"

"扶南哥哥，你不记得我了么？"那个叫神澈少女眼里也有了光，不再如一贯的空洞，忽地笑了起来，"我们一起被祭司大人抚养长大，然后，我当了教主，你去学了术法。十年前，我被废黜了关到红莲幽狱里——你都忘了么？"

"阿澈？……阿澈？"扶南的眼里有恍然的神色，失声，"你、你还活着？"

怎么不记得呢？虽然过去了快十年了，虽然离别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幼童，虽然他如今已然被逐出了月宫——可那个眼神澄澈的孩子，

怎么会忘记呢?

记忆里，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美丽眼睛了。

“我被关了八年，但，还活着。”神澈笑起来了，眼里却有某种陌生的光，“我出来了——扶南哥哥，我第一个就来找你了……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隐隐觉得不对，扶南问了一声，手却下意识的放到了剑柄上。

“帮我杀回灵鹫山上去，把月宫重新夺回来。”神澈的眼睛穿过了窗子，望向黑夜里伫立的神山，嘴角浮出了一丝残忍的笑意，“现在的教主，是那个红衣的小叶子吧？——我要把她剁了手脚，扔到圣湖里喂恶灵！”

五、扶南

一语出，竹林精舍里陷入了寂静。

扶南的脸色瞬地一变，却没有说一个字，手紧紧抓着佩剑。

那样充满杀气的一句话，仿佛一把锋利的匕首，啪的一声撬开了多年来他强自压抑紧闭的复仇之门，他只觉心里无数的杀气和憎恨在酝酿了多年后，汹涌直冒上来。

和历任祭司一样，昀息师傅收了两个弟子：大弟子流光和二弟子扶南。然而昀息祭司的脾气怪癖，专横独断，一贯独来独往，向来甚少传授这两位弟子术法。偶尔想起，也只是打发他们去神庙的藏书阁里自己研习，更不用说言传身教。

流光比他大三岁，自幼懂事，即使师傅不教，自己也会自觉的学习，术法进境迅速。

而他那时候很贪玩，根本不知道那些术法典籍象征着怎样庞大的力量，他只希望师傅能永远不要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好每日得了空到处玩耍。

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神澈教主的白石宫殿。

在那个冷寂的月宫里，大人们相互之间不闻不问，同龄人稀少。而另一位神女缥碧的性格又内向，每日只泡在藏书阁里。于是他们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便成了彼此唯一的朋友。

然而好景不长。在他十岁的时候，月宫里忽然来了一位汉人的女孩。师傅对那个红衣孩子宠爱非常，竟然毫不犹豫的废黜了神澈，转立那个叫做天籁的孩子为教主。

而教中有一条非常严酷的规定——新教主继任的时候如果前教主还在世，便要将其关入圣湖的红莲幽狱，以防后患。

他苦苦哀求，然而师傅毫不理会，拂袖而去。

他眼睁睁的看着阿澈被推入圣湖地下，却无力也不敢公然反抗师傅的决定。

水牢轰然关闭，从此后他失去了唯一的玩伴，也失去了对师傅的敬爱。

他一反常态地开始发奋学习术法，把自己关在神庙里，没日没夜地学习术法秘笈——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进境却很缓慢，反而几次差点走火入魔。

“你心底有恶意，怎能得窥天道？”那一日，在他又因为强行领悟溯影术而入魔吐血的时候，流光再一次救回了他，黯然地叹息，“其实……我也是一样。”

他愣了一下，不自禁地想：其实流光心里，大约也在为这样无望的一生而苦恼吧？不管他多么勤奋努力，有生之年也无法超过师傅。

他越来越憎恨师傅——那个魔鬼般强大而独断的人，就像是噩梦一样横亘在两个少年的心头。更可怕的是，他知道除非遇到更强的术士，师傅是不会死去的。

那种抑郁和愤怒在心头越积越强，他愤然离开灵鹫山，漫无目的的游荡——只怕在月宫呆下去，会无法压抑地对师傅贸然动手，自寻死路。

那种游荡南疆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倒也颇有所获。

直到那一日忽然接到了新月令，他被迫紧急返回灵鹫山，被新任的红衣教主召入了神殿——当时，那个深居简出的师傅已有将近半年没露面了，传说是又进行着新一轮的闭关。而闭关出来，那个怪物一样的祭司又将变得更强大。

那一夜，他和流光应召来到神殿，见到了那个红衣的女童教主，还有她身侧白发苍苍的十位长老。猝及不妨地，他们两人被伏击了。

那是怎样阴冷血腥的一夜啊……至今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

多年以后，在曼珠沙华盛开的夜里，已经二十岁的他静静地凝视这眼前这个地狱里归来的少女，不出声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阿澈么？那个被关到红莲幽狱里的阿澈？

灯火飘摇不定，映照着那个白衣少女的脸，扶南忽然不出声地吸了口气。

变了……完全变了。

灯下的眼神依然澄澈，黑白分明，但已然不是昔年那种无邪的天真。一眼望去，仿佛是晴空下的圣湖波光，开满了死灵化成的红莲，闪耀着清澈的、说不出的邪气。

神澈笑意盈盈地看着他："扶南，我讨厌那个小叶子！你帮我杀了她吧！"

说着这样的话，她的神色却是轻松的，仿佛生死不过是翻覆手掌般轻易。那双大眼睛里闪烁着光，憎恨和轻快居然如此诡异地融合在一起。

扶南没有出声，转身望向黑沉沉的月宫——他可以理解阿澈的仇恨。

将近十年了，神澈被关入水底已经那么久，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变成了如今的美貌少女。她一生里最好的年华，却是在黑暗中渡过，不见天日，不死不活——这让她如何能不恨那个夺去一切的红衣女童?

但是……但是……

一闭上眼睛，那一夜的血腥就漫天漫地铺了开来，让他无法呼吸。

"不。"最终还是将手从剑柄上放下来，他微微摇头，声音冷涩，"我已立誓不再杀人……"

神澈怔了怔，忽然掩口笑了起来："哦？不杀？可真不像昀息的弟子呢……"

"昀息"这两个字一出口，扶南身子猛然一震，仿佛是最不愿提及的伤口被人猛然挖出——他恍然想起师傅最后坠入了水底幽狱时的眼神。

被自己最爱的人背弃，在最后的一刹，明明可以击毙他和天籁，师傅为何又收手了?

因为那一次的死里逃生，这么些年来，每一次念及，他都不自禁的颤抖，自幼以来对师傅的那种恨，已然烟消云散。到了今日，既然神澈都已经出来了，师傅自然应该也脱了困罢?

一念及此，不由脱口："师傅他现在……在哪里？"

"嘻，你很挂念他么？"神澈笑了起来，却静默地抬起纤纤手指，指向黑夜上空，"他现在，应该到了那里——或者，"她掉转手指，指了指地下，"这里。"

死了?

那一瞬间，扶南的脑海里浮现出这两个字，却半晌说不出话来。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师傅这样的人也会死？

“扶南，你到底肯不肯帮我呢？”不等他回过神，神澈再度发问。

她的眼睛，在灯下闪烁如波光，隐隐透着妖异。

他极其缓慢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看到他如此，神澈显然是恼了，头蓦地一抬，目光如刀，“我从那个鬼地方一逃出来，首先就来找你！你……你却不愿意帮我？”

扶南凝视着灯下的白衣少女，眼神却慢慢凝重，一字一字开口：“阿澈，告诉我——是不是你，杀了昀息祭司？”

她愣了一下，没想对方忽然间如此发问。许久，嘴角慢慢浮出了一丝笑，点头。

“你哪来的力量？”扶南的眼睛更加严肃，盯着她，“告诉我，你哪来的力量！”

神澈仿佛被火烫了一样，瞬地站了起来，尖声：“你不要管！”

“你入魔了……阿澈，你入魔了！”看着佝偻着身子的白衣少女，扶南眼里仿佛也有火在燃烧，厉声，“告诉我，你为了逃出来，到底做了些什么？你哪里来的力量！”

厉叱声中止在闪电般的一剑中。

仿佛被彻底激怒，神澈右手一抬，白光从袖中闪出，辟头便是一剑！

扶南在她眼里杀气闪现的那一刻已然警惕，此刻足尖一点地面，瞬地飘退，同时闪电般地拔剑。然而虽然退得快，但迎面而来的气息依然令他窒息——这、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煞气和怨气？

他一退就退出了窗外，点足在庭外那株高大的桫椤树上。

树上刚刚入睡的牙牙被惊起了，发出惊慌的叫声，扑簌簌绕着主人飞。

“去。”扶南挥手令那只乌鸦到另一棵树上安静呆着，回手轻抚咽喉，不断地喘息——那里，苍白的肌肤上已然冒出了一点米粒大小的血珠。

看着指尖上那一滴血，扶南的脸色微微一变：这是什么样的一剑！明明剑芒尚未触及肌肤，可无形中仿佛有厉鬼在噬咬着他的咽喉，硬生生吸出血来！

“好身手。”神澈对着他笑，佝偻的身子轻巧地踩在檐角，眼睛里闪过意外的光，窃窃地笑着，“分明不是拜月教一路的剑术……你又是哪里得来的力量？”

七月半的月光是皎洁而明亮的，她在月下抬头笑，月光照着她手里的“长剑”。

——那哪里是剑，分明是一根森然的白骨！

“其实，你不帮我，我照样也能去找那个妖精算帐，”神澈嘴角浮出一丝笑，佝偻着身子，望着自己的脚尖，声音里有一丝轻快的恶毒，“我杀了昀息后，从圣湖里沿着水脉出了地底，不料第一眼就看到了你……”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神却隐隐有着彻骨的失望：“我，我以为既便是过了十年，既便是，大家都撇下我不管了——你总还会帮我的。”

扶南站在桫椤树枝上，手中长剑缓缓下垂：“不，这不行。”

顿了顿，他嘴角浮起了一丝苦笑：“在三年前被逐出月宫时，我立下了血誓：此生绝不对任何教中之人拔剑，否则……”

这一次的停顿，长久得仿如一生，最后终于他说出来了：“否则，流光就会死。”

流光？神澈愣了一下，许久许久，才在记忆里找到那个模糊的影子。

是的……是的。那时候的月宫里，还有另一个少年。比扶南年长一些，是昀息祭司的大弟子。那个少年沉默温和，醉心于术法，从不来找她玩耍，记得她沉入湖底的时候，他已经十三岁，术法上有了相当的造诣。

“流光落到了那个妖精手里？”她有点明白了，却诧然，“那你怎么好好的？”

这样的一句诘问，让扶南的身子猛然一震，几乎站不稳。

三年前那一夜后，为什么流光再也没回来……而为什么，他还好好的活着？

“我是个懦弱的人……”桫椤树的阴影投射在脸上，扶南的眼睛却在暗影里闪着光，喃喃自语，“我害怕痛苦，畏惧死亡……所以我屈服了。我背叛了师傅……我先是失去了流光，然后、然后失去了你……”

那一夜，他刚刚从南疆游荡回来，便和流光一起被红衣教主召入了神殿——接着，毫无预兆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们，竟然联手对两位少年发起了伏击！

原来，剪除昀息的羽翼，便是他们对付祭司的第一步。

那是众寡悬殊的一战，两位甚至尚未真正掌握术法的孩子竭尽全力地反击，然而面对着的，却是教中元老院的十位长老，以及那个诡异的红衣女童。

最后……最后如何呢？他望着天空的明月，忽然断断续续地低声苦笑起来。

那一次被擒后，他和流光遭受了种种酷刑，那个红衣女童拿放出阿澈作为条件引诱他，让他反戈暗算师傅——十七岁的他畏惧死亡，最终在那样的条件面前屈服了。

而流光却没有。

那一夜，他按照计划，前去引诱昀息踏入了陷阱，将下了龙血之毒的茶水递到他手中，看着师傅喝下去。他最后还亲身参与了十长老联手发动的袭击，亲眼看着那个红衣女童扼住了昀息的咽喉，恶狠狠地笑着，将祭司推下水底。

红莲幽狱轰然洞开，又瞬间关闭。

无数死灵在水下怒吼，兴奋地噬咬着一切坠入水中的东西。

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幽暗水底关着的那个白衣女孩——那个多年未见的女孩正惊喜地抬起头，注视着顶上洞开的牢狱之门，以为自己将获得自由。

他呼喊着她的名字，想去拉她出来——然而在手指接触到圣湖水面时，他却惊怖于那些暴烈的恶灵，迟疑了……只是一瞬，随着昀息祭司的坠落，幽狱密室的门轰然关闭。

“我给了你机会，”那个红衣女童看着发呆的他，讥诮地对着他冷笑，“是你临阵退缩，可别怪我……真没用啊。”

那个黑夜里，所有的血腥和杀戮都过去后，面对着空无一物的湖面和高空的冷月，十七岁的他颓然坐倒，看着染了师傅鲜血的双手，忽然发出了困兽般的低吼，泪流满面——为自己的懦弱和无能，为心里的信条被践踏和粉碎，也为那些接二连三一个个离开他的人。

曾经心高气傲的他，在那个夜里，遭遇了人生里最黑暗的一刻，所有的自信和尊严被碾为粉碎。他已然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第二天他被驱逐出了月宫，孑然一身离开了灵鹫山。

教众都诧异一贯手段严酷的天籁教主为何对他网开一面，却不知在那个红衣女童眼里，这个懦弱无能的少年已然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废物——眼睁睁地看着在意的人身在炼狱，却不敢伸出手去，这样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何况，流光还被扣留在月宫神殿里，他又敢如何。

三年前那一夜后，流光再也没回来……而他，却还好好的活着。

神澈那样的一句问话，引发了心中的剧痛，让他几乎站不住地从树上坠落。

“那时候，我也一直对自己说，我之所以背叛师傅，只是为了救你……”扶南顿了顿，冷笑起来，看着自己手中的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自欺欺人！不，并不是为了你——只是为了我自己。阿澈，我很怕死……所以我屈服了。”

“就如我十岁那年看着你被关入红莲幽狱、却不敢跳出来反抗师傅一样。我一直对自己说那是为了救你……其实，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些罢了。”站在桫椤树上，凝望着七月半的满月，扶南低声叹息：，“所以，到最后那一刻，我依然没有勇气，去将你从红莲幽狱中拉出来。”

他低下头，不敢看屋檐上那个佝偻着背站着的畸形女孩：“我……实在是一个懦夫。”

“好了……不说这些。”神澈没有说话，半晌忽然微笑起来，轻轻一跃，从屋檐上落到了桫椤树梢，望着扶南，“我有东西送给你。”

“什么？”扶南被她的乍惊乍喜弄得有点胡涂——然而，他很快就被她再度震惊了。

“这、这是……！”望着神澈手里托起的东西，他说不出话来。

那是一个银色的额环，交织着曼珠沙华的花纹，刻着精细繁复的咒语，精美绝伦——在额环的正中，镶嵌着一枚火红色的宝石，在月光下光芒四射。

这，分明是教中三宝之一的“月魄”！

“最后那一刹，我从昀息身上扯下了这个——没有它，谁都当不了祭司！”神澈得意地笑了起来，在扶南失神的刹那踮起了脚，将额环轻轻戴上了他的额头，“你看，我回来当教主了——你就当我的祭司，好不好？”

宝石额环一戴上额头，强烈的灵力汹涌而来，瞬间让他的精神恍惚。

“不……不行。”扶南踉跄了一下，用剑支着身体，另一只手下意识的去推那道额环，反抗着，“不能要……戴了就会、就会……”

他的神智有些涣散，但竭尽全力，终于扯下那道额环，扔到地上。

“为什么不要！”仿佛受到了刺激，神澈眼神陡然尖锐起来，厉声尖叫，推搡着这个反抗自己的少年，“我已经不要你去杀人了，现在只要你当祭司，为什么还不听！你不听话，就是对我不好……对我不好，我就杀了你！”

扶南勉力抬头看着她，片刻前那种澄澈欢喜的目光已然消失，换上的是阴郁疯狂，宛如……他迟疑了一下，在记忆里搜寻着。而眼前浮现的，却是三年前昀息师傅坠入地牢那一瞬间，那个红衣女童疯狂的笑靥。

“我不当祭司。”他平静下来，靠在桫椤树上，闭目凝神，淡淡回答。

“为什么！”不用看，他也感觉出那支白骨之剑对准了他的咽喉。

“当了祭司，就会变成不死不活的怪物……我不要那种生活。”他嘴角浮出一个悲哀的微笑，摇了摇头，“何况，阿澈，你还在额环上下了傀儡术！你、你居然想通过傀儡虫来操纵我么？”

他摊开手，手心赫然有一枚透明的东西在微微扭动。

话已然说到这份上，决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神澈沉默了一下，忽地笑了，细声，“嘻，你倒是很聪明。我和你周旋了那么久，软硬你都不吃啊……可真是难对付呢。”

那样的语气，让闭目养神的扶南浑身一震，瞬地睁开眼来！

——不，不对……完全不对！这不是阿澈的语气！那是谁在说话?

睁开眼，立刻对上了白衣少女的视线。

而那一双眼睛也是完全陌生的，充满了轻蔑和怨毒，竟似沉积了数百年。

“你是谁？你不是阿澈！”大吃一惊，他来不及多想便反手拔剑，却不知该刺向何处。

牙牙在一旁探头探脑已然看了许久，仿佛一直对这个不速之客怀有很深的敌意，一反常态没有上去对着神澈多嘴多舌。此刻，在两人剑拔弩张的刹那，忽然，传来嘎地一声尖叫，黑影闪电般飞来。

“该死！”神澈尖叫了一声，出手如电。只听嘎地惨叫，乌鸦从她背后飞了开去。

然而，她背后的衣服，却也被牙牙用尖利的喙子一下啄开！

“啊？！”扶南失声惊呼，看着神澈背上的东西。

暗夜里，大片衣衫被撕开后露出了背后雪白的肌肤，然而神澈那一头漆黑的发丝后，居然有一点幽然的碧光缓缓亮起，对着他桀桀冷笑——

那里，神澈光洁的背上，赫然骑坐着一个婴儿！

那个婴儿只有一尺多高，蜷曲着枯萎的身体，骑在神澈后背，鸡爪似地小手抓着神澈的颈椎和后脑，牢牢吸附在背上！

那样小的孩子，被盖在长发底下，看上去也不大凸显——难怪方才阿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犯了佝偻病的畸形人。

“嘎——嘎——”牙牙吃痛，绕着树不停旋转，发出长短不一的惨叫。

乌鸦向来对着灾祸有着惊人的直觉，此刻已然认定了这个不祥的目标，对着狂叫起来。

那个骑在背上的女婴抬起头，对着他一笑，独眼里发出幽冷的光——那种眼光让扶南心底一阵阵发寒。这……这算是什么东西？翻遍了教中术法典籍，也未曾看过有这样吸附在人身上，通过脊椎和脑部来控制人的术法！

六、寄生

七月半的月色是皎洁明亮的，水银般洒下来，笼罩着竹林精舍。

扶南握紧了手中银白色的剑，只觉那把剑在微微跳跃，发出低沉的鸣动——却邪一向冷定，今夜如此不安，是暗示着遇到了极为厉害的邪魔外道么？

那个婴儿坐在神澈的背上，细长的手指牢牢扣着她的后颈，手指末端已然没入了血肉——它居然只有一只手，半张脸。

暗夜里，婴儿的眼睛奕奕生辉，一瞬不瞬地看着他。

而在它的控制下，神澈的眼睛却是空洞茫然的。

扶南不出声地倒吸了一口气——那个东西，只有一只眼睛，半边脸也已然毁去。但让他最震惊的、是它左颊残留的肌肤上，赫然有着拜月教主的金月标记！

“你是谁？”扶南动容，斥问那个附身的婴儿，“是教中人氏？”

“嘻……”那个小小的残破躯体骑在神澈背上，抬头对他一笑，手指扣紧。

在一抓之下，仿佛有无形的引线被牵动，神澈的手随即霍然抬起，白骨之剑直指而来！

“不当祭司，那留着你也没用。”神澈开口说了一句话，眼神却是茫然的。她的身手快如鬼魅，甚至都不需要蓄势，瞬间就从屋檐上平平掠到了桫椤树上，一剑刺来！

“叮”，却邪剑跃起，封住白骨之剑，扶南足尖一点树梢，急退。

两剑相击，发出了奇异的响声。

那一瞬间扶南只觉得邪气逼人而来，几乎无法呼吸。他迅速凝定心神，不再去看那个婴儿的独眼，专心应对着神澈手中发出的每一剑。然而，无论如何腾挪，他的足迹始终不出两颗桫椤树的范围，足尖点着枝叶飞掠。

——拜月教传说中，桫椤树是圣树，可辟邪毒。

故此他在庭前植了两棵桫椤树，坟墓里的曼珠沙华便望而却步。

在七月半鬼节的夜里，面对着这样邪异的对手，已然是失了“天时”，他更要借助这个地利。白骨之剑片刻不离要害，扶南只觉得慢得一刻，便会被那种邪气吞噬。

看来，今夜，他是不得不出剑了！

他的足尖点过树梢，避让着每一剑，身形渐渐从一味的退守变成游刃有余，在白骨之剑刺来时，手上忽然掠出一道闪电！

那道剑气吞吐数尺，凌厉逼人。

白骨之剑猝及不防，被反弹开来，神澈的虎口都裂了开来，鲜血直流。然而她仿佛压根感觉不到疼痛，依然面无表情地掉转剑尖，步步抢攻，身手快得如同鬼魅。

扶南本拟一下将她手中的剑震脱手，不料神澈居然不畏疼痛，也是微微一惊。

心念电转，立时明白关键在于背上那个女婴身上——然而那个婴儿蜷缩在神澈背后，将头埋在寄主的后颈，全身根本不露出分毫，仿佛有了个天然的屏障。

只是一个换气的时间，扶南已然被逼得换了三次方位。

每次他从一枝桫椤木上退开，白骨之剑便毫不留情地削下，将他可以落脚的地方一步步的削减——今夜是七月半，天地间阴极阳衰，无数鬼气透过土地冒出，充溢于天地。此刻，桫椤树隔绝了大地的阴气，所以暂时他还能控制住局面，若是这个诡异的婴儿落回了地面，迅速汲取地下透出的阴气，就将变得极其可怕！

所以，他竭尽了全力，奋不顾身地抢攻，只为将其牵制在桫椤树上。

然而他身形虽快，可树梢的范围毕竟有限。随着白骨之剑附骨之蛆般的追杀，转瞬两棵茂盛的桫椤树已经零落，露出残缺的树干，所有的枝条都被凌迟般地砍断。

嗤地一声轻响，一只精巧的鸟巢从枝上倾覆坠落。

“嘎——！”眼看着自己的巢从高处坠落到地上，四分五裂，一边旋绕的牙牙陡然发出了一声惊怒交集的尖叫，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直向那个婴儿莹莹的独眼狠狠啄去。

显然没料到这只扁毛畜生忽然间发了威，那个婴儿脸上有了惊骇的表情，情急中回剑封挡。然而附身在神澈身上不过一日，显然操纵尚未熟练。这般通过别人的双手来施展，毕竟远不能随心所欲，攻势瞬间露出了破绽。

“去！”电光火石的刹那，扶南并指一点，长剑居然脱手飞出，化成一道白虹疾射而出，在半空中转了半圈，避开了神澈，直取背后那个婴儿的后脑！

“咯”地一声轻响，白光飞回，绕指而灭。

扶南点足在最后一枝桫椤树上，在收剑的瞬间身子也是微微一震，似是承受了相当力量的反击。然而神澈的身形终于停滞了，双臂被震得脱了臼，白骨之剑无力地下垂，剑尖上出现了一个缺口。

“驭剑术？”婴儿的身子一震，吐出一句话来，“你……沉沙谷白帝门下？”

银色的剑在半空回翔，没入指间，扶南硬生生封住了对方的攻击，脸色也是苍白，半晌才吐出一口气来，微微点头，曼声低吟：“海天龙战血玄黄……”

一语未毕，那婴儿脸色大变，再也不敢和他多纠缠，瞬地跳落在地离去。

总算是保住了这条命……望着那个白衣少女的身影消失在火红的曼珠沙华丛中，扶南只觉全身发冷，居然连从树上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方才那一击，实在是耗尽了他的全力。

幸亏凭了那一剑，加上那半句口诀，便惊退了这个邪鬼。

不然的话，凭他这种半吊子的驭剑术，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啊。

——毕竟，他不过是偶尔路过沉沙谷，学得了一招半式的皮毛而已。真正再打下去，大约不出二十招他就会被杀吧？

三年前，因为目睹了阿澈被关入红莲幽狱，他发誓要成为最强者，于是开始不分昼夜地修炼术法。然而长久的练习却得不到丝毫进展、最终，他对拜月教的术法彻底绝望了，一度茫无目的地游荡在南疆各处。

某一日，他循着水流穿过了一片茂盛的竹林，无意发现了竹林深处被藤蔓缠绕覆盖的几座精舍，竹舍中有一具盘膝而坐的白骨，壁上

悬挂着一把银色的佩剑，还乌压压地写着大段大段的文字。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无意中闯入了传说中的沉沙谷。而那具遗骸，便是数百年前隐居南疆，终老于此的的白帝。

在三百年前的听雪楼时代里，这位老人曾和血魔、雪谷老人并称天下三大“陆地神仙”级人物。而不同于另外两者的是，白帝融中原武学和南疆幻术于一体，魔武双修，剑术和法术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

传说中，名震一代的听雪楼中靖姑娘，少年时也曾拜在其门下。

然而不知为何，白帝坐化后，身后并未留下一个弟子。在舒靖容猝死后，沉沙谷一脉旋即告终，传说凝结了他毕生心血的“魔武六书”也未曾传世。

沉沙谷便成了一方为世人遗忘土地，被封印在南疆密林深处的废墟内。

直到三百多年后，机缘巧合，落魄的拜月教弃徒浪迹南疆，偶然间拨开了废墟上缠绕的藤蔓，看到了竹舍壁上留下的剑术和法术篇章。

那把剑，便是白帝生前的佩剑却邪——传说千年前，越王勾践以白牛白马祀昆吾之神，以成八剑。其中便有灭魂、转魄和却邪。

据说佩带此剑夜行，魑魅为之辟易。

而满屋密密麻麻的字，却正是凝结他一生心血的“魔武六书”！

六书被写在白帝坐化之地的六面墙上，一个个字都仿佛活了一样，灵动飘逸，笔锋逼人。三百年后，扶南一眼望去，依然能感觉满壁的字里透出的剑意和灵气。

于是，他坐在白帝遗骸旁，取下了壁上的佩剑，俯仰静坐。

然而，尚未学成，他就接到了教中的新月令，十万火急地命他立刻返回灵鹫山——但，等他匆匆赶回，等待着他和流光的，却是一场血腥阴暗的阴谋。

在被擒后无法承受折磨，他背叛了师傅；而在红莲幽狱打开的瞬间，他却因为胆怯而错失了唯一能将神澈救出地狱的机会。

流光永远地被扣留在了灵鹫山那个诡异的红衣女童身边。

……

这一切猝及不妨地压顶而来，将他的心冲击得粉碎，瞬间将他的精神打垮了。

被逐出月宫后，他选择了自我放逐。他再也不修习拜月教术法，甚至也不想返回沉沙谷去学完魔武六书——学了又有何用。流光被扣在了月宫，他又怎能对其拔剑呢?

他在灵鹫山下的坟地旁结庐而居，万念俱灰，心如止水。每日里只逗弄养的乌鸦牙牙，和看墓的岩生聊聊，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三年。这三年中，他从一个意气飞扬的少年骤然成为一个淡漠宁静的老人。如果不是缥碧还经常来看他，他大约早已被这种厌世情绪压倒了。

一直到，今夜暮色初起时分，骤然响起的叩门声惊破命运的死寂。

那个白衣少女站在门外，赤脚上沾满了血红色的花汁，眼神却纯澈——身那一瞬间他却心猛然一跳，预感到有什么熟悉的东西回来了。

——然而，他没有料到，暮色中归来找他的并不是神澈本人，而是一具被邪魔操纵的傀儡身体。

那个邪魔，又是什么来头？……扶南心里忽然一动，想起了那个婴儿左颊残留的金新月记号——那，分明就是拜月教主的表记！

据它所说，它曾经和阿澈一起，从红莲幽狱里逃出，从山顶圣湖底沿着地底泉脉逆流而下，从山下坟地里破土而出——那么，它应该同样也应该是被关在那个圣湖水牢里的……

扶南回忆着那个婴儿鬼魅般的身手，以及所操纵的白骨之剑，心下一凛：沉婴教主！

百年来，这白骨之剑已然失传。而他清楚地记得，在教中的记载里，最后一个身负这一绝技的，只有百年前的沉婴教主！

三百年前，先代的迦若祭司舍身饲魔，以永闭地底的代价放空了圣湖之水，将所有恶灵鬼降渡往彼岸——从此拜月教中再无役鬼之术。

然而一百五十年后，教中出了一个名为沉婴的术法天才。

一般来说，拜月教自从华莲教主以降，历代祭司的力量都远远超过教主。

但沉婴却是个例外——她从襁褓时期开始学习各类术法，尚未学会走路的时候便学会了飞驭之术，刚满八岁便将神庙中所有术法典籍看完。

还是孩童的她，术法能力已然能和当时的苍明祭司抗衡！

但，她不但天资惊人，对力量的欲望也是极其疯狂的——在神庙里教中典籍再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大的上升空间时，她开始研习苗疆民间的一些偏门巫术，从五仙教到百毒教，从占星到下毒，只要是有用的她都竭尽全力去学习。

然而，当她掌握了一切人间流传的术法后，又进入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按照典籍的记载来看，这是一切修习之人到了本身的极限后，必然会遇到的一种“知见障”，有些人从此后毕生再无法进一寸。她对于力量的追求永无止境。但俗世里，人的力量总有极限，经常难以得窥天道。

在闭门修炼十年尚未能破障后，她竟然按照上古流传的一种神秘血祭做法，用自己的躯体来换取更大的力量——

月食之夜，她沐浴更衣，然后在月神像前举火烧面，举刀断肢，献出了自己的眼、耳、鼻、手、足，美丽的容貌和正在成长中的身体——用如此巨大的代价，终于突破了自身的“障”。

获得了那样惊人的力量后，沉婴的性格却也由此改变。

她变得阴枭而独断，不顾苍明祭司和长老们的反对，重新开启圣湖机关，畜养恶灵和鬼降，以求靠着此处的天地之阴气，来掌控更大的力量。

最后，她和祭司苍明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决战。

明知她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但一手将她带大的苍明终究还是出来阻止她了。

他的奋不顾身，反而激起了她心中最强烈的悲哀和愤怒。血战持续了一个月，那段时间内灵鹫山上空乌云密布，不见日光，所有月宫

子弟争相避走。一个月后，教主沉婴重新打开山顶月宫的门，走下灵鹫山——手上，托着苍明的头颅。

那个一手将她从孩童教导成出色术法家的苍明，那个多年来一直是她唯一同伴的苍明，拜月教的第十九任祭司，最终死在了她的白骨之剑下，尸身被沉入圣湖水底。

那是拜月教历史上，第一个死在教主手中的祭司。

沉婴成为继华莲教主之后，又一位集教主祭司大权于一身的人，她支配了南疆整整二十年，对这一方土地上的一切生死予夺。然而，这一切，又何以为继呢?

权与力的颠峰上，她的心灵开始迅速的枯竭了。

她无法控制内心黑暗面的蔓延，变得越来越暴躁残忍，到的后来，居然只能不停地用杀戮来换取内心的平静。在那二十年里，圣湖里迅速积满了尸骨和怨灵，南疆百姓怨声载道，连教中子民都敢怒不敢言。

然而，在黑暗侵蚀着内心的时候，沉婴却也清醒地明白自己面临的处境。

“我身体里栖息着巨大的魔物。”某一日，在失控的疯狂下，她终于将跟随了自己十多年的贴身侍女杀死。怔怔地张着鲜血淋漓的十指，清醒过来的拜月教教主仿佛终于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脸色苍白：“我身体里栖息着魔物！……魇魔在我身体里长大了……就要出来了……怎么办啊？”

左右听到的教众无不失色——

在拜月教的教义中，魇是和月神对立的魔，法力高强。它控制着黑暗的力量，一直在与月神争夺着大地上生灵的命运。传说中在一万年前，月神为了不让大地陷入黑暗，便用天心月轮从日神那里借来了光，洒落大地。魇魔的本体被消灭了，但不曾死去，所以千百年来，只能藉着占据别人的躯体来延续自己的存在。

一代又一代，它附身在人的身上，传承着自己的力量。

传说中魇魔会把蛋下在空气里，那些蛋比人的毛孔还小，随着风吹遍了九州，一旦遇到了天资和体质都合适的人，而那个人的心里又存在着阴影，魇魔便可乘虚而入了——那些蛋钻入人的身体，魇魔就

在人心里出生了。它寄生在人身上，把人的内脏当成食物，一直到吃空了整个躯壳，才飞出来寻找下一个目标。

魇魔有着诸多追随者，它的力量来自人心的黑暗面，所以从来不曾被消灭。传说中每隔一百年，它的力量就会达到颠峰，开始疯狂地反扑，甚至会吞噬掉明月，让天地陷入完全的黑暗。

那一日，被称之为拜月教的“灭天之劫”。

那样的先例虽然寥寥可数，却清晰地存在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前，听雪楼南渡澜沧江时，天象便呈现出了“灭天之劫”的预兆——那一夜，劫灰漫天，湮没了明月。天地只有恶灵在疯狂地舞动，向着魇魔欢呼。

如果不是最后迦若祭司和听雪楼主两位旷世奇才通力合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牺牲自己的方法将恶灵引入地底永久封印，那么，那一次的祸患将会蔓延到整个南疆！

如今，又过去了一百年，由于她对力量的极度渴望，引发了内心黑暗面的扩张——圣湖的水干涸了又充盈；而魔，也在人心内逐渐复生了吧?

然而，在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的同时，沉婴仅存的神智却恪守着最后的一丝清醒。

在预言中那个“大劫”到来前夕的夜里，拜月教最强的一任教主白衣燃香，自沉于圣湖——据说，她曾想效仿百年前祭司迦若的做法将湖水放入地底，以身做引渡尽死灵，无奈却找不到听雪楼主那样的伙伴协助，只能孤身沉于湖底。

跃入湖中之前，她滴血立誓，心中的恶灵不尽，誓不出湖。

她就这样将魔物关闭在自己的心里，又将自己永久地关闭在了圣湖底下。

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人都已将其遗忘，甚至怀疑起百年前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在拜月教中，很多关于教主和祭司的事情都是被有意无意神化的，以便于后世教徒的膜拜，例如三百年前的迦若祭司。

然而，在这样一个鬼节的夜里，那个蛰伏地底百年的沉婴教主却附身于人，惊现于世间！

返回屋内，坐下包扎伤口，扶南从窗侧的暗格里拿出一个匣子，打开，深红色丝绒上赫然躺着三枚晶莹的七叶明芝，馨香袭人。

这种七叶明芝只生在极阴的地方，汲取着黄泉之水长大，不见日光，和冥灵为伍。

灵鹫山虽然号称集天地之阴气，但也只有在圣湖底下才能寻到。然而，圣湖里阴灵密布，恶念充盈，采摘这种灵芝更是危险重重，几乎每一棵都要付出人命的代价。

然而每年七月半，月宫都会派人下山送一枚灵芝，说是流光赠与他的——然而他明白，这，分明是天籁教主借此警告他，流光一直在她手上，令他不得轻举妄动。

扶南依旧怔怔地想着这些往事，手指下意识地叩着却邪剑，听着叮叮的剑声，脸色越来越凝重。牙牙受了伤，拖着一只翅膀满桌子乱转，发出呱噪的叫声。

“闭嘴！”手指猛然一敲桌面，扶南沉声厉叱，吓得牙牙嘎然而止，睁着黑豆似惊惶的眼睛看着主人。扶南自顾自站起身走到了窗前，沉默地望着月色中的灵鹫山，眼神闪烁。

那里，大片火红的曼珠沙华围绕着山脚，让整座山仿佛在火上燃烧。

今夜是满月，灵鹫山高耸入云，山顶的月宫沐浴着月华，闪出不属于尘世的光泽。

流光、流光就在上面吧……想起来，自从三年前夺宫之变后，他就再也没见到过这位师兄，虽然每年七月半之夜他都能收到流光的礼物和信笺。那位身形永远如女童的天籁教主绝非善类，流光当初不肯屈膝背叛，落到她手里，不知受了怎样的折磨。

而此刻，沉婴操纵着神澈冲入了月宫，不知上面又是何种情形……

记忆中那双眼睛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来，无邪纯澈，隔了十年的光阴静静地看着他……心里陡然有一种深而细的刺痛，宛如一根针刺入心底，有旧伤渐渐碎裂开来。

十年了……从眼睁睁看着阿澈被打入水底幽狱，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曾经发誓要将那个孩子带出不见天日的牢狱，然而他的

力量和胆量远远不及；三年前的夺宫之变里，在唯一的机会到来时，他又因为内心的怯懦，而在一瞬间退缩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红莲幽狱轰然关闭，却不敢伸出手去。

十年前，三年前，两度的抉择中，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魔爪扼住了他的咽喉。

这些年来，他过着隐忍而淡漠的生活，而这样的活着，其实和死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再也忍耐不住，他执剑长身而起，推开竹舍之门走出去！

三年前他曾发誓再也不踏入月宫半步，可今日，他已然决意为了那个女孩负剑上山。

流光在山上，阿澈也在山上……那些他在意的人，都在那里！即使月宫依然是个冒犯了必然要复出生命代价的地方，可这又有什么可恐惧的呢?

屋外冷月无声，一眼望不到头的曼珠沙华在月下怒放，宛如烈焰燃起。

七、归来

五更后，天色渐亮，天地一片沉寂。

忽然间，竹舍门发出一声低响，残灯被衣袂带起的风猛地吹了一下，晃了晃，几乎灭掉。

牙牙警醒，蓦地睁开眼睛，嘎地叫了一声。然而在看到来人时，却立刻收敛了敌意，亲热地蹭过去咕哝起来。

扶南却顾不上多说，在竹榻上放下了怀里的东西，从匣中拿出一枚灵芝，想也不想地就立刻喂到了那人嘴里。

眼看着灵芝一接触到唇舌就化为甘露渗入，扶南一手抵着对方背心，将真力不徐不缓地传入，但是牙牙却惊醒了，绕着桌子乱走，黑豆也似的眼睛盯着扶南带回的那个人看，忽地大叫了一声，飞起来一口啄下去！

不错，这分明就是昨夜从坟里爬出的那个女鬼！

虽然此刻她气息奄奄，没了半夜前那种嚣张劲头，一身白衣也被血浸成了血红，但牙牙还是一眼认出了那张惨白无血色的脸，敌意大起。

“住一边去！”扶南厉喝，将那只扁毛畜生赶开。

一连吃了三枚灵芝，总算挽回了一些生机，血从身上各处大穴里流出的速度也减缓了。她佝偻着背，无法正面躺在榻上，只能侧身弓着，急促而微弱地喘息。背上的衣衫碎裂，露出一个一尺高的“肉瘤”——那个婴儿应该也同样受了严重的内伤，此刻处于昏迷状态，但手指依旧紧紧地扣着她的后颈。

扶南是在山腰的曼珠沙华丛中发现神澈的。

那时候，他尚在上山的途中，而神澈显然是从月宫里冲出的。

不知在月宫里遇到了怎样的对手，神澈受了重伤，奔逃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脱力，全身的衣服都被血染红，倒在那里几乎和周围的红花融为一体。

扶南站在月下，望着昏迷的神澈和她背上的婴儿，感觉手中的却邪剑在不停跳跃。

杀！杀！杀！

面对着邪魔，百年前白帝的佩剑在鸣动，有着跃跃欲试的杀气。

他别过头去，不想再看那个婴儿丑陋诡异的脸，生怕按捺不住真的拔剑一挥而下。身边神澈的脸是这样的苍白而安宁，依然保持着十年前那种童贞的纯澈，静静地睡着。

如果要救阿澈，就会将那个邪魔一起救回吧?

扶南有些犹豫，微微弯下腰，望着花丛里那个仿佛睡去的女孩。

他一直都是一个有点优柔寡断的人，在取舍的关头无法决断，经常因为模棱两可而错过了最好的时机，留下永久的遗憾。

就在他迟疑的刹那，月宫里的灯开始一盏盏的点燃，似乎里头已经被惊动了。心下一惊，也来不及想什么，他俯身便将那个失去知觉的少女连同她背后的魔物一起抱了起来，点足回身掠走。

无论如何，他不想让阿澈再落到拜月教的手上，被再度关到不见天日的红莲幽狱去。

扶南望着那个蜷缩着身子在榻上沉睡的少女，眼里闪过一丝怜惜。

这一刻的阿澈，才符合记忆里那个小教主的模样——这样的单纯而令人怜惜，宁静稚气的脸上看不到一丝阴暗，宛如初生的婴儿。

一念及此，他目光又落在那个吸附在神澈后背的丑陋肉瘤上，眼里闪过一丝厌恶和绝决——那个萎缩到婴儿状的沉婴教主，居然已经牢牢地“长”在了神澈身上！她的手指直接插入了神澈的后颈，操控了她全身的举动。

如果要把阿澈和那个怪物分开，只怕必须要将那两根手指剜出来吧?

“喀嚓”，轻微一声响，他在拔出了却邪剑。

忽然间，昏迷中的神澈手臂一抬，闪电般地扣住了扶南的手腕！

没有料到沉婴在这样极度衰弱的情况下，还能操纵同样衰弱的神澈做出迅速的一击，扶南几乎猝及不妨被扣住了手腕。那个已经萎缩到一尺高的小人儿在经过一夜激战后，显然已经失去了操纵的力量，只有那一只独眼还睁着，恶狠狠的盯着他。

天已经开始亮了，外面的光穿过窗户射到榻上，神澈背后的肌肤冰雪般晶莹。

然而沉婴陡然发出了一声喑哑的嘶喊，身体蜷缩成一团，躲避着那道光。

——她怕光?

电光火石之间扶南领悟过来，立刻返身，一把彻底拉开了卷帘！

“啊……！”然而，随着光线的涌入，发出惨呼的却是榻上昏迷的神澈。那一瞬间沉婴开始颤抖，但手指紧扣着神澈的后颈，却同时扣住了另一条命脉。

独眼里有剧痛而狂怒的光，盯着扶南，手指更深地扣紧了。

短短的对峙，不过三数秒。

扶南霍然回身，扯下了窗帘，重新牢牢遮挡住了外面清晨的阳光。

沉婴半边的脸上浮现出残忍而满意的笑，手指一捏一放，昏迷中神澈的身体便不停地抽搐，发出断续的惨呼。毕竟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女，经过昨夜两度恶战，身体已然是受了多处伤，怎能禁得起如此折腾。

“够了！住手！”扶南终于忍不住低呼出来，脸色惨白，“听你的！”

沉婴松开了手指，嘴角浮出一丝笑意，莹莹的独眼抬起，望着他。

“你到底要干吗！你这个怪物……你要怎样才肯放掉阿澈？”扶南咬着牙低声问。

“我要、你去月宫。杀、一个人。”

沉婴的手指缓缓收紧，吐出了一句艰涩的话。每一个字，都恍如刀锋拖过地面。

“谁？”扶南诧然。

“今晚，伤了我的，那个人。”沉婴眼色阴沉，嘴角翕动，“杀了那人，我好重新，获得拜月教。”

扶南凝视着满身鲜血的神澈，沉吟片刻，忽地冷笑起来：“是天籁教主么？能把你伤成这样的，也只有那个同样变态的红衣小孩子吧？”

“哈。”神澈背上那个婴儿蠕动了一下，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不是。天籁不在。”

“那是谁？”扶南愕然。

“你，替我去，杀了朱雀宫里那个人。”沉婴冷笑着扣紧了神澈的脊椎。

“我为什么要去杀一个无怨无仇的人？”扶南摇头，手扶上了却邪剑的剑柄，感觉那把剑在不停跳跃，似乎满含着愤怒，想跃出将面前的邪魔一斩而尽。

沉婴却扯动嘴角笑了，用仅剩的一只脚踢了踢神澈的背：“因为，你不杀，我就要杀她——到了白天，我就要睡了。但是，晚上，她是我的。”

扶南的手一颤，实在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杀气。

“你不会杀神澈的……连昀息那种人，都不杀她。”望着扶南几乎要喷出火来的眼睛，沉婴的独眼里露出了一丝冷笑，仿佛知道他的全部心思：“别奢望了……除非，我自己离开。否则你，用剑，也割不开——割开了，两个，都死。”

外面的天色已然大亮，沉婴的语气也衰弱下去，仿佛在不见天日的百年修炼之后，对于白昼有着天生的畏惧，她的独眼也渐渐失去了光彩，但手指依然生根一般插入神澈的后颈，控制着少女的命脉。

“你，杀了朱雀宫里那个人。”女婴冷笑，“我，就放了她。”

此刻，天已然大亮。她手指再度微一用力，榻上缩着身子沉睡的少女全身起了一阵颤抖，啊地一声醒了过来。

“啊……这、这是哪里？”醒来的人茫然四顾，睁开眼睛，但被白昼的光线刺到，又立刻闭上了眼睛，许久才再度睁开，小心翼翼地张望，看到身侧提剑而立的白衣少年，诧然，“你是谁？我……我怎么到了这里？”

扶南手里的剑铮然落地。乍醒时那一眼流转的眼波，如此明亮无邪，宛如清泉。

那是阿澈……那才是真的阿澈！

“我是扶南啊……”他叹息了一声，感觉胸臆中有些哽咽，“阿澈，记得我么？”

“啊，扶南哥哥？”没有丝毫迟疑，她迅速认出了他，明亮的眼睛里闪出了喜悦的光，欢喜地伸出手来，“是你么？真的是你么！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从水牢里出来了？！”

外面已然是白昼，明亮的光线穿过帘子，射落在少女身上。

神澈的眼睛宛如八岁的幼童，黑白分明。也许在黑暗的水底成长着，她的心，却停留在最初的地方。这十年的光阴似乎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就像是刚刚睡了长长的觉，醒来后对着幼年最好的玩伴伸出了手。

然而扶南却站在了那里，睫毛微微一颤，随即冷定不动。

她的手！

那只伸过来的手是血红的，狰狞可怖。有一朵曼珠沙华在晶莹雪白的掌心开放，宛如从血肉中开出来，蔓延了少女的整个手掌。

然而她浑然不觉，只是张开手，欢喜地叫着他的名字。

那是融雪术……是教中最深奥的术法之一。和中原武学里的吸星大法类似，施法者凭着这种符咒可以将接触到的另一位术士的全部修为吸入体内，收为己用。这是极为阴毒的术法，在收走对方的修为时也冒着极大的风险，有时候会因反噬而入魔。

扶南想起天亮前的挣扎中沉婴曾费了最后一丝力气，想来扣住自己的手腕，不由微微打了个寒颤——直至现在，他才明白那时候它想要做什么。

幸亏自己早已不再修习术法，只闲来练剑养身，所以才没有被其所趁。

他望着那双伸过来的血红色双手，眼里神光流转了一刹，却是微微一笑，默默俯下身，抱了抱榻上那个重伤的白衣少女。

神澈揽住了他的颈子，眼里满是惊喜，不知说什么好，竟哭了起来。

“不哭，不哭了。”扶南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安慰。然而他的手却触到了一团冰冷的肉，那个沉睡中的东西蠕动了一下，那种诡异的触

感让他的身体猛然一震，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他极力克制着，才没有在碰到沉婴的瞬间将阿澈推开。

这十年来，他一直期待着阿澈的归来，然而却没有想到、在拥抱归来的她的同时，却要附带着接受另一个魔物。

然而，神澈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后背上多了一个东西，只是懵懂而欢喜地笑着，望着室内淡淡的阳光，和眼前已然成长为英俊少年的童年朋友。

她似乎尚未明白自己忽然间为什么就来到了这里，只是一味地觉得欢喜。

“好了，不哭。”扶南轻轻拍着她，语气温和，“你受了伤，让我来帮你敷药。”

“咦，我受了伤？”神澈这时才从狂喜中发觉了四肢的剧痛，低头望着自己肩上臂上的血痕，诧然脱口，“我怎么会受伤的？对了！……我又是怎么忽然到了你家里？”

“……”扶南一时间不知如何解释。她，怎么会失去记忆？

然而神澈一低头，已然看见了自己血红的手心，发出了一声惊叫：“这，这是什么！哪里来的这朵花？这是什么！”

她惊叫着，拼命地在衣襟上揉搓自己的手，想把那朵诡异的红花擦去。然而那朵花仿佛渗入血肉一样无法消除，她在衣襟上擦破了自己的肌肤，血流了出来，只染得那朵花更加的妖异。

“好了，好了，别动。”扶南上来按住她的手，不让她继续躁动，“没事的。”

神澈喘着气，拼命摇着头，仿佛想把脑海里缺失的那一段记忆摇晃出来。

“我……我怎么会到了这里？扶南哥哥，是你救我出来的么？”

扶南默然，许久，缓缓摇了摇头。

“那么到底是谁救我出来的……啊，我记得、我记得有个人……他说……”她努力地回想，然而记忆里只有暗无天日的幽蓝，她的手下意识地按上了左颊，喃喃：“他说……从此以后……”

头痛欲裂。她慌乱地摇着头，清澈的眼神浑浊起来。

扶南轻轻叹了口气，按住了她的肩膀：“阿澈，别想了……都过去了。”

应该是被消除了记忆吧……归来的她，颊上已然没有了那个金月的表记，能做到这样的人，必然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看来，是那个替她消除了拜月教烙印的人，一并消除了她在水底幽狱里的记忆。

那一段记忆，想必并不是快乐的。

神澈终于安静下来了，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任凭他小心地包扎着她手臂和肩上的伤口，眼神闪烁。扶南截断了一条白纱，将肩上的伤口包好，迟疑了一下，指了指面前的药碗：“呃……药放在这里，等下你自己敷一下左胸上的伤。”

“嗯？”神澈这才回过神来，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你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姑娘啦，不是八岁的娃娃了。”扶南笑了笑，背过身去走出房间，掩上了门，“阿澈，你长大了，真漂亮啊。”

“啊……是么？”那样的赞许让她忘记了去继续想刚才的事情，低着头扯着自己的衣襟，高兴地笑了起来。

她解开衣襟，把药涂在胸口上。左胸上被什么东西划了一道，伤口不深，却流了很多血。她仔细地涂着药，白昼的光透过竹帘，投射在她的肌肤上。那肌肤因为多年的不见天日，有着雪一样晶莹的光泽。

十年后，她才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真的不再是那个八岁的孩子。

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那么，容貌呢？

是不是也已经不一样了？会如八岁时希望的那样，变成一个无可挑剔的美人么？

不顾得去继续包扎胸口上的伤，神澈从榻上跳了起来，直奔房间角落那一面铜镜。

镜中出现了一个苗条美丽的少女，带着诧然和欢喜的眼神审视着她——雪一样的肌肤，墨一样的长发，眼睛又大又明亮，嘴唇是曼珠沙华一样的嫣红，还有着花苞一样饱满的胸脯和杨柳一样纤细的腰肢。

神澈看得呆了，不相信那竟然是自己。

十年了，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成长，她已然出落成镜子里这般的模样么？

她又是诧异又是欢喜地凝视着那个美丽的少女，转动着身体，带着几分骄傲和几分羞涩，忽然，她感觉到了有什么不对——背上！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

她转过身子，及腰的长发披散下来，覆盖了高高隆起的背部——

怎么回事？她、她变成了一个驼背么？

神澈骇然地探出一只手去，一寸寸去触摸着背上那个“肉瘤”，越摸越是奇怪；同时另一只手拨开了自己背部披散的长发，侧过身子，想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乌黑如水藻的长发掠开，露出了一张极其丑陋的小脸！

不，只有半张脸。那个怪胎蜷缩在她背上，仿佛一只肉瘤。

天哪……她张了张嘴，却因为惊骇说不出一个字。

神澈对着镜子伸出手去，仿佛想更确切地触摸到吸附在背部的那个东西。恍惚中，她看到镜子里的少女也对着她伸出手来，身体无瑕如玉，而手心里却是血一样可怖的殷红。

“啊……啊啊！”那一瞬间，她抱着双肩跪了下去，终于因为惊骇而叫出了声。

扶南安顿好了神澈，转身出门，去旁边的竹舍里寻找一些吃的给她果腹。

一边走，他一边在心底盘算着如何向阿澈说明目下她身上发生的事情——然而一路想着，刚走到竹舍的门口，他就想起了一件被忽略的事情，神色猛然大变。

糟糕！卧房里还留着一面铜镜！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回身掠去。

然而，在没有踏入房门之前，他听到了室内发出了尖叫声和碎裂声。

“阿澈！阿澈！”他一掌震断了门拴，抢身入内，一把夺去了她手里那一片染血的铜镜碎片，失声怒斥，“你要做什么！”

“不……不要！”神澈却在激烈地挣扎，手推在他身上，留下一个个殷红的血印。

左手的整片皮肤，居然被她自己用锋利的碎片活生生切了下来！

“我不要……我不要！”她挣开扶南，发疯一样的用碎片割向背后那个附身的婴儿，眼神狂乱，“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鬼……鬼！我不要！”

然而，婴儿在锋利的碎片刺割下居然纹丝不动，仿佛有着金刚不坏之身。神澈眼里充满了厌恶和疯狂，看到无法割下那个怪物，居然转手便往自己的背上割了下去！无论如何，就算剜掉了自己的肉，也不愿让这样的东西附在她背上！

“住手！”眼看她发狂一样割向自己的颈部，扶南惊呼，扑过去一掌将她打倒在地，“别乱来！”

那一掌他用了真力，瞬间将神澈击倒，终于让她安静下来。

神澈怔了怔，丢掉了手里染血的碎片，茫然望着愤怒掴了自己一掌的人，忽然间抱着肩膀缩在地上，崩溃一样地哭了起来。

“我变成怪物了……扶南哥哥，我变成怪物了！”

八、昼夜

岩生倒在竹榻上吞云吐雾，冷不丁门口响起了敲门声，吓得他一哆嗦。

“谁？”他憋出了一个字，身子往墙上靠了靠，死死盯着门口——山脚下这片坟场向来偏僻，除了几个守墓人罕见人迹，如今天刚放亮，哪里来的敲门声？

“岩生大叔，怎么啦？”被他嘶哑的声音吓了一跳，门外传来了女子脆生生地回答，“是我，缥碧啊！”

一边说，一边绕到了窗旁探头看进来，诧异：“怎么啦？”

“缥碧啊？”看到窗间乌溜溜的眼睛，岩生松了一口气，放开了手里的药粉，挣扎着下榻来开门，“大清早的就来了？”

“嗯，昨夜是七月半，我守着北片。不知怎地，感觉这一片好像有点不对劲，所以天一亮就过来看看。”满头银饰晃着，缥碧一步跨了进来，手里的一枝青竹上尚自滴着露水，显然是刚折下来的。

“岩生大叔，没什么事吧？”缥碧在房内看了看，问。

“我没事。”岩生松了口气，想了想昨夜反常的事，不知如何说起，只问，“你觉得哪里不对？”

“说不出来。”缥碧手里的竹枝轻轻晃着，摇落一滴露水，她的眼神有些凝重，望着棚外坟地上妖艳的红花，“昨夜日落的时候，我在那边望过来，似乎觉得你这一片地上的曼珠沙华开得分外……奇怪。”

“奇怪？”岩生喃喃反问了一句。

“嗯。特别的红，一眼望去——就像地底下有什么要出来一样。”缥碧低声道，手指握紧了那枝青竹，眼色有点异样，“我一夜都不放心，所以大清早过来。”

岩生松了口气。有缥碧在，他就不怕什么了——要知道，这位十八岁的少女可不是普通教民，而是前任侍月神女！

缥碧姑娘在年幼时便和神澈一起，被昀息祭司收入月宫封为神女。后来祭司在两人中选了神澈当新任教主，于是，缥碧依然当着有名无实的神女。幸亏她天性开朗，也未因此伤心多久，只是寄情于术法修习，干脆不再过问教中事务。

十年前，天籁教主登上玉座，昀息祭司失踪，新教主大权独揽。

神澈被废黜，打入水底幽狱。而一直被闲置的缥碧也被殃及，被褫夺了神女的头衔逐出月宫，贬斥到灵鹫山脚下做了看墓人。虽然历经波折，但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的她照样随遇而安，在墓地旁结庐而居，和同样被放逐的扶南做了邻居——在一群白发老朽的看墓人里，十几岁的缥碧是如此的年轻鲜活，充满了朝气，令所有人都喜爱。

在她的影响下，连本来孤僻桀骜的扶南公子都渐渐变得平易，不再自暴自弃。

虽然两人居住在坟场的两端，但每日清早，缥碧都从东片跑过来，和他一起在桫椤树下练习剑法和术法，久而久之，在外人看来倒是成了一对神仙眷侣。

缥碧沿着足迹前行。

那足印，是从地底一座墓里冒出来的，一直向着扶南的竹林精舍过去——然后，又从精舍里折返，直奔月宫。

扶南居住的精舍附近的竹林里，笼罩着淡淡的邪气！

缥碧在竹林外放缓了脚步，手中竹枝轻轻下垂点着地面，侧头细细审视——这里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宁静而又美丽，虽然紧邻着坟场，却宛如世外桃源。清晨，竹舍里升起一股袅袅炊烟，是扶南如往日一般开始弄每日的早餐了。

然而再细细一看，便知不对：凌乱的足印从坟场直奔而来，绕树一匝入门而去。那两棵枝繁叶茂的神木桫椤，原本是她和扶南对练剑术的所在，一夜之间居然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

清晨的竹枝上凝聚着晶莹的露水，然而她沾了一颗放入口中一尝，瞬间便变了脸色。

这降自昨夜的露水上，赫然染了浓烈的邪气！

缥碧看着精舍，里头寂无人声。试探地唤了两声牙牙，只听“嘎”的一声，一道黑影从房内飞出，踉跄落到她肩上，亲热地蹭着她的腮，显然已和她熟稔非常。

“牙牙，你的翅膀怎么了？”看到乌鸦拖着的左翅，缥碧惊问。

牙牙闻声扑扇了一下翅膀，黑豆似的眼睛一转，滴溜溜望向竹舍内，爪子一收，露出了警戒的意味——那邪魔在屋里？那么扶南岂不是……

那一瞬间缥碧脸色苍白，心腾地一跳，来不及多想，点足一掠，直扑精舍而去。青影晃动，竹枝如利剑般地将竹门洞穿，轰然响声中她已然站在了室内。一进门，她就看到门边的铜镜碎了一地，血色横溢，映照出支离破碎的影子。

碎镜之上，赫然飘着一片人皮！

那是被整张割下的人的手掌肌肤，雪白纤细的手心里绘着一朵血红的曼珠沙华，在满地碎裂的镜片中狰狞怒放。

“啊！”在她破门而入的瞬间，一个细细的声音尖叫起来。

满地的铜镜碎片中，她瞥见了一张陌生的惨白的脸，躲在墙角对着她尖叫。

好浓的邪气！

“谁？”想也不想，全身都处于极度戒备状态的她霍然回身，手指一弹，青竹唰的一声刺向声音来处——那是拜月教残月半像手法。虽然被逐出教派，但这十年来她每日和扶南一起修习，融合了教中术法和沉沙谷的剑法，早已练出了另一种绝技。

竹枝瞬间弹出，带着刺破一切魔障的凌厉杀意。

“住手！”忽然有人厉喝一声，白影闪动，于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一手拉过墙角那个少女，随即一剑刺出。迫人剑气袭来，竟硬生生逼得她退了三步。

“夺”，那支竹枝被剑气一逼，失了准头，擦着那个少女颊边掠过，钉在壁上，末梢尤自颤抖不已。

“伊，住手。”白衣人一剑逼开了她，低喝，“没事的，别乱来。”

“扶南！你没事？”看到赶来的正是扶南，她长长松了口气，提着的心放回了腔子里，脸上血色恢复，“那就好，那就好……吓了我一跳。”

“我没事。”扶南一边说，一边将手上的少女放回竹榻上，“你吓坏阿澈了。”

缥碧一怔，脱口：“阿澈？”

那个名字过了片刻才在脑海里浮起，对应出遥远记忆中的某个人——她弯下腰，盯着墙角那个白衣长发的少女，细细端详着，终于确认了什么，脸色瞬地一变，露出震惊的表情，连说话都有点断断续续："你说……她是阿澈？哪个阿澈？"

"十年前和你是姊妹的那个阿澈。"扶南收起了剑，缓缓道，"被昀息祭司关到红莲幽狱里的那个阿澈，缥碧。"

缥碧身子一震，脱口："天哪……"

扶南走过来，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缥碧，她回来了。你不认得她了吧。"

缥碧点点头，没有说话，只是望着那个和自己同龄的少女，又是高兴又是忐忑。高兴的，是看到多年前的伙伴终于逃出生天，重见天日；而忐忑的却是微妙而莫名的，她说不出来为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觉得不对劲。

"咦，你左颊上的月魂表记呢？"缥碧弯下腰仔细看着，有些诧异，"谁替你抹去了？"

神澈尤自睁大眼睛，满脸惊恐地看着她，眼神澄澈而无辜，带着神经质的紧张，却没有回答一句话。她的手紧紧拉着宽大的外袍，将瘦小的身子缩在墙角，望着这个幼年时的同伴，不知为何却微微发抖，充满了敌意。

"阿澈，你怎么出来的？"缥碧又惊又喜，继续追问，"昀息祭司和你关在一起，他是不是也出来了？"

然而，一听到"昀息祭司"四个字，神澈眼里空明的表情碎裂了，身子剧烈发抖，忽然间嘶声力竭地哭了起来，用手抱住头，缩在墙角，不停尖声哭泣。

"怎么了？怎么了？"缥碧吃了一惊，看见她手掌一片血红，竟是割去了皮肉。

"啊啊啊啊……滚开！怪物！怪物！"神澈用手掩着头，慌乱地摇头，仿佛要把身体里的什么东西彻底驱除开来，"别缠着我，滚开！"

随着她的激烈摇动，背上披散的长发拂开了，一张诡异惨白的脸露了出来。

“啊？！”缥碧吓了一大跳，感觉浓烈的邪气迫人而来，忍不住便要动手。

“别。”扶南及时拉住了她，微微摇头，“别动。”

他放开她，走过去轻轻抚摩着神澈的头，平息她激烈的情绪。神澈渐渐不再发抖和哭泣，但依然死死抱着自己的肩膀，慌乱地摇头，仿佛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争夺着。

“这是怎么回事？！”缥碧望着神澈背后那个婴儿的头颅，喃喃。

“寄生魔。”扶南抚摩着神澈的长发，叹了口气，“缥碧，阿澈被附身了。”

缥碧怔住，望着那个苍白清丽的少女。

“我先去做饭，”缥碧不知说什么好，怔了片刻，低声道，“你们也饿了吧。”

她转过了身，顺手拿起门后得一把扫帚，将一地的镜子碎片扫拢——显然她对这里的一切都熟门熟路，俨然是半个女主人。

扶南想跟过去帮忙，然而看看颤抖着的阿澈，只好停下来拍着少女的肩膀，柔声安慰，一边帮她把手掌上散开的绑带重新扎好。

“扶南哥哥……”在他帮她扎好绑带的时候，听到她哑着嗓子低声喊了一句。

“嗯？”他应了一声。

“我、我变成怪物了……你还会要我吗？”神澈的身子还在微微颤抖，双手抱着肩膀，细声问，“你会不要我么？”

“别乱想。”扶南拍拍她的脑袋，微笑，“你好容易回来了，怎么会不要你呢？”

然而一眼望去，还是觉得心惊，他下意识地拨过长发掩起了那张诡异的婴儿脸，眼神沉重：“你先把身体养好，我和缥碧一起想办法，把你身上的这个东西去掉，嗯？”

神澈抱膝坐在墙角里，却没有说话，沉默了许久。

“怎么了？”扶南诧异，一边帮她包扎手上的伤口。

“没什么……”神澈低了头，将脸贴在膝盖上，眼神却有点闪烁，“扶南哥哥，你、你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么？”

“嗯。”生怕再度刺激阿澈的记忆，他不想多提过去，只是含糊点头。

“缥碧是和你一起来这里的么？”她又问。

“嗯。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个时候，被赶出月宫的吧。”扶南回答，“快五年了。”

“然后一直都住在这里？”她低着头，闷闷地问。

“嗯。住得近，我们经常一起练剑。”扶南拍拍神澈的头，站起身来，“好啦，我得去灶下看看，她一定还是笨手笨脚连火都生不好。你饿了吧。”

然而，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背后忽然传来一句细细的问话：“那么，扶南哥哥，你……喜欢缥碧么？”

他愕然回首，看见了神澈抬起的眼睛，不由笑了：“小孩子家，问这个干吗？饿了吧？我替你去拿吃的。”

然后，便走了开去。

却没看到，背后那双澄澈的眼睛里瞬间就发生了变幻，有阴暗慢慢蔓延。

而披散的长发覆盖下，那个白昼里一直昏睡的婴儿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独眼睁开了一线，碧光莹莹。

扶南进到后头厨房里时，水还是干的，米也尚未下锅的。

缥碧怔怔的坐在灶前，看着塘里跳动的火苗，手里的竹枝顿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竟连水烧干了都没有续上。

扶南看得奇怪，轻轻问了一声，“怎么了？”

“我在想，那个沉婴如今只怕是成了魇魔的化身了……”许久许久，缥碧回过神，喃喃，“那可怎么办……只怕昀息祭司回来都未必对付得了啊！”

“昀息师傅已经死了。”扶南没有将这个无望的话题接下去，只是摇了摇头，拍拍她的肩膀：“慢慢来吧，先别想那么多——来，我们赶快做饭，阿澈定然饿坏了。”

缥碧听话地坐回到了火塘前，拨弄着柴禾生火。扶南挽起袖子在灶前忙碌，将白米和水放到锅里，然后又从园子里拔回了一把碧绿的菜。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忙碌着，配合默契。在这荒芜的坟地里相处了五年，虽然彼此之间不是恋人般的亲密，但也已然培养起了知交之间的心照不宣。

“扶南。”生着火，缥碧仿佛想起什么，忽然间问，“你发现了么？阿澈原来手掌上那个印记，其实是一个极厉害的符咒！——那是融雪术。”

扶南半晌才会意过来，讷讷：“你的意思是说……阿澈汲取了沉婴的修为，所以魇魔才趁机附到了她身上？”

“没有别的解释。”缥碧叹了口气，“不然百年后，沉婴好端端的为何忽然失控出关？”

扶南想了想，却只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阿澈心地纯良，从不害人，怎会无端端的使出这等恶毒手法来汲取沉婴修为？”

缥碧眉梢一挑，淡淡：“或许，只为了逃出水牢来？”

“胡说。”扶南忽地怒了，将铲子扔到灶上，低喝，“阿澈不会为了自己逃生去害人！”

“谁知道呢？”缥碧云淡风清地分析着，冷冷道，“不过你也知道，魇魔是不会无缘无故附身于人的！只要心里邪念一动，魇魔就随心而入，根植于此——如果阿澈真的如一张白纸，心里没有仇恨没有阴暗，魇魔又如何寄生？”

“……”扶南被问住，定定望着缥碧，忽地冷笑，“缥碧，怎么光顾着揣测她的过去如何如何，就不想想怎样替她驱除邪魔？”

“我……”缥碧张了张口，想分辩。

要怎么说呢？这并不是纯粹猜疑，而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祥预感和寒意！在第一眼看到那个畸形少女的刹那，她心里就浮起了一片阴云，仿佛从阿澈背上那个扭曲的婴儿脸上，看到了某种逼来的灾难。

她在灵鹫山下五年来刀耕火种、论剑品茶的平静日子，就要完全、完全的碎裂了。

那个刹那，她想的只是如何远离这个祸患，而不是如何拯救。

“你的心里才有心魔！”扶南扔下了一句话，愤然转身而出。

她怔怔地坐回了灶前，捧住了自己苍白的脸，望着塘里跳跃的火苗，出神。

是否，她的心里真有了魔?

九、魇魔

“啊！呀！”每天清晨醒来的时候，神澈都会难以控制的尖叫，躲到了墙角里拼命晃着自己的脖子，想把背后那个东西甩下来。然而，她越是动，背后那个婴儿就越紧地吸附着她。

她不顾一切地尖叫着，抓着自己的后背，直至筋疲力尽。

每当这个时候，扶南只能用悲哀的眼神看着这个苍白的少女，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阿澈还是一个孩子啊……黑暗里她的身体长大了，但性格和神智一直停留在十年前被关入水底幽狱的时候，出落成少女的她依然有着一颗孩子的心。

她像过去一样依赖着他，把他当成世上最亲近的人，像一个孩子独占玩具一样霸占着他所有的时间。很多时候缥碧过来看他，她就毫不掩饰的流露出敌意和愤怒，小兽一样露出锋利的爪牙，以至于他们俩人无法说一句话。

然而如果缥碧不在，神澈便会变得很聪明乖巧，缠着他不停地问这问那，像多年前一样撒娇和发嗔——其实，神澈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理所当然地以为时光还停留在十年前。

——那段她可以独霸扶南的时间。

然而对扶南来说，这却不是一段轻松的日子。多年前月宫里动荡黑暗的生活一夜之间重新降临，噩梦重新笼罩，令他在每个黑夜来临的时候，都如临大敌，无法入睡。

为了镇住神澈身上夜晚复苏的邪魔，他翻出久已不看的术法篇章，在卧室内布置了强大的结界，一到晚上就牢牢将神澈反锁在房内。他还在每天晚饭中，暗自下了足够份量的迷迭香——这样，那个复苏的怪物也不能再凭借她的身体移动。

于是，每夜每夜，他都守在布满了符咒结界的房间内，膝上横着却邪剑，枕戈待旦。

那个畸形的邪魔时常睁开眼睛看他，露出诡异的笑，却没有过多的挣扎。

阿澈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是每晚早早的香甜入睡，第二日茫茫然的醒来。然而，她的神气却在一天天衰竭下去，有时候白天和他说着话，就会忽然晕倒过去。

扶南知道，那是附身其上的邪魔在一分分汲取着她体内的精气。

那只魔物从水底下逃出后，在竹舍中和月宫内两度被打伤，已然是元气大伤。此刻它蛰伏不动并不是示弱，而只是在借机恢复。等到它将阿澈的所有精神气都吸干，便会重新出来。

然而即便他心焦，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将那个邪魔从神澈身体上分开。

夜里的时候，他偶尔也会和那个邪魔说话，比如问它的来历和意图。

“放出我的，是她。”那个逐渐恢复元气的魔物面对着他的询问，单手插入了神澈的颈椎，摇了摇她的脑袋，露出诡异的笑，发音也慢慢连贯，“我在沉婴那个女人体内，困了上百年……她在水下，与世隔绝，断了一切恶念……我找不到机会复苏。困了一百多年。”魔物盘踞在神澈背上，睁开一线眼睛，扯着嘴角冷笑，“幸亏这个家伙被关到了水牢里……才给了我逃脱的机会。”

扶南霍然抬头，望着那只诡异的眼睛。

这，就是阿澈记忆里消失的那一段么？

“沉婴寂寞了太久，一看到她就喜欢，把什么都教给她，毫不提防。因为相信她是‘善’的。”含含糊糊地，魔物笑起来了，独手拨弄着神澈沉睡的躯体，“却不料，到了最后她只用了一个符咒，就把沉婴上百年的修为全数汲取！”

“哈哈哈……那时候，沉婴的表情真有趣啊！我甚至能听得到她心里喀喇的碎裂声呢。”邪魔狂笑起来，表情可怖，“那一瞬间她就垮了！枉她百年来辛辛苦苦压制心里一切邪念，持守心里的准则，可到最后，还不是不堪一击？”

看着那个邪魔在神澈背上狂笑，扶南下意识地握紧了剑，感觉佩剑几乎是要跃出剑鞘来。然而内心里却是一阵猛烈的颤动：果然是阿澈汲取沉婴的修为，放出了魇魔！

那么……她的心里，是否也有着阴影？

慢慢说着，那个婴儿的眼睛逐渐闭合，在射进来的天光中沉沉睡去。

“咦……”天已然亮了，神澈醒来的时候，正看到扶南凝视的眼睛，不由脱口叫了一声，苍白的脸颊上浮出淡淡的红晕，“你……看我做什么？”

随即察觉，她脸色重新雪白，慌乱地重新蹭到墙角，将背后那个畸形的怪物掩盖。

然而力气已然不够，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让她不停的喘息，脸色惨白。

“阿澈……”扶南轻轻叹息了一声，抚摩着她漆黑的长发，想说什么又终于沉默。这样的衰竭速度……很快，她就会枯萎、死去吧？可怜她在不见天日的水底渡过了十年，此刻好容易逃脱，却旋即面对着死亡。

想着想着，他的手再度握紧了却邪剑，感觉内心有什么在跃跃欲动。

但神澈却感觉不到他的焦虑，只是一味的欢喜，唧唧喳喳：“扶南哥哥，今天你不出去了吧？陪着我在这里玩跳房子，好不好？”

“跳房子？”扶南不知道在想一些什么，只是随口反问。

“嗯！”神澈兴奋地点头。她完全不记得是谁教给她这个，但却依然牢牢地记住了跳跃的每一个细节。

“别乱动了，阿澈，你好好休息，养足精神。”扶南将她按回到榻上，摇摇头，仿佛下了什么决心，眼神一瞬间亮的可怕，“我出去一下，日落前就回来。”

他按剑而起，眼神雪亮。

不行……实在是不行！他要去杀人……就算对方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他也要杀！就算无法保证魇魔会如约放了阿澈，他也要试一试！从来他都是个优柔懦弱的人，很难恪守自己道德的底线。那么，今日就让自己再违反一次原则，又如何呢？

“不行！”看到他起身，神澈却有些生气，“陪我啊，不许出去！”

“别闹，我要去做一件要紧的事。”扶南眉间有些烦乱，粗暴地将她按回到榻上，“给我乖乖的呆着，别乱动，我很快就回来了。”

“你弄痛我了！”手腕上起了一圈乌青，从未被这样对待过的神澈委屈得有点愤怒起来，瞪着他，扯住了衣角不肯放，“去干吗？去找缥碧么？……不许去！不许扔下我不管！”

“别闹了！”杀气在心中浮动，扶南一声断喝将衣角割断，转身而出，“有要紧事要做，我很快就会回来！”

衣角一断，失了重心的少女跌倒在榻上，许久没有动一动。

“要紧事？哈，要紧事……”低低的话从榻上传出，不能分辨是神澈嘴里说出，还是背后那个婴儿，神澈从榻上霍然抬头，眼神凌厉。

她没有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然变得分外的敏感猜疑和不可理喻。

不过是过了几日，外面的曼珠沙华已经开始枯萎了

一座座坟茔之间，仿佛是红潮退去，留下狼藉的满地残红。

扶南穿过那些正在凋零的红花，往灵鹫山上走去，衣襟拂着一朵朵小小的火焰。在走到坟场边缘的时候，他回头忘了一下北方——那里，坟场的尽头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是缥碧的居所。

这几日因了神澈的忽然出现，他们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她已然连着三天没出现了，不知是在赌气还是什么。他站在墓地边缘，望了那边许久，能微微叹了口气，转过身去——如果说神澈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水晶，晶莹璀璨；那么缥碧就是一粒黑色珍珠，坚忍而沉默。

很早以前他就认识她，但是两人却并不熟悉。

如果不是内乱，如果不是一同被驱逐，他们可能终其一生也只是淡漠。但在出了月宫那个地方之后，生活回到了起点。他们重新认识了彼此，在一起五年，从生疏渐渐变成熟稔，最后建立起了这样默而不言的患难知交之情。

然而，这样的平静，被那个从地底归来的少女彻底的打破了。

如果……如果他能撇了阿澈不管，彻底的置身事外，那么这样的生活大约也可以继续吧？如果不是在看到昔年那个水晶娃娃痛哭时，内心乍然绽出一丝极深极切的刺痛，他，大约也可以这样漠然的过下去吧。

但是，在看到阿澈坐在一地镜子碎片中，摊开流血的手掌哭泣时，他的内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复苏过来了，那个声音在低低的喊

着，仿佛有热血一点一点的从平静了多时的心底涌出。是的，是那个声音——那是十年前那个少年，在无力阻拦师傅决定时的绝望；是五年前水底洞开的时候，刹那间的退缩和犹豫在心底留下的不可磨灭的伤。

第三度，她出现在他面前，寻求帮助和庇护，他又怎能弃之不顾？！

明知危险重重，但这一次，他也不可再退一步。

他决定上月宫去。然而，这样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告诉缥碧——如果她知道了，既便不能极力阻拦下他，只怕也会不顾一切的跟着他一起闯去月宫吧？

秋日的午后，斜阳淡淡照着如血的曼珠沙华，他站在坟地的尽头望着远处的小屋，心里却在刹那间转过了不知多少念头。

“扶南公子，你站在这里干吗？”忽然间，耳畔听到了一句问话。还没转头，就闻到了烟草的气味，扶南恍然回过神来，看到岩生在一旁提着锄头擦汗。

“你看北边乌云密布，今晚看来要下大雨啦。”岩生的鞋上还沾着黄土，站着抽了几口烟解乏，“得趁着下雨前，把那几座破了的坟补一补——不然那些地下睡着的今晚也怕是要不安稳咯！”

扶南心思恍惚，没有听清岩生到底再说什么，只是对他笑了笑，转身握剑上路。

“啊？公子也要去月宫？”看到他踏上了东侧通往月宫的辇道，岩生吃了一惊，“去不得呀——教里不是说了，不许公子再踏入月宫一步么？”

扶南摇摇头，却没有留意到岩生用的是“也”这个字，只是漠然：“不管那些了……”

顿了顿，他望着坟地那一头，忽地叹了口气，对岩生低声道：“如果…如果握天亮前还回不来，那么，麻烦你去北边和缥碧说一句，请她替我照顾阿澈。”

岩生愣了一愣，忽地扔了水烟筒，叫起来了：“什么？扶南公子你不知道么？缥碧她、她昨天一早就上灵鹫山去了啊！”

“什么？！”如遇雷击，扶南霍然回身。

“公子你真的不知道？前两天我就看到缥碧姑娘沿着路上去了！”岩生吃惊地望着脸色煞白的扶南，喃喃，“我以为你知道的……公子这次上去，难道不是去找缥碧回来么？”

“……”扶南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一个字。

这几天，他全副心思都放在安抚神澈的情绪上，从没想过在第一次和他争执闹僵后，以缥碧那样的性格，又会如何。她去月宫干什么？难道是…难道是要去告密，把阿澈逃离的消息告诉天籁教主？

那一瞬间冷电从脊背上贯穿而下，扶南来不及多想，立刻夺路急奔而去！

十、流光

“要下雨了……”卷起帘子，望了一眼离宫窗外乌云涌起的天空，朱雀宫里的白衣男子淡淡道，“缥碧，你也该回去了。”

午后的斜阳照在他身上，那一袭白衣仿佛焕发出光华来。

他站在窗前凝望北方，衣带当风，沉静而高华，宛然已是一代祭司的风范——只差了额头那红宝石的额环来证明他的身份。

“不，我不回去。”缥碧固执地望着窗前那个人，摇了摇头，“流光，如果你不告诉我解决的办法，我就不回去。”

“没有办法。”流光缓缓摇头，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除非魇魔自行离开寄主，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我也无能为力。”

“连你也想不出办法？”缥碧望着他，有点不信，“你现在的力量比昀息祭司也差不了多少——如果你…你也说无法，那么这天下也没有谁能做到了！”

“这本来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流光叹息，手指叩着窗棂，“要知道，阿澈的心最是单纯，但越是单纯的心，一旦有了裂缝，也更容易被侵蚀和扭曲——魇魔舍弃了沉婴的躯体而选择了阿澈，一旦附身，便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割离。”

他放下了帘子，将光隔绝在外面，朱雀宫里又恢复了长年的阴郁黯淡。

夕阳要落下了，又到了该静坐修习的时候了。

而他每日里进行的那种修习，又是万万见不得人的，得将她送走才行。

“缥碧，你该回去了，这次你实在太大意了——”他的手指掠过一册册古书的脊，那些都是尚未研读完的卷轴，淡淡说着，“幸亏天籁半个月前就下山去了罗浮试剑山庄，不然你这样冒冒失失跑上来找我，被她知道就完了。”

“我顾不得了，这事太危险。”缥碧咬了咬牙，双手绞紧了，“得赶紧想法子将魇魔从阿澈身上驱逐才行！不然……不然……”

“不然，扶南会离开你，对么？”流光淡然反问。

“也难怪……他以前就喜欢神澈多一些。”缥碧还没开口反驳，流光淡淡地说着，手指停顿在一卷书上，唇角忽地有笑意：“不如，我把这蛊术之卷给你吧——要留住扶南，只要这个就足够了。而对付魇魔，实在太难。”

他把用桫椤叶书写剪裁而成的薄薄册子扔到她怀里，书页簌簌地散发出清香。

“我才不管扶南跟谁跑了……我只是怕他会出事！”缥碧下意识地握住了这卷书，反驳着，眼睛望着四周——流光搬到了朱雀宫后，居然把整座藏书阁的书籍都一起搬过来了啊。

从小，流光就和她一样喜欢看书。那时候，整个月宫里都在争夺权势钩心斗角，扶南则在带着神澈到处玩，偌大的神庙藏书阁里，往往只有她和流光两个痴迷于术法的人隔着高大的书架在静静地翻阅典籍。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这份无言的默契，在天籁教主即位后，已然被分隔月宫内外，他们两但还是时不时的通过各种方法联系，他容许她偷偷跑上山来阅读宫里的藏书，并指点他的迷惑。此刻她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也只能冒险上山来找他。

她磨娑着书页，却坚决地摇了摇头：“可是，我也不要‘下蛊’这样的解决方法。”

“你就是翻遍这里所有的书，也找不到对付魇魔的方法——”流光笑了笑，指着身后满架的典籍，摇头，“除非趁着魇魔没有来得及转移一举将寄主格杀，才能将其暂时封印。但要让神澈活下来，却是不可能的。”

缥碧下意识地沉默，那种沉默中有着某种坚忍得近乎固执的表情。

“好吧，随你。”流光最终叹了口气，换了个话题，“你今天跑上来，扶南不知道吧？”

“嗯。”缥碧闷闷地应了一声，“我答应过你的。”

“那你顺路带这个下去，偷偷放到他窗台上。”流光从长袖里探出手，手上握着一枚晶莹的灵芝，“前几天七月半的夜里出了一点事，我没来得及让人送下去给他。”

缥碧接过那枚七叶明芝——这种灵芝只生长在月宫圣湖水底，是无数术法修习之人梦寐以求的灵丹妙药。不知道流光用了什么方法，居然潜入了布满恶灵的水底采到了。

握着灵芝，她不由讷讷，说出了内心多年来的疑问："我不明白……流光，你为什么不想让扶南知道你的情况呢？以你如今的力量，早已不用惧怕那个天籁教主，为何还一直不敢去见扶南？"

那样的问题一问出来，流光的手不易觉察地微微一震。

"那时候，我们选了不同的路。"他笑了笑，那眼神却是黯然的，嘴里只淡淡道，"如今尘归尘，土归土，不必再相见了。"

"可你还每年送他这样珍贵的东西，还通过我不时打听他的消息——你也很记挂他吧？"缥碧尽力分解，"你分明过得很好，可他却一直在担心——你们当年那么要好，如今也不能这么折磨他啊。"

"他太善良……和我正好相反呢。"流光望着窗外，眼神忽地变得很奇怪，喃喃，"我真的是很害怕再面对他。"

顿了顿，透过帘子的缝隙望着天空，他的神色转瞬淡漠："太阳落山了——就要下大雨，你也该赶紧回去了。不然扶南可要担心了。"

感觉到对方已经是再三的下逐客令，缥碧站起身，却迟疑着转过头来，眼睛停在流光的脸上，问了最后一句话："流光……刚才我告诉你阿澈从水牢逃脱，你似乎一点也不吃惊？难道…你早就知道？可你又怎么会知道圣湖水底幽狱内的情况！"

流光的手停顿在帘子上，脸色微微一变，却沉默不答。

缥碧凝视着他，想从这个自幼相伴的书友脸上找出一丝弥端，但流光的眼眸深不见底，她只是凝视了几秒，便有一种沉溺的感觉，连忙移开了眼睛，微微叹息："你不愿意说，那么我就不问了。告辞。"

流光没有送缥碧，只是站在窗前目送她沿着游廊走远，最后轻盈地一个转弯，在一盏风灯下消失了踪迹。

他阖上了眼帘，手指微微有些发抖，极力压抑着内心涌出的种种记忆。

又要看不见了……每次她离去的时候，他都只能强迫自己不去看她。

“我可不想当教主，那太麻烦了……如果能让我来管神庙藏书阁，那才是最好的事呢！”

记忆中，那个少女抱着书卷，隔着书架对他说话，满脸都是对术法的迷醉。

那时候，他原本想安慰刚刚和教主玉座失之交臂的她，却不料这个十岁的孩子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他隔着一册《元婴吐纳》看了看她，忽然发现书卷间露出的眼睛是这样的清亮，甚至比神澈那双令昀息师傅迷醉的眼睛更加动人。

空荡荡的藏书阁内，经常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发奋研读这些积满了灰尘的经卷。

他所图者大，自懂事起就以超越师傅为目标，因此选的也大多是《傀儡术》、《追魂骨》、《分血大法》等高深凌厉的术法搏击之书，偶尔修成一术便欣喜不已。而缥碧喜欢研读的完全和他相反，她只爱《星野变》、《堪舆考》、《白云仙人灵草歌》之类的书，俯仰于天地之间，探究洪荒奥义，对别的全无兴趣。

月神像前烛光如海，隔着竖到屋顶的巨大书架，他们无声无息地成长。但相互间的交谈却不多，最多只是在走道上遇见了，各自抱着书卷点头一笑。

随着知见的广博，缥碧越来越安静从容，眼眸里有知性的光辉，心也更加平和明朗；

但是他却越来越烦躁，即便是十五岁时便已修得了惊人的法术，但随着力量的增长，他也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再也不可能超越师傅——那个强悍凌厉得超越了善恶的祭司。

心念一动，便再也难以如平日那样专注于书卷，干脆，他就绝足于藏书阁，开始处心积虑地谋划，想通过别的途径来打倒那个不可战胜的师傅。

直到那一夜……那个血污横溢的背叛之夜，他看着那个红衣女童狂笑着将昀息祭司打落水底幽狱，他才松了一口气。

从此后，那个挡在他前进路上的、绝壁般的身影，终于去除了。

他独居于朱雀宫内，将藏书阁内的典籍全数搬来砌于四壁，每日里只是埋头修习，执迷疯狂般地追逐最强的力量，渐渐变得沉默内

敛，性情孤僻——五年来，他与世隔绝，除了天籁教主之外，唯一保持着联系的、便只有缥碧这个昔年的书友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愿意见她。

虽然几经波折，命运对她毫不容情，从云端直落到尘土，但她依然从尘土里开出花来。

每一次见到缥碧，都觉得她更加美丽。这是一个内敛明净的女子，不张扬，不活跃，随遇而安，默默地成长着，犹如忍冬花一样坚强而秀丽。扶南那家伙……虽然是个没心没肺的傻瓜，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但目下能和缥碧朝夕相处，总算是幸福的。

但每一次见了她，他都要极力克制自己，不在她离去的时候追上去挽留。

后来，他慢慢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愿意见到她，大约只是觉得她眼中的某种东西、可以安抚他的日渐枯竭孤寂的灵魂罢。

多年以前，在那个空旷寂静的神殿藏书阁里，他们或许是在一个起点上的——但是，自从他们的手指握住了迥然相反的典籍开始，他们开始追求不同的东西，背道而驰，已然走得越来越远了……

既然，在五年前那个夜里已经做出了选择，于今回头望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两个已然是云泥般遥不可及。

流光在帘子前站了许久，任凭雨前的风迎面吹上他的脸，带来湿润的气息。

缥碧的影子已然完全看不见了，乌云沉沉地压着灵鹫山，不时有闪电穿云而出，隐隐下击，显示出一种不祥的气息——天籁教主半个月前刚刚修成了幻蛊之术，下山直奔罗浮试剑山庄而去，此刻整个月宫有点空荡荡的感觉。

他没有阻拦，甚至没有问一句。

因为天籁教主的眼神说明了此行势在必行。

他不知道在她被昀息带回月宫之前，在试剑山庄遭遇了什么，但他能感觉到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女童身体里隐藏着多么可怕的愤怒。不然，她不会比他当年更疯狂地修习种种可怕的术法，咬牙忍受着昀息喜怒无常的折磨。

那样的复仇之火如果不爆发出来，终究会把五脏六腑燃烧一空的吧。

流光抬头望着帘外的阴沉天空，嘴角浮出一丝笑意——

其实，在天籁走之前，他进行过严密的推算。

她是不会再回来了……所有的占卜预测都显示着同一个结果：彼岸花开，月沉星坠，大凶。那个永远不能长大的红衣女童，在胸中多年的复仇之火燃尽后，将会长眠于故园吧。拜月教五年前失去了祭司，现在又失去了教主。

——从此后，这个月宫，便是落入他一人的掌控了。

流光迎着风微微笑了起来，手指慢慢握紧，仿佛握住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拜月教陷入了无主的状况，秩序一旦崩溃，那么就是能者为王——如今又能有谁比他更强?

从此后，天上地下，唯他独尊。

有什么比多年夙愿的实现更好呢? 何况他已然为此处心积虑奋斗了多年——但是，为什么在看到了终点的时候，他的内心却反而没有多少的喜悦?

流光摇了摇头，仿佛想把这些纷乱的思绪从脑中驱逐出去。

他重新放下了帘子，整个房内便重新陷入了昏暗。

该开始今日的修习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只要这一次的修习完毕，功德圆满，师傅的所有力量就将完全为他所有了。

流光在阴暗的室内燃起了香，一点点幽暗的红光划出诡异的线，袅袅白烟中，他盘膝而坐，翻开一卷典籍，开始依照上面的方法开始修习。

那卷磨得发亮的羊皮卷上，赫然写着三个字：

《噬魂术》！

乌云笼罩着灵鹫山，月宫清冷而寂寞。

缥碧从朱雀宫出来，沿着游廊低头疾走，避开了月宫内星罗棋布的结界阵势，想在雨前回到山下。

走到朱雀宫荒僻侧门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起了一阵骚动。她吃惊地回头，看到曼陀罗花园有寒光闪烁，伴随着兵器碰撞的尖锐声响和喃喃的咒术声——有人闯月宫？

下意识地将流光给她的令符往门上一按，青铜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她往门外便是侧身一掠，随即将门悄悄阖上。趁着混乱，正好脱身——这一次冒险上来，可不能被任何月宫里的人知道。

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扶南了，也不知道这几天他怎么样了，阿澈又怎么样了？缥碧点足往山下掠去，一袭绿衫在风中飘飘摇摇，转瞬消失在红色的曼珠沙华丛中。

然而，在她从侧门离开月宫的时候，却没有料到她要找的人正从东门直闯朱雀宫而来！

乌云沉沉压着天际，整个天地已经昏暗下来了，雨前的风斜斜地吹着，散播着某种不祥的味道——仿佛是从山脚墓地里逆流而上的、死亡的味道。

十一、魇来

昏暗的朱雀宫内，只有那一点檀香的红光在慢慢燃烧，犹如一滴血。

白烟在寂静的室内萦绕，化出千奇百怪的形状。

而在那一柱檀香前盘膝而坐的，是白衣垂地的流光。面对着那一卷摊开的《噬魂术》，微合着眼睛，按照卷轴上所示，手指扣了一个奇特的手印，静静地放在衣襟上。

整个室内安静得仿佛时间都停滞了，连外面的风也不能进入，只隐隐听得到平静然而悠长的呼吸。一呼一吸，对着檀香吞吐出肺腑内的生气，流光放在衣襟上的手不停地动着，随着呼吸的频率而调整，摆出各种手势来。

他在集中全部心神，进行着今晚最后一次噬魂。

那是一门极其阴毒而危险的术法，一有差池便会出现反噬，所以他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在接近大成的时候功亏一篑，失去了梦寐以求的、“完整”的力量。

随着他平静而绵长的呼吸，檀香的白烟渐渐聚在他鼻下，凝成氤氲的一团。

他吸入那些白烟，然后吐出，慢慢的白烟越来越凝聚，越来越浓厚，到得后来，竟然凝聚出一个奇特的形状来！

那是一个白色幻影，如一个团身婴儿，在昏暗的室内浮凸着，若隐若现。

而婴儿的脐带，却连在流光的鼻下，随着呼吸微微颤动——就仿佛是，流光吐出了体内的全部元气才凝出了这个婴儿，脱离了他的身体而成长。流光的呼吸有些微弱下来，不停变幻的手势也停止了，做出五指并拢一簇向上的姿式，长久地停滞着不动。

婴儿手足慢慢舒展开来，渐渐变得修长，一团的烟雾渐渐变成了一条。

然后，有了面目，有了黑洞洞的眼窟和口鼻——狰狞可怖，居然是厉鬼的形状！

“咄！”流光发出了一声低喝，并拢的五指瞬间打开成五星状，手心里一个符咒奕奕生辉，抬手对着那个厉鬼一挥，一指窗外远处的圣湖，“去！”

那条白雾仿佛得了指令，迅疾地飘飞，化为细细一条钻出了帘子，消失在雨气里。

然而，无论飘得多远，那条脐带似的白雾依然连在流光口鼻之间。

流光的手势随即变动，结狮子印，安放在胸口，守护着元气尽出后的躯体。燃香幽幽地映着他的脸，苍白得近乎透明，透出说不出的诡秘气息。

寂静，还是寂静。

虽然外面已经因为那个闯入者而斗得不可开交，可设置了结界的室内依旧安静的出奇，维持着一种不生不灭的气息。流光收敛心神，一分分的控制着那个潜入圣湖最深处的幽灵，通过它将那一份力量一口口吞噬。

“缥碧呢？你们把缥碧关到哪里去了？”

隐隐的，外头的刀兵声停歇了，传来一句厉喝。

“……”底下那个月宫子弟怎么回答却是完全听不清的。

然而那句焦急的喝问不知为何，却穿透了他设下的结界到达了耳边，让流光的手指陡然一震——扶南？是扶南的声音！

扶南怎么会来到月宫？而且直闯朱雀宫而来！

手指微微一震，便震乱了那一缕白烟，呼吸乱了节奏，流光的脸瞬间苍白。远处圣湖的水面开始翻涌，仿佛水底的什么东西受到了惊扰，搅得恶灵纷纷嘶叫，湖面红莲倾斜歪倒。

不行……得赶快完成最后一轮的噬魂术，不然便要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流光再也不去顾及窗外那些声音，运气将自己的七窍六识全部封闭，开始凝神呼吸，吞吐着元气。山顶圣湖的波动慢慢平息，水面微微荡漾，那一缕白雾如虹一样倒吸入水面，直接伸向水底。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密闭的窗棂发出了喀喇的脆响，裂开了一条缝。

有人破了这周围的结界、闯了进来！

窗上贴着的符被震得片片碎裂，木质的窗棂向内扭曲，“唰”的一声，凌厉的风从缝隙中吹了进来，将整扇的木窗粉碎。帘幕纷飞。

“缥碧！缥碧！”那人跃入了最后一个密闭的房间，四顾大呼，手里提着滴血的利剑。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昏暗的室内只充盈着浓郁的檀香味道。

扶南握剑的手渐渐发抖——缥碧不在这里？这已经是朱雀宫的最后一间，一路搜索下来，居然四处都不见缥碧的踪迹！难道、难道她是被那个居于朱雀宫的神秘人给……

一念及此，心底的杀意挟着恐惧直涌上来，扶南开始失去了平素的从容，疯狂的削砍着满室垂落的帘幕，大声呼唤着缥碧的名字。

雪亮的剑光在室内纵横，宛如外面乌云中的闪电落入房内。

无数的帘幕在剑下粉碎，化为柔软的飘飞的洁白雪花，落了一地，扶南一边大喊着，一边往室内闯去——忽然，却邪剑猛地一震！

有邪魔！他顿住了手，凝神。

最后一道帘幕在他剑下碎裂，帘幕落下处，露出了一点腥红的光。

那光是一枝檀香，已然快要燃尽，室内浓重的馥郁气息就是由此而来。然而让扶南手中长剑停滞的，却是那个坐在檀香前的白衣人。

“流、流光？”他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望着眼前人，喃喃。

那是流光……那的确是流光！虽然隔了五年未见，他依然能一眼认出这个童年、少年时最好的朋友——自从那血腥的一夜过去后，他一度以为流光死了，或者遭到了极其残酷的对待，因为他没像自己那样屈服于种种苦痛威胁，参与那场谋杀师傅的残酷计划。

这五年来他一直于心耿耿，无法原谅自己一时的屈膝变节，然而却终究不敢鼓起勇气闯入月宫去寻找流光，只能自欺欺人地安慰自己说，或许流光并未被如何对待，在月宫里好好的活着。

如今，他终于验证了自己的揣测——流光还好好的活着。

那一瞬间他忘记了其他一切，直冲到流光面前去，急促地唤着他的名字，狂喜。

然而流光微闭着眼睛，结了手印静坐在最深处的黑暗里，并未回答一个字。他脸色凝重苍白，鼻下和唇角垂落出一条玉箸般的白烟，蜿蜒伸向窗外。扶南顺着那条诡异的白烟望出去，只见它通向山顶圣湖方向，最终消失在水面。

这、这是什么术法？……扶南惊在了当地，半晌不能动。

手中却邪剑剧烈地跃动，发出嗡嗡的低吟——那是遇到了邪魔之时的不安。

这种不安的强烈，几乎逼近了初见阿澈之时！

“当啷”一声，扶南微微一失神，手松了一松，那把通灵的却邪剑居然从他手中自行跃了出来，直刺向流光的眉心！

“不！”扶南失声，抢身去截，却已然来不及。

却邪剑直刺向白雾，截断了那一缕白色！然后去势不减，直刺流光眉心。

“嚓”地一声轻响，在剑尖刺破肌肤的一瞬，长剑凝滞了。

流光的身子在白雾被截断的刹那震了一震，仿佛忽然苏醒过来，结狮子印的手快如鬼魅地抬起，并指夹住了刺向印堂的却邪剑。那样苍白纤细的手指，居然蕴含着诡异的力量，将闪电般的一剑及时拦截。

“扶南么？”流光缓缓睁开眼睛来，望着闯入朱雀宫的人——那一瞬间，他眼里闪过了无数复杂的情绪：喜悦、震惊、愤怒、绝望……但只是短短一瞬，最终归于平静。

他忽然叹了口气，微笑：“果然，是你来了……真是天理昭昭，天理昭昭啊。”

扶南来不及询问这是什么意思，却看到对方的嘴角缓缓沁出一丝血迹。

那血迹极为诡异，仿佛活了一样地在苍白的面容上蜿蜒爬行，然而，到了下颌却不曾滴落，反而沿着那一缕白雾蔓延过去！血无穷无尽地流出，那一缕白色的烟雾就这样一寸一寸逐步被染红，朝着圣湖方向浸染过去。

“流光，你怎么了？”扶南心下猛然有不祥的预感，急问。

“没什么。”流光的声音却是平静的，疲倦而衰弱。他望着多年未见的师弟，眼神却是宁静安详，丝毫没有扶南那样的惊喜，仿佛早已等待多时。

他弹指点出，指尖聚力，嗤的一声隔空点燃了室内的烛台。阴暗的室内登时有了光，影影绰绰地映照着。而地上的那柱檀香，不知何时已然悄然化为了灰烬。

“我的报应到了。”流光低下头去望着地上燃尽的檀香，微微苦笑，“你看，我终究还是未能吞噬完师傅——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

一边说着话，嘴角的血就不停的涌出，奇怪的是没有一滴落在地上，只是沿着白雾蔓延过去——这般诡异的情状，除了在月宫只怕天下也无处可见。

“这、这是什么？”扶南吃惊地望着那条从他口鼻间垂落的白雾，喃喃。

“噬魂术——你也听说过的吧。”流光微微摇了摇头，抬手拿起地上摊开的羊皮卷给他看，“不过你当年应该也没兴趣研读吧。”

噬魂术？扶南一眼看到卷轴上那三个字，脱口惊呼出来。

那是教内最高深的术法之一，当初他也只是听昀息师傅说过而已，却还远未到可以修习的地步——那是一门极其恶毒霸道、但收效却也极其强大的术法，修习此术后，就能够通过吞噬对方的身体来获得对方的一切力量，因为太过阴毒，甚至在拜月教中、都被列为三大禁忌术法之首。

“你居然修习噬魂术？”扶南惊骇地失声，“你、你想吞噬谁？”

流光微微笑了笑，挑起眉，望着远方的圣湖：“自然是师傅——这个世上，能令我觉得永远无法超越的，也只有昀息师傅了。”

“你……你在吃红莲幽狱里头的师傅？”望着那条消失于圣湖的白烟，扶南霍然明白过来，脸上刷地褪尽了血色。

流光不以为意地点头：“是啊，五年来，我每日都用元神化出厉鬼、潜入水底去吞噬他的血肉。不然，你以为我怎么能采到水底的七叶明芝？”

“不可能……”扶南喃喃反驳，“师傅是不死之身，当年我们也只能封印他而已！”

“不错。但虽然他都能依靠自己的灵力每日复活，可每吞噬一次，我获得的力量就多一分。”流光抚着胸口，喃喃，“九九八十一个劫啊，原本我就快要吞噬完他的全部力量了……可惜，他忽然死了。我只能加紧在七日内吞噬完他的躯体，以免生魂散去。算起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却不料被你……”

说到这里，流光抬起头望了望扶南，眉目间有苦笑：“天理昭昭啊。”

那样的一番话是惊世骇俗的，扶南一时间还不能全部会意，只是握着却邪剑怔怔望着他，半晌才道：“你……你在吞噬师傅的身体，以获得他的力量？”

“这是噬魂术，”流光依旧是平静，“你也知道的。”

“你……”扶南忽然间说不出话来——记忆中，流光是安宁平和的少年，虽然比自己年长不了一两岁，举止性格却沉稳许多，对师傅恭谨、对教民温和，一袭白衣片尘不染，小小年纪便宛然有祭司的风范。

然而，五年后的重逢里，却看到他正在用邪术吞噬师傅的身体！

那样剧烈的对比，让扶南一瞬间有空白一片的眩晕。

“师傅……师傅他，死了？”又过了片刻，扶南才问了第二句话出来。

“是啊。神澈杀了昀息师傅和沉婴，从红莲幽狱逃离。”流光眼眸一转，冷笑，“如果我没说错，此刻她正呆在你家吧？”

扶南脸色又是一变——阿澈…阿澈杀了师傅和沉婴？

可是，记忆中，阿澈是那样单纯善良的孩子，从未对下人说过半句重话，更罔论动手。而且她自幼便景慕昀息师傅，甚至以他为神——阿澈怎么可能杀了师傅？！

扶南脑子一下子乱了，半晌才贸然问：“前几日，在朱雀宫里打伤阿澈的，是你？”

“不错。确切说，我击退的是魇魔。”流光微微一笑，点头回忆，“那日若不是她冲上来的时候身上就有伤，又刚刚附身到新躯体

上，我恐怕也不是对手——真可怕啊。”

在这样的对话里，流光嘴角的血不停地沁出，渐渐那条白烟都变成了血雾！

远处的风里，忽然有了一阵骚动。

一眼望去，只见阴云密布的山顶，圣湖湖水沸腾一般地涌起，无数死灵翻腾着，纷纷跃上了那一条以被血染成红色白雾，嘶叫着追过来。

“你快走！”流光眼睛一变，伸手推开扶南，“我施用噬魂术失败，如今死灵们要出来了！你留在这里会一起被吃掉的！”

扶南还在怔怔出神，那一推将他推了个踉跄，却回过神来：“那你呢？”

“失败者应该接受失败者的命运。”流光微笑着摇了摇头，将羊皮卷凑到了烛上，慢慢点燃，语气疲惫，“其实这几年来，我过的不比昀息师傅好——当年恶念一动后，便天天陷在噩梦里无法自拔。而噬魂术又是一旦开始便不能停止，如今能做个彻底了断，也好。”

硝过的羊皮极其难燃，半晌才焦了一个角，发出难闻的味道。流光有些不耐，手指一别，指尖擦出一朵蓝色的火来，将卷轴一燃而尽：“这种恶毒的术法，也莫要再留在世间诱惑害人了……”

扶南望着流光，眼里依然有混乱不知所措的神情。

魇魔要他拿来交换阿澈生命的朱雀宫内的神秘人，居然是流光？

而流光居然是靠着吞噬师傅的血肉，获得了如今这样骇人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缥碧这几年来，居然一直瞒着他偷偷和流光来往！他们两个，共同瞒着自己多少事情！

短短瞬间，这些念头从他脑中翻涌而起，将所有思绪搅乱。他望着那一条染血的白雾，望着圣湖上翻涌的波浪和山顶的阴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快走！”眼看着那些恶灵步步逼近，已然接近朱雀宫，流光低叱一声，再度催促。

然而他却犹豫着，不说走，也不说留下。

——他不知怎样下决断。一直一来，一到关键时刻他就是如此优柔寡断啊。

“你没必要留下来送死，”看着他怔怔站在原地不肯走，流光眼里的焦急终究转成了一种狠意，一咬牙，说出了一句话，“当初和天籁合计骗你回来、逼你去毒杀师傅的时候，我也没有把你当成兄弟！”

“什么？”这样的一句话是霹雳般的，将犹豫的人彻底打醒，“你说什么？”

“我说，五年前夺宫之变，是我暗地里和天籁一起策划的。”流光直直望着扶南的眼睛，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那个红衣娃娃知道什么？只有我知道师傅的弱点……我研读了那么多年的神庙典籍，知道怎样才能置一个祭司于死地。”

扶南紧握着剑，眼神转瞬雪亮。流光的叙述却是极快的，明晰简洁：

“在十五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无法超越昀息师傅了……我不愿意一辈子被压着。于是我寻到了万年龙血珠——那是唯一能对师傅这种人起作用的毒药。”

“但我一直知道师傅对我深怀戒心，他曾说过、我太象少年时的他。我不想自己出面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就想到了远游在外的你，和天籁合计骗你回来——等你一回来，就让十长老伏击，生擒了你，严刑折磨。你性格优柔，并不是宁折不弯的脾气，果然很快就屈服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流光看着脸色苍白的扶南，微微苦笑：“其事情完成后我就该杀了你。天籁当时也是那么建议的。可惜，不知为什么，我不想你死……于是，我放了你和缥碧下山。”

“扶南，你根本不合适当祭司，”流光扔下了手里焦了的卷轴，叹息，“你对力量没有太大的渴望。太善良，太单纯，和我正好相反呢。”

“可叹天日昭昭，最终我还是功亏一篑，毁于你手下。”

扶南的眼神渐渐雪亮，握着剑的手不停发抖——不知是因为内心的激动，还是却邪剑感受到了无数邪灵的逼近。

“走吧！”流光一指窗外，催促，“再不走就很难全身而退了！”

就在这一刹那，窗户发出了彻底破碎的响——流光做事周密，施行噬魂术之前也考虑到了万一出现的反噬现象，故而在密室周围布下了重重防护结界。然而这扇窗子却因方才扶南的闯入而遭到了破坏，此刻，那一群圣湖里逃逸的恶灵已然追逐着染血的白烟，蜂拥而入！

“唰！”白光回转，一只恶灵被削为两段。

却邪剑一击而回，在指尖绕出一圈白光。扶南站在窗前，只微微退了半步，便站定了。因为紧张，手在微微颤抖，但他依然牢牢地站定了，就挡在窗台和流光之间，不再退半步。

“扶南！”流光在身后唤他，声音已然有了方才直面生死时也不曾出现的颤抖。

他没有回头，只是握紧了自己手里的剑，直到剑刃无法在指间灵活回转，直到那白光割破了自己的手。那些循着血迹汹涌而来的恶灵被那一剑震慑，在窗外顿了顿，然而等看清楚不过只有一个人挡路，便重新嘶叫着扑了过来。

阴风袭面，令人窒息。

“唰！”白雾之中，却邪剑如同惊虹一样掠起，切割着一切。

扶南在挥剑，与那些密雨一样扑来的恶灵搏杀，不时感觉到那些无形的利齿噬咬到了自己的肩膀和手臂，那些无形的血犹如蒸气一样冒出，沾染在他的颊上。

然而他没有退半步……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

他没有为身后这个人坚持下去的理由。但他依然不顾一切地搏杀着，用尽了全力不让任何一只恶灵通过这扇破损的窗子。

白气已然将他半身笼罩，只依稀有却邪剑的光亮如闪电般掠出，却已然看不见人的模样。流光坐在蒲团上望着扶南，身子前倾，右手支在地上，尽了一切力量想站起来和他并肩作战，却发现自己连些微的力量都没有了。

方才施用噬魂术的失败，已然让他在短时间内无法自由地使用灵力。

他坐在黑暗的密室内，无数垂下的帘幕迎着窗外吹进来的疾风飘飘转转，宛如那些白色的幽灵们已然冲破了屏障扑了过来——然而，

那个人还是站在唯一破开的窗口前，不顾一切地为他挡着那些汹涌的潮流。

那样的剑法，让流光止不住地惊诧：这不是出自拜月教，也不像是苗疆民间流传的——扶南在这几年里，居然有了如此的长进，领会了这样精妙的剑法！

窗外还是黑沉沉的夜幕，但那些恶灵焕发着微弱的白光，聚集在一起就如白昼。

扶南的身子已然湮没在那一片白光里，只依稀看得到一个剪影，那样的固执而坚持。但流光从越来越缓的剑光中，已然预感到扶南的力量即将衰竭——长夜尚未过去，恶灵继续汹涌而至，以个人的力量、又如何能阻挡整个圣湖的邪异气息？

白光越来越盛，终于将扶南的整个身体都吞没！“叮”的一声，却邪剑从白光内飞了出来，跌落在密室另一头的地上，震了一震，最终未能重新跃起。

恶灵的嘶叫如同风一般激烈。

流光低下了头，一滴泪水溅落到檀香的灰烬里。

扶南，你生平以来唯一的一次不退半步，却换来了这般结局……眼里蓦然掠过决断的光，流光将右手的中指送入口中，咬破，用血在密室的地上一笔一划地画起一个繁复的符咒——

那是分血大法，教中的另一禁忌，可以用来召唤魇魔。

他分出了自己的血，以生命的一部分来和那个隐藏于月之暗面的邪魔交换契约。他唤醒魇魔，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和灵力，而复苏的魇魔必然会借给他力量，去实现他的愿望。

当初，天籁教主为了制住昀息祭司，便是动用了这个术法。

那样强大的师傅也被困住了，坠入不见天日的红莲幽狱。只要她的血流动一天，那个被困在水底的人就永远无法解脱。然而，作为代价，那个红衣女童的心也变得越来越阴暗恶毒，渴求着杀戮和血腥，逐渐被魇魔的力量侵蚀，却无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大约天籁心底也是知道这一点的罢，所以她才会这样疯狂地冲下山去寻找自己的哥哥，其实，那个孩子的内心里，并不仅仅是想质问最爱的人当年为何遗弃自己，而是……单纯地，想寻求一个终结罢？

她是不会回来了。

而这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么?

各种念头如电光般地闪过脑海，但流光的手却是毫不停歇地画下一个血红的符咒。无论如何，就算不择手段不顾后果，他此刻都不能让扶南死去！

“不！流光，住手！”仿佛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扶南挣扎着发出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流光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扶南一眼，却看不到朋友的脸——无数的恶灵已然把他吞噬了。流光手指继续缓缓移动，划出了最后一笔血印，将那个符咒封闭。

“不！流光，住手！住手！”扶南厉声叱喝，不顾一切地阻拦。

不知哪来的力量，墙角里的却邪剑一跃而起，斩向流光的手指！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流光翻过手掌，印在了那个完成的符咒中心，轻轻地低下头，吐出两个字：“魇来”。

话音未落，地上那个血红的符咒忽然化成烈火，熊熊燃起！

却邪剑已然刺到，却在火旁顿住，挣扎良久，终于还是铮然落地。

“魇来！”流光霍然抬头，低叱，手指一抬，指向窗口的那群恶灵——那是地狱里的红莲烈焰。无数的火光从他指尖和地上的结界里飞出，呼啸着刺入那团白烟。

恶灵发出炙烤中的剧痛呼喊，猛然涣散，先是没有章法地胡乱翻飞，最后终于寻到了那扇窗，沿着来路退缩回去。那些烈火追在后面燃烧，一路将无数恶灵烧得魂飞魄散。

暗夜里，就如一朵巨大的白色莲花乍然收拢，缩回了湖心水下。

天地间忽然就安静了，只有密雨急急打下。

“流光！”密室里，扶南失声惊呼，望着对方已然变成赤红色的眼睛。

那只操纵着红莲烈焰的手颓然落下，勉力想支撑，却还是无力地倒下。外面的火光熄灭了，流光跌倒在密室冰冷的黑曜石地面上，白衣上沾满了血和灰。

“杀我，扶南……快些。”他断断续续地对那个朋友说话，眼睛却已然红得要滴出血来，“因为我的召唤，魇魔已经彻底醒来了……我也会慢慢变得完全不像一个人。你快过来杀——”

那句话是到中途断掉的。因为那一刻，他看到了扶南的脸！

那是怎样可怕的一张脸啊……无数的恶灵噬咬下，扶南肌肤已然没有一处完好。特别是那张曾经清秀的脸上各更是伤口密布，血流覆眼，露出了森然的白骨。

流光中止了话语，脸上浮现出苦痛的表情，望着那个替自己挡了这万鬼噬身之罪的朋友，忽然喃喃：“没事，我还你一张脸。”

重新抬起了手，按住自己的脸，低声：“魇——”

“不！”不等他将第二个字吐出，扶南厉声叫了起来，地上的却邪剑蓦地重新跃起——然而，却不是刺向流光，而是瞬地折回，刺向了自己的咽喉！

“停！”顾不得重新召唤魇魔，流光中止了咒术，闪电般地腾出手定住了那把剑。

却邪剑已然到了扶南咽喉前三寸，定定地停在那里。

“我不恨你。我也不是为你至此——我只是为自己。”扶南望着他，低声，眼里却有罕见的绝决，“我也不会替你了断。”一边说着，他握着剑缓缓站起身来：“你若有愧，应和我一起设法，将魇魔再度封印。”

流光望着这个忽然变得决断起来的师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扶南么？这是以前那个吞吞吐吐，遇事优柔寡断的扶南？越过了方才那个极限，只是刹那间，他仿佛就变了一个人。

是否，人的内心都有两张脸，只要打破了外层的面具，便能转出新的一面？

“流光，你知道么？”扶南忽然笑了起来，低下了头，“我刚才才发现，只要豁出去，好像很多事根本……根本是不难做到的啊！哈……为什么以前，我不敢去做呢？”

幽暗的室内，两人静静对望了片刻，外面风雨如啸。

“扶南！……流光！快、快来……救救……啊！”

忽然间，一声嘶哑的厉呼划破了雨夜，将两个人同时惊得站了起来——

“缥碧！”

十二、血婴

缥碧偷偷从朱雀宫侧门出来，下到灵鹫山脚下的时候天还没有彻底黑。

她没有回自己住的竹楼，反而直奔扶南的竹林精舍而去。

雨已经开始细细密密地下了，缥碧穿过那一些曼珠沙华，小心地不让坟地的黄泥弄脏自己的裙角。那些半枯萎的花触着她的裙裾，她陡然间有一种恍惚的错觉——仿佛一只只冰冷的小手在拉扯着自己的衣襟，不让她前行。

不知为何，不祥的感觉越来越浓厚。

半路上经过了岩生住的棚子，她照例往里看了看，却发现里头空无一人，塘里的火还在烧着，水烟筒搁在一旁，烟丝洒落了一地，似乎岩生是匆忙外出的，一串凌乱的足迹从屋外直通向竹林深处。

缥碧准备走开，忽然间察觉了什么，回身摸了一下窗台——手指被一滴血染红。

她望着竹林精舍方向，眼神霍然雪亮。

暮色四合，乌云笼罩，密雨仿佛在灵鹫山上织起了一张无形的网。而在这样黯淡的背景里，那片竹林里却是有灯火闪烁的，然而不知为何、那灯光，却闪着黯淡的红。

缥碧想了想，沿着棚子外凌乱的脚印走出去。那脚印直通竹林精舍。黯淡的暮色里，她孤身一人走向那座她曾经去过千百次的房子，一路上开满了血红的曼珠沙华。唯有闪电不时穿云而下，在短短的刹那照亮天地。

然而，在走近那片竹林的时候，缥碧停住了脚步，手缓慢地搭上了一枝青竹，啪的一声响，折断。

“扶南？”她站在院子外，叫了一声——声音听起来不大，却是用了真气送出，穿透了雨帘直送进去。里面灯还亮着，想来扶南和阿澈都在吧。

然而，半晌不见里头人回答。她心下更是忐忑，便又叫了一声。

“呜呜……”忽然间，房内黑影一动，传出一声低低的哭，赫然是神澈的声音。

“阿澈？你怎么了？”缥碧再也忍不住，脱口问着，踏上了竹舍门槛，一边推门往里看，“不舒服么？为什么哭？”

“呜……”那个哭声是从角落里传出的，细微而委屈，带着某种崩溃般的无助，“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把他杀了！”

“什么？你说什么！”缥碧心里猛然一跳，“你杀了谁？”

难道是扶南……扶南被她……！

她失了方寸，不顾一切地推门冲进去，但刚侧身进去，额头就撞上了一件东西——下意识地抬头，眼前晃动的、却是一双沾满了黄土的惨白的脚踝。

“天……！”缥碧一抬头，便踉跄地往后退，捂着自己的嘴巴。

那是岩生……被吊在门内横梁上的，赫然是看墓人岩生的尸体！

没了眼睛，黑洞洞的眼窝里留下干涸的血，凝固在皱纹层叠的脸上。然而奇怪的是那张脸上居然没有恐惧的表情，嘴角以诡异的弧度弯上去，做出一个僵硬的笑，仿佛临死之前还在某种诱惑里不可自拔。

房间里点着灯，然而灯火不知为何却笼着一层淡淡的红，一明一灭，映着缩在墙角的一个小小白衣身子。

“我杀了他……我杀了他……”眼神呆滞地张开手，望着被剥下皮肤之后血红色的手掌，神澈在不停地喃喃，眼神恍惚，“啊……婴，你为什么要逼我杀人……”

在她的手心里，赫然掉落一只羽毛零落的被扭断脖子的乌鸦。

“牙牙！”缥碧失声惊呼出来，好半日才把视线落到那个缩成一团的少女身上，想上前，却惊于她身上的邪气。

方自犹豫，忽然听到一个生涩阴冷的声音响起：“反正，你，也早杀过人了。”

那是陌生人的声音！

是谁？是谁也在这个竹舍里？

缥碧惊诧四顾，默默识别，忽然手中竹枝点出，直指神澈背后，厉叱：“出来！”

一张惨白扭曲的孩童的脸，从神澈瀑布般的长发里冒了出来，对着她咧嘴一笑。刚才出声的，果然是这个寄生的魔物。缥碧乍然吃了一惊，不过是几日不见，那个婴儿却萎缩了不少，仿佛整个人都贴在了神澈背上，慢慢融入。

“啊！胡说，胡说！你给我闭嘴！”听得那一句，张皇的神澈陡然尖叫起来，用手捂着耳朵，将脊背猛烈地往墙壁上撞，“你这个妖怪，给我闭嘴！”

“桀桀……”背后的婴儿被撞得声音断续，却笑如夜枭，“不是么？昀息和我，不都是你亲手杀的？——你想故意忘记？可没那么容易……我总得提醒你一声，别以为自己是什么好孩子。”

“啊——！！”神澈终于失去控制地大叫起来，用手拼命捂着耳朵，身子却缩成一团。

她用力将背部撞向墙壁，似乎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那个可怕的东西压碎在自己背上，然而她这样努力的结果，只不过是让那个怪物变得更加深入她的体内。

她知道那个东西正在慢慢地钻进她的心里，一分一分，一寸一寸。

这几日来，她时时刻刻在心里听到这个东西的声音，尖锐、恶毒而又疯狂。先是一句一句地帮她回忆起在红莲幽狱发生的一切，摧毁她仅剩的一点自信，然后再一句一句地勾起她内心的种种阴暗念头。

说到底，在水底的一瞬间，她对昀息产生了恨，所以动了杀心；而现在，她心里也对缥碧有着嫉妒和敌意，希望这个人永远从她和扶南之间消失——

正因为心里有了裂缝，所以那个怪物才能不停地引诱她罢？

有我在，你任何愿望都可以满足。只要你说两个字。你也看到了，那个罗嗦的看墓人不是被你用一根手指就杀死了？——如果你要扶南永远属于你一个人，也很容易啊，只要再动动手指，面前这个女人就会永远消失了。

只要你说一句“魇来”……

那个声音不停地在她身体里说话，用尽种种手段，直到她无法坚持。然而残存的清醒让她死死恪守着最后的理智，绝不让自己说出那

个召唤魔物的咒语。

神澈只能一叠声地尖叫，用这样撕心裂肺的叫声来掩盖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诱惑声。

熟人的尸体在面前晃动，神澈得尖叫声响彻竹林，缥碧望着这匪夷所思的混乱一幕，声音止不住地颤抖，扬声疾呼："扶南！扶南！"

然而，竹舍的主人完全失去了踪迹。

"扶南呢？他哪里去了？"缥碧有些吃惊，已然从厢房厨下转了一圈回来，担忧地追问，"那么晚了他去了哪里？你变成这样，他怎么不阻止？"

"扶南……"那个名字仿佛有某种奇异的效果，让持续尖叫着的少女平静下来了。神澈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缥碧："我不知道……我求他不要走，但他不理我……扔下我走了……"

喃喃说着，她眼神渐渐转变，从清澈到迷惘，然后转变成了愤恨和狂怒。

"他不理我了！他本来是我的！从小就是我的！"她脱口叫了起来，眼神凶狠地望着面前这个童年伙伴，"我被关了十年，变成了这样的怪物，所以他不理我了！都是你！都是你！你为什么要和我抢！"

她的思维极其简单直接，依然停留在八岁的时候，就如一个被乍然抢走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火。

"阿澈！"缥碧低叱，身子却退开了一步，望着她的背部，"静一静！我没和你抢什么！"

在神澈的背后，那个散落在长发下的凸起正在缓缓变平，那个婴儿状的怪物的身体完全融化掉了，只留下一只小脑袋还露在外面，似乎趁着神澈心神大乱满怀怨恨的刹那，彻底地进入了她的身体内！

"我被关了十年……"神澈呜咽着低下头去，望着自己露出血红色肌肉的掌心，眼神绝望而又疯狂，"昀息祭司死了，婴死了……你抢去了扶南哥哥！"

缥碧望着童年时的女伴，恍惚觉得神澈多年来居然从未长大分毫。

依稀中，她感到某种彻骨的怜惜，不由得叹了口气，垂下了手中的竹枝。

“阿澈，不要这样，扶南永远是你的。我没和你抢。”她轻轻对着那个女孩子说，一手将那具吊在门楣上的尸体解下来，“他一直很记挂你的。我们一定会想法子给你驱魔，只要你好了，照样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

神澈用力咬着牙，仿佛极力克制着体内的某种苦痛，不说出一个字。

“魇来”，“魇来”！……身体里仿佛有无数的声音在汹涌，远远近近地呼喊，仿佛诱惑着她说出这可以换来一切的两个字。

她咬牙，再咬牙，直到嘴唇间沁出鲜红的血，也不肯吐一个字。

缥碧为她忽然间的吐血而惊诧，小心翼翼地递过一方手巾，却也在提防着她背上魔物的攻击——因为就在这个刹那，那个背上的婴儿眼睛里忽然发出了诡异的红光！那个只余下一个脑袋露出神澈背部的怪物，此刻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不行，不行……已经越来越不受控制了。

走！快走啊！神澈在心底一遍遍地嘶喊，却无法开口说出来。因为生怕自己一开口、便会吐出那该诅咒的两个字，让自己被魔物操纵。

她狂乱地挥着手，驱赶那个靠近的人。

她挥出去的手碰到了缥碧拿着手巾的手腕，人肌肤的温热让她陡然间全身一凛，一种灭顶的不祥之感汹涌而来。非常清晰地，一个声音在灵鹫山顶遥遥响起，一字一句地替她吐出了那句禁忌之咒——

“魇来！”

神澈骇然回首，望向窗外黑沉沉的灵鹫山，一瞬间的恐惧让她心胆欲裂。是谁？是谁念出了这个咒语，从遥远的地方召唤出了她身体里的这个魔物？

然而这种恐惧只是一瞬，因为她神智的清明也只剩下了一瞬。

最后的恍惚中，神澈看到自己了自己可怕的转变：被剥去皮的手掌重新生出了雪白的肌肤，上面那朵曼珠沙娇艳欲滴；头发变得灰白，迅速地蜿蜒生长，如同蛇类般爬行——那不是她！那马上就要变得不是她了！

“逃啊，缥碧！快逃啊！”在身体完全被魔物侵蚀的那一瞬，她抬起已然变成赤红色的眼睛，撕心裂肺地对面前的女伴大喊。

朱雀宫长年难得打开的侧门轰然洞开，在无数拜月教子弟的惊讶目光中，流光和扶南直冲了出去——这，还是他五年来第一次走出这座阴暗的宫殿。

密雨在黑夜里飘飞，而缥碧的声音却是穿过雨传来的，带着苦痛和挣扎，急急拍着门。

流光急急地拉开侧门，就在宫门打开的瞬间，他看到有殷红的血从铜环上流下，与此同时、一个原本靠在门上的身影重重地跌了进来。

“缥碧！”他下意识地回过臂，揽住，看着栽倒在怀里的人，脱口惊呼。

被打湿的秀发贴住了他的脸颊。仿佛经过了极惨烈的搏杀才逃到此处，缥碧的一身青衣已然染做了血红，脸上纵横着五道血印，血印贯穿面颊，穿过眼角，几乎失明。

“流光……流光……是你么？”眼睛虽然被血糊住，但听出了他的声音，奄奄一息的女子吃力地转过脸来，攀着他的肩，急切地喃喃，“小心…要小心！魇魔……魇魔复苏了……它被召唤出来了！阿澈、阿澈她……”

魇魔复苏！那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可流光毫不动容，仿佛早已料到。

“别说话了，”他掩上了宫门，将一身是血的女子抱进来，用眼神示意一旁的扶南去拿绑带，“先替你裹伤。”

然而扶南却站在那里，仿佛失了魂，脸色苍白。

魇魔复苏了？那么阿澈…阿澈她不就是……！

那一瞬间心里有极深极切的焦虑和恐惧，仿佛闪电一样击中了心脏。来不及多想别的，他推开侧门就冲入了外面的雨帘中。

“扶南！”流光蓦然一震，厉声大喝，“回来！别去！”

但是，只是一瞬，那袭白衣便去得远了。

流光抱着垂危的缥碧站在侧门的门廊下，望着那一袭直奔下山的白衣，有略微的失神。。廊下的那盏灯飘飘转转，灯下的雨丝仿佛一阵阵的烟雾，散开了又聚拢。

“扶南……扶南他在你这里？”被他方才脱口的厉叱惊动，神智开始涣散的缥碧惊喜地挣扎，想睁开被血糊住的眼睛，“他没事吧？”

流光却没有回答，片刻，才冷冷道：“他走了。”

“……”缥碧没有说话。她一贯聪敏，自然不会不知道扶南为什么忽然离去——五年朝夕相处的知交，说到底，还是比不上自幼的深爱的人啊……

流光感觉到怀中的人沉默下去，刹那间他的内心被愧疚吞没——为了应对危机，他召唤出了魇魔，却不料、第一个祸害的便是缥碧！

“魇魔复苏……阿澈已经…已经不存在了。”缥碧攀着他的肩膀，被血模糊的眼睛里滑落一滴泪水，侧过头，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低声恳求，“扶南这一去……多半会中了魇魔的诡计——流光、流光，你去帮帮他，好么？”

流光蓦然一震，侧过头去，喃喃：“即便自己已弄成这样……你还是只记着他？”

缥碧吃力地笑了笑，雨水打在她苍白的脸上，渐渐汇成细密的一滴水，从颊上长划而下，她只有担忧和恳求：“流光，求求你——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制得住那个魇魔了……扶南心软，一定不是、不是它的对手……”

流光默不作声地往回走，将那个流着血的垂危伤者抱回了长年居住的朱雀宫。

幽暗的室内，他燃起了烛火，火光明明灭灭映着他的脸。

流光撕下那些翻飞的帘幕，小心然而快速地包扎她的伤口，念动了咒语，催合她身上的伤口，翻出了从圣湖水底采摘来的七叶明芝，毫不吝惜地大把大把给她服下。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的脸苍白而沉默，但眼底里却间或闪过雪亮的光，仿佛此刻有什么激烈的情绪在他心底游移。

“你…你不肯么？”然而缥碧却是一直支撑着听他的答复，神智再度恍惚起来，用力攀着他的肩膀，仰起头，问，“他、他是你兄弟

啊……你若不救扶南……魇魔就会……”

想起刹那前扶南夺门而去的背影，流光心底陡然掠过一种烦躁，一挥手，齐齐割裂一幅垂落的帘幕，他的声音里有再也压抑不住一丝愤怒：“扶南，又是扶南！你怎么从来就不考虑一下我？”

缥碧一惊，松开了攀着他肩膀的手，望着他瞬间燃烧的眼睛。

“前几日魇魔第一次冲入月宫，那时候它刚逃出水底，尚自衰竭，但为了拦截它、我就受了重伤——”流光侧过头去望着远处黑黝黝的神庙，冷笑，“这一次的魇魔已然完全苏醒，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答应了你去救扶南，我就会死？！你要我去对付魇魔？——你不想他死，难道就宁可我去死么？哈！”

说到最后，长久压抑的愤怒终于让他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流……光？”缥碧终于睁开了眼睛，眼里有某种不可思议的神色，“你…怎么那么说？你不会死的……你那么强。怎么会死？”

从小以来，记忆中的流光都是宁静而强悍的，拥有她所不能企及的力量。每一次她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都会下意识地想到去寻求他的帮助。而且，一定都会如愿以偿。

“我会去救扶南。立刻就去。”仿佛是意识到自己的失控，短短片刻内笑声便歇止了，流光紧闭嘴唇，眼色冷酷，“我不会不救他——就像刚才他不会不救我一样。你可满意？”

他把她留在了黑暗的室内，返身离去，任凭她在背后微弱地唤着他的名字。

帘幕层层翻飞，拂过他的脸，将无声交织的血泪一并抹去。

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说出来了呢？原本，这一切可以永远埋葬在他心底的。

他有着和昀息师傅类似的性格，高傲、决断，不示弱，不容情，一旦定下了目标就会不惜一切的追求。五年前，当他选择了踏上成为祭司这条路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必将舍弃掉一切凡俗的欢乐和拥有——他将会成为一个神。

而相反的，他那个懦弱的朋友却留在了凡世里，经历了重重忧患喜怒，却也拥有了某些他得不到的东西。从帮助扶南逃脱天籁教主的

惩罚开始，在私心里、他已然是将缥碧托付给了扶南，希望扶南能在灵鹫山下照顾她一生平安。

他原本应该让这一切永远沉淀在心底的……

然而，他却怎么也忘记不了那个抱着书卷在神庙长廊里低头走过去的青衣少女——多年来，独居朱雀宫，每次在他伸手取出书架上典籍的时候，都会恍惚觉得那个秀丽沉静的少女还在架子的另一边，透过书卷的空档对他微笑，如多年前那样无声的招呼。

为什么要记得……为什么要记得这些呢？为什么还会计较，为什么还会妒忌？

他一直都想问那个被关在幽狱里的师傅——祭司的生命里，是否会有这样扯不断的尘缘？而师傅的漫长一生里，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又该如何对待。

可惜，那个孤傲怪僻的师傅，已经被他和天籁合力永远禁闭在了圣湖的深深水底。

他没有了引导者，没有了可以解答这个疑问的人，他无从应对，只能任凭心头那一点不肯熄灭的残念顽固地挣扎，最终燎原。

这些年来，他一直用纸鹤传书与她联络，暗地里允许爱书如命的她出入朱雀宫，一次次的往返借阅典籍，提问解答她的疑惑——这一切，其实只是为了让这颗珠子、不过早地从他生命的丝线上断去吧？

说到底，在某一处，他的优柔懦弱、远胜于扶南啊。

流光走在曲折的游廊上，从袍袖里摸出了一枚赤色的药丸，凝视了片刻，终于平静地将其纳入口中——这一切，终究该由他来做一个了断。

子夜，稀疏的雨再度转密，打在坟墓间已经开始渐渐凋零的红花上。

然而，一滴滴落下的血、却将那些残花浇灌得重新鲜艳起来！

血迹从坟地北侧一直延伸到中心，然后就进入了胶着状况，无法继续往月宫方向延伸一步，只是反复的在原地来去洒落，直到将那些曼珠沙华都染成血红！

“嚓”，只是稍一迟缓，一根尖利的白骨从肩头冒了出来，白森森的尖端滴着血。

扶南一个踉跄，手中的却邪剑几乎落地。看来，是逃不过了……而这样的一击，已经摧毁了他最后的一丝体力。他死死望着神澈，不相信只是离开了短短半日，她竟然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咯咯……很不错嘛，居然能撑那么久，”那个白衣少女缓步从曼珠沙华中走来，望着他笑，“是白帝一路的剑法啊……真是想不到，骖龙四式还留在人间？”

她的手里，握着一支森然白骨，尖端滴下血来。

“阿澈！”他用剑撑着身子，再度嘶声唤，“你到底是怎么了？”

“阿澈？咯咯……她死啦！”白衣少女诡异的笑了起来，眼睛是淡淡的红色，抬起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已经在这里死了！你再叫也没有用了，她听不见了。”

“你、你这个魔物杀了阿澈？！”扶南咬着牙，不知哪里来的力气，霍地反手拔出了贯穿他身体的白骨，重新抬起了却邪剑，厉喝。

“螳臂当车……你又能怎么样？这是神澈的躯体，你敢下手么？”魇魔轻蔑地笑，白骨之剑挥起，唰的一声刺向扶南心口，“别挡路了！杀了你，再杀了朱雀宫里那人，我就可以去神庙里了……哈哈哈！”

那一剑刺破了空气，带着绝决的杀意洞穿他的心脏。

剑尖刺破了心口。然而，那快若雷霆的一剑，却在生生顿住了，不停颤抖着。

白衣少女脸上原本的大笑表情凝滞了，迅速转过几种不同的表情，眼里的红光涨了又退，手臂僵直地发着抖，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在争夺那柄握在手中的白骨之剑。清丽的脸扭曲得可怕，嘴巴几次张了张，却说不出一个字。

最终，在眼里红光退去的瞬间，挣扎着，张嘴吐出了几个字：“扶南，快逃啊！”

在她眼光变幻的瞬间，扶南霍然明白了，脱口：“阿澈！”

——那，是被魇魔吞噬了的神澈，在躯体内拼命地争夺着控制权！

他来不及多想，足尖一点，退后三丈，从那柄白骨之剑下逃离，只觉心口依然刺痛。他转头就往月宫方向奔去——必须要找到流光，

如今只有他，才有制住这个魔物的把握！

然而，刚走出这片墓地，踏上石阶，他耳边忽然听到了一声冷笑：“想逃？”

那声冷笑起的时候，尚在几十丈开外，然而短短一声的末尾已然近在耳畔。他来不及回头，背后一阵剧痛，重重一个踉跄跌倒在地。

一根白骨闪电般地掠到，穿透了他的肩膀，将他钉在了墓地边缘。

剧痛让他几乎昏死过去，眼角却看到了那双白色的绣花鞋轻盈地踏步而来，上面绣着两朵怒放的红花，一边走一边低骂：“该死的贱人，还想放他逃么？自不量力！我就用你的手杀他，让你看着他怎么死的！”

血红的手掌挥出，白骨之剑从他身体上反跳而出，带起一串血珠，跃入魇魔手中，然后在长笑中划出一道弧线，斩向他的颈部。

“喀”，忽然间，轻轻一声响，白骨在半空中被拦击，裂缝如菊花般延展。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拦在剑上，周围也没有一个人影——白骨之剑，就这样被无形的力量截住。

“谁？”魇魔抬头，厉叱。

话音未落，她的心口忽然溅出了一朵血花！

“化影术！”魇魔急退，惊骇地低呼——那是拜月教中最高深的术法，和“指间风雨”、“枯荣手”并称“三大正术”之一。记忆中，只有祭司才能修习到这样的境界！

昀息已死，她因此肆无忌惮。然而，拜月教中，竟尚有祭司？

魇魔蓦地一惊，忽然明白过来：难道，竟是朱雀宫中那人又来了？

“走！”与此同时，扶南听到了一个字传入耳中，身体一轻，已经被人拉起，往台阶上一推，“缥碧在朱雀宫！你带着她去神殿，那里安全！”

流光？终于听出了那个声音，他乍然一喜。

血不停地从全身上下的大小伤口中涌出，他知道自己的体力已然不能再支撑，来不及多想、便依照流光的吩咐往月宫神庙方向奔去。

刚走了几步，忽然停下了脚步，回顾向雨丝深处——他走了，可流光呢?

“走！”只是一迟疑，虚空中又传来一声低喝，不容分说，“是兄弟的，马上走！”

扶南感觉到有人在虚空中猛推自己一把，毫不容情。他心知自己留下也只有拖累的份，便趁着还有一丝力气，咬牙奔向朱雀宫门。

“嘻……你还是别再出声了。”白衣少女却没有追击，从猝然被袭中定住了神，嘻嘻冷笑起来，“所谓的‘化影’，也不过是靠着极快的身法来保持。你多说一个字，凝聚的‘气’就散一分——不过，也好，就让我看看朱雀宫里的、究竟是何方高人？”

夜雨中，仿佛一阵风忽然歇止了，火红的花间果然浮起了一个绰约可见的人形，长袍垂发，襟袖飘摇。侧头冷然看过来，带着凛冽孤傲的气质。

第一眼看到那个人，魇魔忽然怔了一下：奇怪……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见过?

并不是指面目熟悉，而是他身上的那种“气”里，有熟稔的感觉。

然而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又摇了摇头，将其否定——怎么会呢？被关入水底后，自己已有上百年不曾见过人世一切。而眼前这个男子、分明只有二十许的年纪。

“能用化影术截击我，令我受伤，已非凡人能为。”魇魔望着这个显出身形的白衣男子，有些不可思议，“你是拜月教的新祭司？”

来人微微摇首，指指额头——光洁的前额上，并没有象征着祭司身份的额环。

“前祭司昀息之大弟子流光，奉月神之命，守护月宫。”他淡淡说着，内心却是不敢放松分毫，将所有灵力凝聚在手指之间。

“昀息的大弟子？”魇魔喃喃，忽地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干的问题，“你可会噬魂术？”

流光一时未曾会意，脱口回答：“会。”

“我明白了……原来是你！”魇魔忽然大笑起来，恍然大悟，击掌，“原来，那个每日化为恶灵下到水底吞噬昀息的，就是你！难怪如此面熟、难怪有如此力量……好毒的弟子，真是好毒的弟子！”

“真是合我胃口啊！你身上，有一种和昀息相似的‘恶’的气息呢！”她兴致勃勃地望着对方，大笑击节，忽然提议：“我们来做个交易吧，如何？”

流光被她那番大笑刺痛，脸色瞬变，在她说话间已然抬手，手指间闪烁着灵力凝聚的蓝色火焰，正要做雷霆一击，忽然间却顿住了——

魇魔的手里，居然握着一件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怎么样？这是月魄，能全面提升你的力量，让你成为真正的祭司，拥有和昀息一样的力量！”额环在手中闪耀，魇魔嘴角浮出笑意，对着流光殷勤提议，“我入主月宫，你来当我的祭司，我们一起来支配这个南疆！这个交易不错吧？”

顿了顿，她补充：“当然，我可以不杀扶南。”

密雨中，流光没有说话，但是眼睛却没有离开她手中的那件宝物，眼神变了数变——是的，那是历代祭司的神器，号称拜月教三宝之一。没有月魄，就算他像如今这样再苦修十年，也无法成为真正的祭司。

“先给我……”喉头耸动了一下，他涩声吐出一句话，伸出手去。

“哈哈哈……你果然比扶南那小子识时务！”魇魔大笑起来，得意洋洋地抬起手，给他加冕——那个流动着宝石辉光的额环下，藏着可以控制人神智的傀儡虫。

被权力引诱的人，在戴上这个额环后终将成为权力的傀儡。

流光低下头去，让这象征着祭司地位的额环落到他发上。

“喀”，忽然间，魇魔得意的笑声中断了。

她不可思议地低下头，望着那只穿透了心脏的手——毫无预兆地、流光在低首时猝及不妨地出手，在一瞬间就洞穿了她的身体，一把将她的心脏捏为齑粉！

“我渴望权力，为此不择手段，”流光抬起头，冷然，傲然，雨水在他苍白的脸上化为雾气，“但，还没想过要和魔交换条件！你若得到了月宫，首先就会毁去神庙的天心月轮，放出圣湖恶鬼吧？从此邪气充塞于南疆，就变成你的天下了！”他扯动嘴角，做出一个厌恶的表情，“可惜，我不喜欢那样！”

碾动手指，将邪魔的心粉碎，霍然抽出："去死吧！"

然而，在抽出手的瞬间，一股可怖的力量霍然迎面击来，将他击飞三丈。

魇魔心口上的那个大洞，在手臂抽离的刹那、居然立刻消弥无形！

"呵呵……真是笨啊，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我么？只要我在，这个躯体是不会死的，不见沉婴还活了上百年么？"望着对方的惊骇表情，魇魔大笑起来，咬牙切齿地怒骂，"不识抬举的家伙——正好！我就吸了你的灵力，再去毁掉神庙！"

她鬼魅般地一飘，往前轻轻一跃。那种跳跃的姿态很奇怪，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屈起了一只脚，在玩着跳房子的游戏。跳了三跳，她倒转手中的白骨，叩在墓地上。

"喀喇喇"一声裂响，从地底最深处传来，忽然间所有黄土堆都裂开了！

无数白骨从坟墓中反跳而出，一端着地，森森然地立了起来。一眼望去，无边无尽的墓地上尽是白骨，仿似地狱之门开了，无数死灵跃出地面。

"白骨之舞！"流光不可思议地低呼，顿住了手，"骷髅花！"

"喀嚓、喀嚓"，那些白骨支离地竖了起来，列成一圈，宛如绽放的白色菊花。

那是死亡之花。

"受死吧！"魇魔扬首冷笑，手指点处，那些森然白骨瞬忽飞起，在空中交织出了无可抵挡的死亡之网，将流光重重包围。

雨丝都已然无法落下，夜幕里只见无数白骨交错纵横，裹着里面的一袭白衣。

白色的网中，渐渐有淡淡的血飞溅出来。

那些白骨的网越来越小，忽然万千支飞来，凝聚成一点！光网消失后，流光的身体最终被三支长短参差的白骨钉住，无法再动。他已然尽了力，却依然无法对抗这被他自己召唤出的魇魔！

"不识好歹……"魇魔冷笑着，长剑一点，四条尖利的白骨飞了出去，钉住流光的手脚。在确认这一回对方无法再玩什么把戏后，魇魔

才走了过去，扬起了手心，印在流光的额头上——掌心那一朵曼珠沙华的符咒，红的几乎滴出血来。

“不乖乖的听我的，就下地狱去吧！”一边用融雪功将对方体内的所有修为汲取出来，魇魔看着夜里的月宫，忽地得意的笑，“杀了你，没谁可以再阻拦我去神殿了！”

流光没有挣扎，居然笑了笑，然而迅速的衰竭让他已然说不出话来。

短短的片刻，魇魔感觉到流光体内可以汲取的力量已然衰竭，便抬起了手掌准备离去——然而，在这一瞬，她的脸色忽然间惨白，喷出一口血来！

那、那是什么……体内仿佛有无数烈火在烧！

那种火是极阳刚的，和她本身的阴毒正好相克。刚刚返身走了一步，她就无法操纵这具躯体，跌倒在地，只觉得一瞬间几乎完全涣散开来。

真气一散，所有的白骨委顿在地。

“你、你……”魇魔挣扎着，望着那个被钉死在墓地上的人，“做了……什么？”

“你说呢？我怎么会让你真的去打开天心月轮。”流光嘴角浮出一丝笑，有讥诮的表情，悠然望着冷雨的夜空，“你中的，是一种足以杀神魔的毒……很多很多年前，我师傅用它毒杀了太师傅；而五年前，我又用它毒杀了师傅。”

魇魔大惊，失声：“万年龙血赤寒珠？！”

“呵呵……没想到吧？”流光笑着，眼神开始涣散，“我一开始就知道……绝对不会是你的对手……但是……我、我一定要拦住你。”

“你在自己的血里下了这种毒？！”终于明白剧毒是如何侵入体内的，魇魔骇然望着这个垂死的人，“你在下山之前，就服下了毒？你故意引我汲取你力量！好狠，好狠！”

“哈哈哈哈……”流光大笑起来，雨不停地落在他脸上，冰冷如雪。

“你也说过……我……对谁都……狠毒。”

他喃喃说着，将头扭向朱雀宫的方向，努力望着——那里，灯火依稀，却看不见那两个人的影子。那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挚友，一个是自己深爱的人。无论亏欠了他们多少，从此后，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天空里下着雨，并不大，蒙蒙地，象一阵阵的烟，散去了又聚拢。

他却只是看着暗色的夜空，开始失去神采的眼睛里有遥远的笑意。他终于做到了答应缥碧的话，让扶南平安归去，将这个邪魔阻拦在了月宫之外。

虽然，如所料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缥碧，你说要我去救他，于是，我就来了……我不该问你是否想过我会代替他死在这里。你如果没有去想，说不定会一直都理所当然的平静下去。

思绪逐渐开始纷乱，无数片断雪一样的飘摇在脑海里。

童年，扶南，师傅，背叛，结盟……一幕一幕，从脑中流走。他知道他是再也不用继续生活在这些往事的重压下了。最后，他看到了少年时压在记忆最深处的那张脸——

“早上好。”

清晨的日光透过神庙的高窗投射下来，有金色的暖意，他走在高大如墙的书架之间，专心寻找。忽然，身边厚厚的一册《堪舆考》消失了，那个空档里露出一张素净的容颜，抱着书，隔着书架对着他微笑致意。

“好。”他拿走了最顶上的那卷《噬魂术》，却不敢看那样的目光，匆匆而过。

缥碧，其实，从那个时候拿走不同的书开始，我们已然是云泥般遥不可及。

有什么不停地从四肢和胸口上流出来……那是血吧？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血流出来，他却并不感到疼痛，甚至，他已经渐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死亡吗？

他忽然想起其实师傅还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曾教给他，除了爱，还有的就是，死亡。

雨渐渐的小了，漆黑的天透出薄薄的蓝——那是黎明即将到来的象征。

无数白骨支离在墓地上，天地间却寂静如死。

许久许久，忽然间，那个死去般的白衣少女动了一下，背后悄然鼓起一个肿瘤。

“啪”的一声裂响，黑发下，一个湿淋淋的婴儿探出了头，脸色青紫，大口地呼吸，满眼怨毒地垂下了头，奄奄一息——龙血之毒居然剧烈到如此！逼得它不得不暂时从这个寄主身上部分退出，来缓解毒性的侵蚀速度。

魇魔的魔性稍一退散，神澈便动了起来。

七窍中全流着血，狰狞可怖，然而她的眼神却是慌乱无辜的，张着手，望着自己满身的

血迹和身侧没有了呼吸的流光，呆了片刻，忽然间哇的哭了起来。

前些日子，魇魔还只能在她本神睡去的时候操纵她的身体，故此她醒来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但此刻，她却是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的这双手到底做了什么！

将那个可怜的看墓人毫无道理的杀死，袭击前来探望的缥碧，半途又装成茫然无辜的样子对赶来确认她安危的扶南下杀手——一直到最后，和流光一场殊死搏斗，亲手取走了这个少年时期就认识的人的性命。

她被压制在身体里，无法控制这一切的发生，只能眼睁睁望着自己的手伸向一个又一个人，攫取他们的生命。

神澈张着双手，手中的白骨之剑骤然落下。她望着满手的血，颤抖着无法说话。

她知道体内那个怪物因为龙血之毒，已然暂时的昏迷过去了——然而那种力量并没有彻底消失，只是在她体内蛰伏起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就会乍然复苏。

“流光……流光！”她张了张嘴，轻轻推了推那个倒在曼珠沙华丛中的人——她还认得他的……虽然自从八岁那年被关入水底后，她就

再也没见过这个扶南的师兄了。

不料多年后，第一次重逢、便是她自己出手取走了他的性命！

她颤声唤着他的名字，然而这个人是再也不能回答她了——记忆中，这个沉迷于藏书阁的大师兄是宁静而沉着的，不能想象他能以那般惨烈而绝决的方式，阻拦了她体内那个狂魔的复苏！

她怔怔望着那张苍白的脸，泪水一滴滴的落下来。

“我害死你了……”她喃喃低语，垂下手，将银色的红宝石额环轻轻放到他的发上，“对不起……对不起。再也不会这样了。”

一句话未完，她抓起了那把白骨之剑，倒过剑柄，蓦然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长剑从她胸口没入，贯穿了背后那个婴儿的头颅冒出——然而，没有一滴血。

她甚至感觉不到疼痛，仿佛这个身体是土石构成。

神澈几乎疯狂了，颤抖着手，毫不容情地削砍向自己，然而那一轮狂风暴雨般的自残没有丝毫作用，所有伤口在她拔出剑的瞬间立刻自行弥合，宛如从未出现。

“啊啊啊啊……”她疯狂般地尖叫着，最终因为力气耗尽而跌倒在地。

背后那个婴儿的头毫无生气地垂着，然而嘴角却露出讥讽的表情。

神澈的手痉挛的抓着锋利的白骨之剑，剧烈的喘息。要怎样……要怎样才能死去呢？到底要怎样才能把她自己连着那个该死的魇魔一起杀死！

难道，就只能这样等待着那个怪物复苏、再一次占据她的躯体为非作歹么？

该怎么办……有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昀息大人……扶南哥哥？

神澈的头霍然抬起，望向了黎明前的月宫最高处。

那里，神庙的灯火依旧辉煌，百年不曾熄灭。

洁白的经幔上，溅着点点的血。

扶南和缥碧相互搀扶着，踉跄冲入了神殿，一边强忍着咽喉里翻涌的血气，一边合力将四门紧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方向的门关闭后，整个神庙内室墙上便出现了一个完整金环。

三百年前听雪楼入侵，一度造成圣湖枯竭神庙坍塌，然而大难过去后、孤光祭司和明河教主联手恢复了月宫。他们重新召集子民在废墟上重建神殿，用八宝混着金粉书写成符咒，环绕着神庙一周。

从此后，每一任教主和祭司都会用全部的力量在神庙内书写下一道符咒，用自己的力量加强这一道结界，镇压着圣湖下的所有邪气。

四门闭上后，结界便已然启动，将所有邪魔阻拦在外。

两人筋疲力尽的跌倒在神像前，伤口中的血染红了那些洁白的座垫。月神像前烛光如海，千百盏长明灯闪烁不定，映照出高高在上的玉雕月神的绝美面容。

“流光说，到了这里便安全了。”扶南微微喘息，此刻才说的出话来，脸色惨白，“魇魔完全苏醒了……阿澈完了。缥碧，阿澈完了！”

缥碧却是沉默，手指微微颤抖：扶南果然是平安从那个魇魔手里逃出来了……可流光……流光呢？她不敢问。

她忽然低下头，将头埋在了双掌中，发出了一声啜泣。

扶南望向她，却不知她到底是为什么而哭泣——这个平静温和的女子，一向是如忍冬花一般内敛的，没有太大的喜怒起伏。此刻如此失态，定然是内心有惊涛骇浪翻涌。

月神高高在上，用悲悯的眼神俯视着这一对劫后余生、满身是血的年轻人。

扶南感慨万分地望着四周——距离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是过去了五年了吧？那一夜，他被迫参与了那场对师傅的伏击，将龙血之毒下到茶里后，又将他引导了此处。然后，天籁教主猝及不妨地发动了机关。

他挣扎着站起身，来到月神像前，俯下身去，够到了神龛底下的机簧。

那是打开红莲幽狱的机关——十年前，阿澈便是在这里被关入那个不见天日的水底；而五年前，那个天籁教主也是这样疯狂地冷笑着，恶狠狠地将昀息师傅推落到到那个黑洞洞的牢狱中。

五年了，在穷途末路下，他居然又回到了这里。

“流光呢？扶南？”在恍惚中，他忽然听到了缥碧的问话。悚然一惊。

仿佛是再也忍不住，她从掌心中抬起了脸，平静地望着他，咬着嘴角出声询问，眼角的泪痕宛然，霍然站起了身：“他……是不是死了？”

“你要干什么？”扶南一惊，脱口。

“我去找他……”缥碧咬着牙，不顾身上多处的伤口里还在沁出血，低声自言自语。

多年来，她始终不知道他的心意。他们相互微笑，点头问好，徜徉在典籍的海洋里，相互答疑解惑，汲取着知识和智慧。他们一直保持着知交表面，彬彬有礼。

其实有谁知道，在少女时的某一日，在清晨的日光里看到书架另一边那张丰神俊秀的脸时，她的心也曾无声地急跳。刚开始，她是真的因为喜爱阅读那些典籍才来到藏书阁的；然而到了后来，每一次去，却都是为了偷偷地看他。

都是为了他啊……每一次她徜翔在巨大的书架后，茫无目的地望着那些典籍，眼角的余光却时刻在留意着门口是否有他的身影。那些堪天舆地，那些操纵风雨，那些长生不死，对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每一次见到他时，她却紧张得连笑容都僵硬，连那一句简单的问好，都需无限的勇气来艰难道出。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他一直宁静淡漠，每次来只是沉迷于术法典籍，从不和她多言一句。她从小是一个安静内向的女子，也只能这样远远地望着他罢了。她以为这个人的灵魂，和自己是永无交集的。

——一直到，他留下了一句话，决然赴死境而去。

“你难道就从未替我考虑过么？你没想过我若答应了你，便会死么？”

那句厉叱在她脑中回响，而流光说这句话时候的表情更是镌刻般地印入她记忆——那样的激奋、不平和绝望，将多年掩饰的面具粉

碎。说完后，他拂袖而去，径自赴死，再也不看她一眼。她来不及和他说一句分辩的话。

其实，要怎样和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啊……在她心里，一直都觉得他是如此强悍，拥有了惊人的力量，似乎从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悯。就如那个孤傲如同天上月的昀息师傅一样。

正因为如此，在遇到选择的时候，她才会下意识地想，既然如此，就不妨让他多承受一些吧。他定然能做到。她在心底里是如此地倚赖和信任着他，同时，也是爱着他的。

然而，这一次，他可能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既然他去了死境，那么，她又怎能苟且偷生！心里有某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排山倒海而来，缥碧走到了神庙的东门，伸手摘掉了门闩，推开写满了符咒的宫门。知道外面便是死亡，但她依然头也不回。

“别出去！”扶南厉叱，一个箭步冲过去，“魇魔就在外头！”

然而，已经迟了。缥碧的手推开了厚重的宫门，一只脚跨出了门槛。

但她的脚步凝滞在门口，眼神震惊而雪亮。

扶南的视线穿过了她的肩膀，望到了台阶下的人，一瞬间也是一惊，来不及多想、立刻侧身上前，将缥碧拉到了身边。

“阿……阿澈？”他直视着门外台阶上那个雪白的影子，喃喃。

想退回去关上神庙的门已然是来不及了，一开门，那个白衣的鬼魅般的影子就站在那里，手里还握着沾满鲜血的白骨之剑，睁着明亮的双眸怔怔望着他们。那样的眼神，清澈而无辜，宛如初生的婴儿。

——片刻之前，他就是被这样的眼神迷惑，在伸手去拉她的时候，被她一剑刺中！

“小心！”扶南想将缥碧拉走，然而她却一动不动，脸色苍白如死。

血从神澈的剑尖一滴滴落下，那一身白衣也染遍了血。

那、那上面，除了自己和扶南的、是否也有流光的血？阿澈既然能平安地冲到这里，那么流光必然是……！

“流光呢？”那一刹那，她竟然忘了害怕，脱口问那个魔物附身的女孩。

“他死了……”神澈站在神庙台阶的尽端，拖着长剑，喃喃回答，眼神空洞而悲哀，垂头望着地面，忽然哭起来，“他在自己血里下了龙血之毒，引魇魔来汲取他的灵力——他是以身做饵故意送死的……他把魇魔暂时关回去了！”

“死了？……”缥碧一个踉跄，攀着神庙的门缓缓坐倒，喃喃，“他死了？”

那一瞬间，她的心荒凉如死，枯竭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眼前一切仿佛都黑下来了。

“扶南哥哥，我把流光杀了！”带着哭腔，神澈在黎明的夜色里张开了满是血迹的手，似乎在寻求他的帮助，“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

“缥碧，小心！”看到她伸手，扶南大惊，立刻俯下身用尽全力拉起了昏倒在门槛上的缥碧，急退，手中的却邪剑划出一个弧，护住前方，“妖孽！别过来！”

“扶南哥哥！”神澈一怔，忽地说不出话来。

是的……是的。他也已经不再相信她了。在白骨之剑洞穿他身体的时候，魇魔在狂笑，用她的手毫不留情地斩杀着。那一瞬间，他便以为她彻底的死去了。

她不顾一切地跑到这里来，想寻求最后的安慰和帮助。然而，这个世上唯一还爱着她的人、也以为她已然死去。

她已被所有人遗弃。她还真的活着么？

神澈讷讷地站在那里，保持着张开手的姿式，仰头望着里面巨大的玉雕神像和如海的烛光——那是多么光明美丽的境界……她幼年时成长的地方。

而如今，站在这里的她，双手沾满了所爱之人的血，已然不能踏进半步。

扶南将缥碧扶到神像下，抬起头，眼里有绝决的亮光——事已至此，也只能尽力一搏了！无论如何，这个魇魔即使要杀缥碧、毁神庙，也要先跨过他的尸体去！

然而，抬起头，就看到了门外黑暗中那个站着的白衣少女。

穹门宛如一个精美的画框，漆黑的底色上是少女白色的剪影，美丽如一口气就能吹散的幽灵。神澈的眼神宛如婴儿，怔怔地张开双手，抬头望着神庙里的月神像，眼角流出晶莹的泪水——扶南心里一凛，随即强自压下了那种动摇。

再也不能被这个魔物骗了！

这样装出来的无辜和纯洁底下，却是握着滴血的白骨利剑，随时准备洞穿别人的咽喉。

“扶南哥哥……我是阿澈啊！我不是魇魔……不是魇魔……你相信我！”她的视线从月神悲悯的眼神上移开，喃喃地反复说着，望着神庙里浑身浴血的两个人，却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取信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某种绝望在心中火一样燃烧，她忽然扔掉了剑，不管不顾地朝着他奔过去，哭着张开手：“扶南哥哥！我是阿澈啊……你不相信我了么？”

“别过来！”她一动，扶南随即厉叱，挥剑想将她格开。

神澈没有丝毫闪避，任凭却邪剑切开她的身体。

“阿澈！”在感觉剑切入的瞬间，扶南下意识地脱口惊呼，抬起眼，看到那双悲痛欲绝的眼睛。忽然间，他心里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不顾一切地呼啸出声来。

那是阿澈！那一定是阿澈！

那一瞬间，痛悔吞噬了他的心——是他亲手将阿澈杀了么？

“因为龙血之毒，魇魔暂时没办法操纵我了……”却邪剑贯穿了她的身体，但在那一刻、她终于近到了他身侧不到两尺的地方，孩子似地茫然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它还会再醒来的！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啊……”

扶南怔怔望着那双明亮却空洞的眼睛，仿佛终于确定了什么，颤声问：“阿澈……阿澈！真的是你么？真的是你醒了？”

然而尽管如此，他的手却依然没有松开却邪剑，身子也有意无意地挡在她和缥碧之间。

“扶南哥哥……我知道你再也不肯相信我了。”神澈退了一步，让那把剑离开了胸膛，丝毫不觉疼痛地对他伸出手来，喃喃：“那么，你杀掉我吧……我杀不了我自己……我是来找你杀我的……”

在她退开的一瞬间，扶南诧异地看到她胸口那个致命的伤口、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

——这是魇魔！

这个念头如同电光火石闪过心头，来不及多想，趁着她退开一步、正好踩在那个位置，扶南闪电般地俯下身去，掰开了神龛下的那个机簧！

“喀嚓”一声响，神庙的地面瞬间移开了，仿佛有黑洞洞的巨口猛然张开。

神澈一惊，脚尖下意识地在地面上点了一点，仿佛身体里有什么苏醒了，在催促她本能地跃出这个陷阱——然而，她只跃起了一半，旋即控制住了身体。不，她不能逃！只有把自己永远、永远的关起来，才能不伤害到更多人。

半空中，她强迫自己没有再去挣扎，任凭背后那个婴儿的脸扭曲如恶魔，只让自己如纸片一样轻飘飘地落入打开的水底。

“扶南哥哥——扶南哥哥！”她仰面跌下，却尖利地呼喊，对着他伸出手来，眼里有某种孤独和恐惧——那一瞬间，她是知道结果的。

她知道这一坠落后，又将面临着怎样漫长而孤寂的岁月。

扶南望着她跌落，那一瞬间心里有巨大的洪流呼啸而过，悲喜莫辨。在白衣掠过身侧时，忽然间有一只冰冷的小手抓住了他的手腕。神澈望向他，电光火石中，那眼神是如此的绝望而依赖。

“扶南哥哥……”那一瞬间，他听到她用细细的声音轻声说，“我害怕。”

坠落的刹那，她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那一瞬间，天性里的软弱再度铺天盖地而来，他用同样绝望的眼神望着那个坠落的女孩，却没有推开那只冰冷的小手。这一刹，他忘记了别的，只记得自己终究不能扔下她一个人——她自小是那样的怕黑，怕寂寞，又怎能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去面对那永无止境的黑夜？

“不要怕。”他情不自禁的低声说，握紧了她冰冷的手。

这一次，他握得那样紧那样坚定，仿佛要弥补多年来几次三番的优柔懦弱造成的种种遗憾——神澈不再挣扎，唇边浮起一丝满足的微笑，就这样紧紧拉着他，跌落在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内。

红莲幽狱转瞬关闭，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沿着石壁，从这边走到那边，一共是三十七步。

如果不贴边走，从这个角落到对面的斜角，则是四十五步。

她无声地笑了起来，侧头望了望，那个白衣的男子坐在角落里，同时对着她温和的笑。于是她的心又安定下来，百无聊赖的开始在黑暗中进行着丈量——因为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实在是没有别的消遣。

每日里，她只能仰头望着上方幽蓝色的水面，看着那些死灵如同巨大的鱼类游弋着，张牙咧嘴呼啸而过。到了夜晚，她就像当年的沉婴一样穿越牢壁，去水底采摘那些长在极阴处的灵芝。如今，她知道了：在密室的外面，是一座水下的墓地。

无数白石铺陈在水底，白石基座上，是一具具桫椤木的灵柩。

每一具加持了符咒的灵柩里静静地长眠着的，都是一位拜月教祭司。恶灵不敢接近这块圣地，那里的水安静得如同凝固，无数洁白的七叶明芝在棺木间偷偷地伸展着枝叶，光线轻柔地投射下来，穿过棺木上镶嵌得水晶，映照在灵柩里长眠的脸上。

那些脸，都保持着生前天神般的俊美，那种俯仰天地的气质长久的凝固在轻阖的眉眼间。每个人的表情一无例外地都是安宁而静默的，仿佛在光阴的深处安眠。那么多接近于“神”的人啊，如今都这样静默地长眠在幽蓝色的水底了了……

她留恋于这座水下圣墓，每日里出来采摘灵芝之余，徜翔在墓地中，俯视着一具具灵柩里的脸，对每一位祭司的生平都有着无限的遐想。

日子，就无声无息地这样一日日滑过。

身体时时烦躁不安——是那个受了重创的邪魔，还在不甘心的蠢蠢欲动。

魇魔是永生而强大的，人心里的阴暗面也是永存的。魔生于人的心内，无可阻挡。

但是，魇魔却低估了人类的牺牲和自制精神——即使无法阻拦它的寄生和存在，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却前赴后继地用生命和鲜血阻拦着它的肆虐，宁可死亡，宁可自闭于地底，也要用一生的孤寂和隔绝、来换取对它的暂时封印！如流光和扶南，又如沉婴和她。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昀息大人以前曾经说过，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如今，在这荒芜的彼岸，她如一朵花般在黑暗里默默成长，默默开放，又默默老去——虽然这一切只有身畔的扶南可以看见，但即便只是这样，她也不会觉得孤独了。

她将以身体作为牢笼、囚禁着魔物，直到死亡来临。

【完】